全世界都在抢这本书的版权

长篇小说

THE TIBET CODE

藏地密码

追寻藏传佛教千年秘史

何

全世界都在抢这本书的版权

长篇小说

THE TIBET CODE

藏地密码

追寻藏传佛教千年秘史

何马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藏地密码9

何马

他的话刚说完，密林之中，响起了整齐的“嗡嗡”之声。

这种声音让卓木强、巴桑等人本能地直立起汗毛，身体曾受到过的严重创伤，此刻又被回忆起来。那是美洲杀人蜂！虽然不确定来袭的是不是那种东西，但声音的确惊人相似

。

岳阳紧张地举起望远镜，看着看着，将望远镜丢给了旁边的肖恩，惊呼道：“是蚊子！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蚊子！”接着开始检查身边的武器，可是选来选去，怎么也找不到

适合用来消灭蚊子的武器。

肖恩的脸色也白了，将望远镜递给卓木强时，手腕甚至有些抖。卓木强接过望远镜一看，整片密林，由近及远，好像被淡淡的烟雾包裹着，那便是成群的蚊子大军！而飞在最

前面的先锋部队，已经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望远镜的视野中。

骤然看见体长超过一米的蚊子，相信无论是谁，都会毫无疑问地认定，那是一种怪物。这些怪物有一个布满网球眼的脑袋，大约有婴儿头颅大小，后面拖着一个好似牛皮水袋

的腹部。浑身上下，包括翅膀，都布满钢刺一般的硬毛。在绿色视野的夜视镜下，灰白相间的条纹变成黑色和白色相间隔。脑袋和腹部之间，好似被绳子勒过，随时都有断掉的危

险，真不知道这两部分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真正让人颤栗的，是那标志性的吸血口器。这些怪物的头上，全长着足有一尺长度的口器，就像一支超大号的注射针头。不难想象，为了吸到暴龙的血，这些口器必须锋利。

而那双触须，则在针头上方挑衅似地上下挥舞。

卓木强巴放下夜视镜，他没有把它递给下一位队员。因为这个时候也已经不需要了。那些怪兽已经振翅而来，在黑暗处，只听到一阵阵刺耳的 “嗡嗡”声。让人没法预知究竟

有多少?

张立的眼睛在各个背包上游弋不停。岳阳说："哎！你找什么呢？"

张立紧张地说："有，有没有什么什么杀虫剂什么的呀？啊－－"

岳阳说："哼！杀虫剂对这些家伙有用吗？哼！"

"哎呀！要是下层的那些巨蜻蜓能来那就好了。。。"

肖恩安慰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嗯，据我所知，远古的巨型的蚊子它是吸吮树汁液的。"

"开火！"卓木强巴心知这个时候是不能有半点犹豫的，不管这些蚊子它是不是吸人血也不能让它们距离我们的队员太近。

"呯，呯，呯"随着枪声，飞舞在空中的可怕的怪兽纷纷坠落。但是它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被枪击落的只是很少的一部份。越来越多的巨大的飞蚊环绕在他们周围。显然

，对火障它们显得十分的畏惧。不敢冒然扑进。而真正被击毙的蚊子是很少的。它们大部份只是被击落了。它们在地上一翻身，又重新站起来。隔着火墙，和墙里的人遥遥相望！

地上的蚊子的数量开始多了。开始层叠踩踏的时候。巴桑毫不犹豫地把手雷扔出去，把那些蚊子炸得肢离破碎，四散纷飞。

而岳阳则注意到，那些蚊子的翅膀上燎起了火星，那就好象尚未燃尽的纸灰。一道道火一从翅膀上掠过，那些翅膀在一瞬间就变成了灰烬。

岳阳说："它们怕火！快！用火烧它们！"

随着岳阳的大叫，他用脚踢起了一层火星，火星落入了蚊群，就好象火星引燃了秋天的草原。那些蚊子的硬毛和许多动物的毛发是一样的易燃的。而它们的翅膀显然也是易燃

品。燃烧的速度非常的快，那团火星对地面蚊群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巴桑的手雷还厉害！

其余的人纷纷效仿。一面持枪击落空中的飞蚊，一面用脚在踢打着火堆。或者拾起燃烧的木棍向蚊群之中扔。

然而更多的蚊子已经升入高空。那一台台振翅的杀戮的机器，显然，它们已经适应了这道火墙的障碍。它们升到了火焰无法燎烤的高度，然后在火圈的中心外盘旋，跟着它们羽翼一挺，就象箭头一样直扎下来。

“小心！小心！”离开箭簇一样的密集的攻势。在火圈里的人已经顾不上地面的蚊群了。他们的枪口纷纷直指高空，抱着能打多少就打多少的态度，子弹毫无保留的向上发射

着。

“唰”一支利箭就插在离张立身边不足一米的地方。张立毛骨悚然地看着这个怪物。它四脚用力，正打算把那支巨大的针头从泥沼里拔出来。他抬手，就给了那家伙一烧火棍

。那家伙顿时被火星所缭绕。

连接火圈的火势小了，张立向右冲了两度，拉动了第二根缆绳。另一桶汽油顺着搭建好的沟槽，倾斜入了火圈，火上浇油，火势顿时大了一倍。火苗“怅怅”窜起，有十数米

高，那些升空高度不够的巨蚊被火一燎，顿时跌落火圈之中。它们躯体都化为了新的燃料。

火圈内，飞蚊象飞机一样，一架接一架地自杀式地袭来，人们狼狈地躲避着，不时开枪还击。

跌落在圈中的巨蚊并没有死，有的翅膀被泥沼粘住，腹部朝天，六爪乱蹬；有的则四处乱跑，它们瞪着筛一样的网状的眼睛，挺着针头一样的凶器乱刺乱扎；有的从火中挣扎

着爬出来，浑身蹿着火。

在火圈的外面也是同样的情形。只是蚊群的数量比火圈内更多，它们层层叠叠，挨挨挤挤，上有火线蔓延，场面更加惊人。

引爆声、惊呼声、尖叫声、枪声、爆炸声、振翅声、火烧的“劈劈啪啪”的声音都夹杂在一起。开枪还击的、躲避攻击的、用木棍引火的、扔手雷的、扔火把的、扔吸引弹的

，场面十分的混乱，一时间好象到处都在爆炸，到处都在燃烧。

随着跌落火圈的大蚊子越来越多，卓木强巴他们几乎陷入了与巨蚊的肉搏战，什么对法、阵法全乱了套，不是撞上自己人，就是撞在

蚊子的身上，哪怕是被蚊子的刺毛刮一下

，也会留下一道明显的伤口，如果被巨蚊那注射针头插一下，很难讲还有活命的机会。

在混乱之中，卓木强巴闪身避开正面冲来的一个大蚊子，只觉得大腿上火辣辣一阵的灼痛，裤管被那蚊子的硬毛给擦伤了，三道口子象被猎犬抓过。

卓木强巴飞起一脚，踢开了另一只巨蚊子，卡宾枪的子弹打完了，他就用五四式手枪射击，大团大团的稀泥一样的浆汁被打得飞溅起来。

有的，又有一只巨蚊爬着过来了，它冲刺迅猛，哪里能避得开呢，卓木强巴当机立断，身子一扭，冲着它小脑袋拍了一枪，他只觉得："哎，怎么，怎么好象拍到了装满谷粒

的麻袋上呢？"那种如砓在背的感觉，让他全身一紧。不过还好，那蚊子的脑袋与身子的结合部果然是不牢靠的，被卓木强巴一拍，已然将带着注射针头的脑袋一起给拍掉了。一

些好象溶化了的巧克力似的物质从那断口处汩汩地涌出来。而那具身体依然向前冲，直直冲入了火圈。

"啊，"一声惊呼！唐敏被一只巨蚊掀翻在地，另一只也冲过来，整个身体已然趴在了唐敏的身上了，它的凶器高高的仰起来，一直守护在身边时时关注唐敏的卓木强巴，哪

里会让唐敏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只见他手臂一掌，俨然将那注射器的针头握手里。他用立一拉，连同那小脑袋和与身体相连的管状物一块给拉下来了。之后，把它远远地扔出去

。

"救命啊！救命啊！"躺在地下的唐敏还在惊呼，连连后退。

卓木强巴抬头看，一只挺着利箭的空袭者正对着敏敏飞下来，已经来不及了，卓木强巴伸出了手臂，生生地承受了这一次攻击。那吸血的针管毫不客气地扎穿了卓木强巴的手

臂。

但同时，卓木强巴右手那把已经发射完的五四式手枪也被他砸过去，一枪头，把那小脑袋砸得稀烂。

“哦，我的神！”肖恩用英文在大叫。一只大蚊子偷袭到了他的背后。只见他捂着屁股又蹦又跳，却始终也甩不掉那尖挺的凶器。

巴桑帮肖恩解了围，他一脚踢开了那巨蚊身体和脑袋的连接处，跟着他自己也差点被偷袭，赶紧一个侧翻避开去。

肖恩自己拔出了针头，还在那里嗷嗷地叫唤。

这个时候有人叫喊：“接着！”

一个黑幽幽的东西扔到了肖恩的手里，那竟是一个带着氧气瓶的呼吸面罩，只见吕竞男对着水塘拼命地甩动着手臂，大声地喊着说：“跳，跳到水里。快！跳到水里去！”

只见火光地映照之下，岳阳、张立早早地跳进去，但是头却露在水面，等着那呼吸面罩。

亚拉法师守侯在一旁，只见他左一掌，右一掌，正拍，反拍，就好象随手甩着耳光，把向他靠近的蚊子的头通通地拍掉了。失去了脑袋的蚊子就算再多，也不容易造成致命的

伤害。

而吕竞男在一旁边，正在打开一背包，向那些仍在避难的人和已经跳进水里的人分发着呼吸面罩。

其余的人也拿到了呼吸器，他们“扑通，扑通”一个个跳到了水里，向较深地方潜去。

巴桑跳入水中之前，正看见亚拉法师他好象闲庭信步一样地挥舞着手臂，那姿态优美得就好象是交响乐的指挥家。心里头不由一寒：“这个老头！”

谁也不敢肯定那些从空中俯冲的蚊子会不会一头扎进水中，不过，既然是岳阳通过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水底应该是安全的。

透过岸边熊熊的火光，依然可以看见，那些失去了目标的蚊群在水塘的上空久久地盘旋，最终才不甘愿地飞舞着离去。

如果没有简易呼吸装置，他们根本是没法在水下呆这么长的时间的。为了安全起见，又怕那些蚊群，它们狡猾地躲在一边，他们在水中多呆了一会儿才回到了岸上。

火光已经渐渐地熄灭了，岸边就象是刚刚经历一场世界大战。到处都是弥漫的硝烟，烤焦的尸体。回忆起片刻之前的生死之战，那些

仍然活着的还在不住扭动的虫体，还在让

他们心神不定。

唐敏检查了大家的伤势，卓木强巴臂扎的那一针，从尺骨和桡骨之中穿过，肌肉有所损伤，但是并没有伤到筋骨，也没有扎破大血管，隐行轻创、消炎、引流、包扎之后，甚

至还能活动。

相比之下，肖恩受的伤要重一些，唐敏看着肖恩左臀的伤口，这伤口让肖恩撬着挑起来，这一针刺的肯定不是一般的人，那拇指粗的疮口内全是红色的翻卷的肉，不知道有多

深，不过从肖恩的表情看，起码穿过臀大肌直插到髋骨，或者刺穿了髋骨。这种深度的伤口连清洗都很困难，唐敏不由地露出了为难的表情，看着肖恩他“嘶嘶”地吸着冷气，唐

敏有些犹豫。

吕竞男看着唐敏手中拿着的玻璃注射器，大概知道唐敏打算怎么做了，她拿过了那个玻璃针筒在火上烧烤着说：“我来吧。”

又对肖恩说：“有点疼啊！忍着！”跟着把针筒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就象按钉子一样，把整个针筒按进了肖恩的屁股上的伤口。

“呃！”肖恩疼得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渗出来。

吕竞男把针筒内的液体完全注如了那个伤口，然后拔出了针筒，为了让伤口得到彻底的清洗，她又注入了一管，并且象搓衣服似的，在伤口的附近还搓了搓。直疼得肖恩差点

儿没昏过去。

“这样的伤口要是不彻底的消毒，那是非常容易感染的，是不是啊，啊？”

唐敏听到这个话，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她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吕竞男的境地。她偶然想起了那名医师告诉她的一句话：“作为一名医生，首先你

就得学会残忍！”

事后，大家分析了造成巨蚊袭击的原因。已经疼得半死不活的肖恩的解释最令人信服：“普通的蚊子便能感到一公里外的信息，而这些

巨蚊的嗅觉明显更为敏锐，大家刚刚干

掉一头暴龙，估计这些暴龙的血液的气息，便是把这些饿蚊引来的原由。”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被这群突如其来的蚊子大军搅得无心睡眠而伤痕累累，而更为严重的是，大副的武器在这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斗中已然消耗了七七八八，如果再次遭遇可

怕的怪物集团军，可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

这一夜注定将无法平息，同样的悲惨的遭遇，也出现在另一群刚刚降落在香巴拉的现代人的身上。

西米一行人正如岳阳所预料的那样，是直接朝着工布村降落的，不过他们仅有十三个人成功的降落在工布村里，还有四个人降落在了第二层平台。只有三个集装箱到达了预定

的位置，有两个不知去向。

随后，在工布村的十三名伞降者由于与第二层平台相距太远，他们的对讲机内只能听到斑驳的杂音，和不时的一阵阵的歇斯底里的惨叫声。那些惨叫的声音是如此的剧烈，以

至于不用对讲系统都能听得到。

“他娘的，啊，啊，有病...”

“卡那拉，卡拉...”

“撕裂了，撕裂了...”

“霹雳他哇，沙啦，沙啦一地，各拉嘎...”

西米踌躇满志地告诉大家：“看到了吧，听到了吧，这里就是你们想来的地方。这可不是一般的地狱！想在这里活下去，就得听我的！”

马索接着说：“没错，没错。你们都听清楚了吗？在对，在这里，我们都得西米的，听老大的，只有跟着西米老大我们才能找到那个宝藏！也只有西米老大才能让我们活下

去...嘿...对吗...西米老大！” 说着，他咧开嘴笑着，望着西米。

西米看着马索的这副面容，那就象看到了一只伸长的舌头，猛烈地摇着尾巴的哈巴狗。

第二天一早，卓木强巴等一行人带够了储存水，离开了这个可怕的水塘。

由于大量的武器弹药消耗在了昨天夜里，他们不得不更加小心，而且快速的前进。肖恩行走不便，被巴桑等人轮流用担架抬着，不过看他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受到感染。

岳阳跟张立在前面探路，路上遇到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物，不过大都避开了。实在避不开的，就把它消灭了。

奔波了大半天，总算有惊无险地回到平台的边缘。对他们而言，目前只有沿着边缘前进，才不至于太危险。

沿着边缘没走多久，岳阳眼睛一眯，好象是发现了什么。

他身边的张立也极目远眺，但是什么也没看到。他问岳阳说："哎，哎，看什么呢？发现什么了？啊？"

"不知道啊，再走几步就能看清了。"

又走了一段，岳阳突然一声欢呼向前冲，张立不明就理也就跟着冲。后面的人一直跟着。

这个时候大家才看清，一个降落伞在平台的边缘被风吹得摇来晃去，但是就是动弹不得，在伞的下方有一个长条状的方形的铁桶，有些像集装箱，不过比集装箱要小。走到近处才发现，那不是一个箱子，而是数个大号的旅行箱紧密地扣连在一起，箱子的外壳都是合金钢制成的。

张立也认出来了："这是特种兵常用的伞降物资，通常这样的一个组合箱里面要装着一个小组的全部常用物资，包括武器、药品、食物等等，等等。"

岳阳说："哎呀，这，这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隅啊！一定是那些空投伞兵装备被风吹得转了向，看，看，激光制导仪被撞坏了，哦，可真是老天保佑啊"

对于他们而言，这批装备那可真是雪中送炭啊。卓木强巴拍了拍这些钢制金属壳，伸手拉了拉，它们嵌合得非常的牢固，根本取不出来。

张立一面取电脑，一面说："没用的，现在这些箱子被锁定了，被锁定成为一个整体。没有光碟解码根本就取不出来，哼，更别说打开

了。”

他飞快地接拨上电脑，并且开始寻找接口，同时说：“不过我们也有电脑，哼，破解这种密码并不比我破解古人的机关难多少啊！”

胡杨队长说：“他们运上来的呀，哎呀，这可是大家伙呀！”

岳阳说：“蚂蚁搬大象啊，分拆出来，里面每一个箱子就等同于一个登山背包，比如，四十个人登顶，在山顶上再它组装成四个大箱子空投下来，十个一组，象这个组合箱就是由八个箱子拼接的。”

“咣当”一声响，张立说：“哎，好啊！第一个箱子打开啦，解，解锁啦！”

巴桑就势拖出了一个半人高的大箱子，把它横放在地。

“嘭”他打开了箱子，刚一按开箱子两旁的抠锁，那箱盖就在气压泵的推力下自动升起来了，箱子内部由上及下被金属网格分成了三层，每一层里码放的物资一览无余。

第一层是应用物资，包括特种部队的急救包，卫生剂，还有一些不常见针剂、胶囊。吕竞男从外包装的英文缩写判断，那些针剂、胶囊的作用：有麻醉、导致昏迷、毒性气体...诸多的品种。

第二层是上下两层中间的一个夹层显得稍微缩小了一些，里面全是7.5、2.5、1厘米的方形的小块，塑料真空包装，有些象压缩饼干，事实上也的确是可以称作是含个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压缩饼干。

岳阳阅读着包装上蝇头小字，他片刻将露出惊喜的神情，他拿起了一块小小的方形说：“啊！每天只吃一片，就足以提供人体一天活动的全部能量。我的天呀！恐怖的美国科技呀！你们看，这有1，2，3，4，5....”

岳阳数了数，中间的小格子里放着这些高能的压缩饼干不下一千片：“哦，足可以吃两年多了。”

吕竞南接过来看，说：“五年的保质期，包装用的太空膜本来是作为宇航食品研发的。我知道，美国正致力于研究一种药丸式的高能合剂，我们希望能做到药丸那么大的一粒就可以满足人体的一天的需求，看来他们已经取得一些突破了。”

胡杨队长觉得非常满意地接着说：“嘿嘿，为了不让食用者产生厌烦情趣啊，哈，还设置了不同的口味呢。”

第三层自是武器了，象女人式的美容盒一样被分作了许多的小格，武器被泡沫塑料固定在小格。

最大的武器盒占了四分之三的空间，正中斜放着武器外形酷似M16-A式外挂流弹发射器，不过可以看得出，性能、技术指标都要远远超过M16，格上侧配一对斯派尔TMP微冲，右下是一把战术USP带红外瞄准的手枪，微冲和手枪各带五个弹夹，主武器而是十来个加长的弹夹，在武器格的下侧是三排狭长辅助格，第一排十枚流弹，第二排五枚手雷、五枚闪爆，第三排是腕表式的飓风炸弹。主武器格的右侧数个是方形小格，里面装备有一些特种子弹，诸如穿甲弹、照明弹、爆裂弹...还有一格里裸了三个小号的地雷。

连巴桑都对这样的武器装备震撼不已啊“这样装备，这样装备特种单兵在战场上无疑那就是最可怕的敌人！就差没单兵火箭筒了。”

而岳阳则发现，第三层底部距离这个大箱子的底部还有距离，他们看到这第三层恐怕只占到了这箱子的一半的空间。

岳阳试着推了推箱子，跟着“哇啦”将装有武器的格子象抽屉一样拔出来了，只见在箱子的下面果然还有一套完善的装备。钩索、钩索发射器、安全绳、助绳、快挂、大小八字环、岩射，岩锥...鞋、帽、护膝、护肘、探照灯、手电、单人睡袋。“我的天啊，一切户外生存装备可谓应有尽有啊！”在格正下方还压了一个折叠好的硕大背包，显然是考虑到，背着这个硕大的铁箱子是不利于长途跋涉的。

肖恩在担架上抬起了头，他惊呼着：“啊--，太完美了！太不可思议了！”他想了想他们带的装备，居然还有大部分都是自行组装的，顿时觉得有一种杂鸡的感觉。

张立说：“呵！一分钱一分货，呵，就，就买这些东西，哎，装钱的这个箱子啊，把咱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装进去还绰绰有余，哎！第二箱子就要打开了，取走----”

唐敏欣喜地望着卓木强巴：“现在咱们有了这些装备，在这里生存下去的几率无疑大了很多。”

胡杨队长说：“哎？怎么没有，没有准备水啊，啊？”

岳阳说：“除了在特定区域作战，特种部队是不携带饮用水的，至多带一个水壶，绝大多数是就地取水，总不能背着几十斤水满山的跑

吧？”

胡杨队长又说：“嘶！衣服也没有啊？”

岳阳又说：“呵！通常啊，野外作战一套衣服得穿好几个月，而且都是，都是男性单兵，呵呵！不象咱们还有女眷。”

刚说完就感觉到一双凌厉的眼神杀气腾腾地看着他，他赶紧补充说：“啊，这个...是这样啊！不...不过特种女兵呢...也能和男兵一样的行动...对，对，对，有时候呢...还更优秀呢...呵呵！”说完他吐着舌头，冒着冷汗。

幸亏吕竞男把更多的思绪并没有放在他的话语上，她思考着另一件事情，她警告大家说：“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只是敌人遗漏的装备，由此我们可想见敌人拥有的配置，这样的敌人难道不应该让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吗？”

吕竞男的话让大家一下静下来了，只有巴桑还在爱不释手地调试着那些武器。想想也是啊！我们只是侥幸地发现了一个组合箱，而根据岳阳的说法，对方绝对不止一个这样的箱子，精良的武器和装备，让自己能够面对更凶猛的野兽，适应更险恶的环境。不过这样的装备，如果同样出现在敌人的身上，那只能带来可怕的后果了。

八个箱子全部被打开了，其中的七个箱子是完全一致的标配。不过，另一个箱子里则是与别的箱子完全不同，里边没有医疗急救包，而是一个装满手术器械的公文箱，是外科医生出门常带的那种，有手术刀、镊子、钳子、扩张器，还外带一个便携式的3D彩超和心电复苏仪，没有食物，却有一套完善的通讯装备。这套通讯器远能比原子表更远距离的通讯，电子夜视红外式双模式望远镜，激光制导追踪器，没有常规武器，却有两具单兵火箭筒，一架分拆开的中型机枪，两个弹筒，两把远程狙击枪，下面还有手摇式的发电机，雷达，拾音器。

巴桑忍不住，他吹了一声口哨，对他了解的知道啊，这显示他非常非常高兴了！在他看起来，拥有了这些，那才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

岳阳看着着批器械分析说：“我们的敌人显然非常的专业呀，从这些配置上看，他们至少有一个医生，两个侦察兵，两个狙击手，一个爆破专家，还有专业的通讯设施。显然，这些都得有电子器械的高手来操作呀！如此配置的八个人，的确是可怕的特种作战团体了。比我

们在倒悬空寺遭遇的，这批人又进步了。很显然，和我们一样，莫金打算把他们的士兵都训练成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特种部队啦！喂...喂...奇怪了...”

“怎么？”在这些问题上，吕竞男有时也要询问岳阳的发现的。是的，这个极负天赋的侦察兵最擅长在普通的事物中觉察到常人不易觉察的问题。

岳阳重新查看了一整套的设备说：“奇怪...完善的作战系统和辅助配备，这，可是，如果他们是来寻找帕巴拉神庙的，那神庙可是前年古庙啊，里面机关重重，怎么可能连最普通的探测系统都没配备呢？起码蛇眼一类的探测装置，那是应该有一套的呀！”

吕竞男已然明白了，她点了点头。

胡杨队长问：“啊！你的意思是说...”

岳阳接着说：“对！如果非要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极有可能，他们打算分批次进入香巴拉，而这一次来的第一梯队，他们只是作战单位，他们的任务是扫除障碍以及探路的。”

大家都没有说话。如果说，这十几个敌人只是先头部队，那么后来还有多少会进入...会进入香巴拉呢？总之，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肖恩已然拿起了一块饼干，向卓木强巴和吕竞男说：“呃，可以吃...吃一块吗？”

在早上，没有谁愿意去享用那些长满了刚毛的蚊子，而后来呢，在路上，打到了一些节肢动物，但没有油盐的烤肉并不能让人食欲大增，一天的奔波，这个时候腹中已然是空空如也了。

“当然！”卓木强巴毫不犹豫地答应。

吕竞男看了看卓木强巴说：“那么呢，今天就在这打辕营吧。”

她又看了看那些手术器械，又说：“肖恩的伤口啊，还是需要再处理一下。”

“嘭”而这个时候肖恩，已然把饼干的塑料薄膜扑开了，他嚼着说：“嗯...嗯...嗯...是，是草莓的口味，我喜欢...我喜欢这种味道...”吃到一半他奇怪地说：“这是什么？”只见他从薄膜的内侧抽出了薄薄的一片好象是口香糖似的东西。看着那薄片的包装袋，肖恩不由地苦笑了一下：“啊？啊...装备的差异太大了。”

岳阳说：“什么呀...什么？”他接过了薄片，没想到真的是口香糖，看了看，他笑了。

唐敏好奇地说：“什么呀？”

岳阳递过去说：“哼，哼！口香糖！真的是口香糖，说明上写的很清楚，在进食后服用，可以起清洁口腔的作用，而里面含有部分物质有提神醒脑的功能，通过舌下吸收，而且咀嚼，增加脑部的血液循环，使人的反应性和判断力都有大大地增加，有助于团队配合和协调作战，这也是许多蓝、足球运动员在比赛时喜欢嚼口香糖的原因，但是，哈哈哈，还有最后的一行字，看到了吗？敏敏小姐，里面含有钝化处理过的RDS。”

唐敏不由地轻轻地叫起来：“什么？塑胶炸弹啊？可...可是没有引爆雷管啊？”

岳阳说：“充分咀嚼后把包装纸反包过来，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用任何的重力去挤压了。”

胡杨队长听着愣了：“啊...这...这好象已经不是特种部队需要使用的东西了吧？”

岳阳点了点头：“间谍才会使用这种隐蔽性的武器，呵，你看，包装纸都不浪费。我们对手的装备恐怕已经不是精良所能形容的了。”

张立呢，他一直蹲在最后那个箱子的前面在翻找着什么，很仔细也很小心。

卓木强巴说：“哎，哎，你在找什么呢？”

张立一头汗水地站了起来，摇了摇头说：“激光发射器呀，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惟独没有准备激光发射器，啊？怎么？咱们的这个对手就不打算再跟外界联系了吗？照理说他们是从上面下来的呀，一定知道这个顶峰除了激光，再没有任何的电信号可以穿越的啊？”

岳阳说：“很简单，我们的这个对手也害怕他们的队员中有不纯的成份，他比我们更害怕这里被别人发现，哼，这完全符合莫金的一贯作风。”

稍加调试，张立一个通信器扔给了岳阳，岳阳拿在手中看了一眼，把这个装置挂在耳朵上，把半片可开可合的眼镜片合过来遮住了

右眼，把耳塞塞进了耳朵，麦筒正对着自己的嘴角，还有两根数据接拨线垂在肩上。

张立又扔给他一个手机大小的数据中转器，岳阳把这个手机插入了胸前的口袋，接好了数据线，按动了耳朵上方的那两个简单的按纽，很快，在他眼前镜片上就出现了清晰的通讯区与他距离和方位。

由于此刻其余的七个通讯区都没有通电，所以镜片上的数据是零，岳阳都不经意地吹起了口哨了，这套装备简直就是为他们这种侦察兵量身定做的。

看着岳阳熟练的调试，吕竞男说："怎么？你以前用过这种系统吗？"

岳阳说："哪有机会接触过这么高级的东西啊？教官，唔，你用过吗？"

吕竞男也摇了摇头，心中暗笑："没用过，哼，没用过怎么会这么熟悉呢？"

张立在一旁说："嗨，你们看哪，这还有一台中央处理器，到时候由一个人背着，通过镜片旁边的摄像头，我们中的任意一个人都调出其余的人此刻眼前看到的景象。哎，还有，那个毫米波雷达，它为我们提供生命的范围和活动的轨迹。"

岳阳双手在胸前紧紧的握成了拳头，他激动地说："呵 呵， 不管这是哪批部队，我……我都爱死他们了！你这一个背包，简直就是为我们定做的啊。"

张立说："谁说的，这只有八个背包啊，可是咱们是九个人啊。除非在……额……"

岳阳赶紧说："闭嘴，闭上你的乌鸦嘴。"

张立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很不吉利的话。

吕竞男说："别激动了，天色不早了，搭辕营吧。我们的对手是用睡袋，看来他们对香巴拉还是不太了解，这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失误吧。"

其余人员负责搭辕营，张立的小型雷达站也搭建好了，很小，但是方便携带。为了测试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张立叫岳阳带着通信器向后移。

唐敏和吕竞男对肖恩实行了简单的伤口手术处理，去掉了坏死的组织，进行了引流、缝合。这次又麻醉剂，肖恩没有受太多的痛苦。

而张立对雷达的探索范围也有了初步的定论，最大探测范围10公里，如果天线放置在树顶，探测的范围还要大一些。只是，这并非张立想象的生命探测雷达，这是一个动态的捕捉雷达，它只能捕捉到快速移动的信号，如果是静止不动，或者是缓慢移动的物体，则无法和森林区分开来。

第二天，从新整理了装备，继续向左前进。

不过现在他们的信心远（听到的是yuan，不过不确定是什么字，或者是艾宝良的发音的2个字吧，远远？） 大增了。如今有了这一身装备，就算遇到数只那种可怕的暴龙的围击，他们也有信心把他们消灭。

他们一直沿着第二层平台的边缘前行，由于不需要再为食物担心，除了取水，他们几乎不需要深入密林。如此一来，行程不由得快了很多。但同时，他们也想到了他们的敌人，同样的，敌人也不需要为食物担心，因此他们原先估计的10天的路程差距，估计被缩短到5到7天左右。

在前两天，倒是没遇到什么危险。偶尔有一两只怪兽冲出森林，也很轻易的被消灭了。

肖恩则告诉大家，那只是什么什么龙，那只是什么什么龙。

而这两天，最悠闲的也就数肖恩了。他负了伤，怡然自得的躺在担架上，每天就查阅放心教授的电脑，恶补有关侏罗纪，以及更早时期巨型生物的知识。现在他已经能够大概的断定，那些怪兽的种属。

而真正让肖恩疑惑不解的是，那些生物在香巴拉似乎失去了进化的能力，它们保持着数亿年前的古生物的状态。

不过肖恩的悠闲是建立在巴桑、胡杨队长、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四个人的基础上的，正是这四个人，在轮流的抬着他。

其余的三个人没有话说， 巴桑却是对肖恩的伤势很是怀疑：“肖恩，他神智清晰，伤口也没有进一步感染趋向，他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见好转呢？起码，他也应该可以自己下地走两步啊？不过每次换药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吕竞男和唐敏那皱起的眉头，每次引流条上的

脓，依旧是很多的，可是如果是伤口感染的话，肖恩的身体却没有出现症状啊，对此，它们也没法作出解释，所能用的消炎药、抗生素，都用了，难道说香巴拉的细菌和外界是不一样的？而卓木强巴，也受了同样的伤啊，为什么他就没有事呢？他的伤口已经基本痊愈，而且还结了疤呢？“

不过巴桑并不关心肖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他所担心的是，肖恩不仅没有分担一部分的负重，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重量，使整个队伍的行程在大大的降低，这样，迟早会被后面的武装份子赶上的。如果，是在他以前的那个部队，肖恩这样的队员早就该离开大部队，在森林里自生自灭了。如果说是非常痛苦难以存活的话，liuzhong（听发音时这个音，无法判断什么字）的其他成员会毫不犹豫的，帮助他解脱的。

每次看到巴桑那冰冷的充满杀意的眼神，肖恩总不免有些愧疚。他当然知道，当然知道自己目前是整个队伍的拖累。不过，那次与蚊子的亲密接触，或许伤到了坐骨神经？只要腿一沾地，就钻心的疼，而他，也绝不可能，为这支队伍的安危而牺牲自己的。

在第三天，肖恩开始发烧了，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此。虽然只是低烧，但是肖恩很烦躁，对吕竞男和唐敏很有些抱怨：“这样简单的伤口你们都处理不好！“

肖恩被迫又吃了很多的药丸，打了很多针剂，虽然肖恩自己也看过，知道，要是在平时，这些药物早已经控制了普通的发烧感染的症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药物进了自己的身体，就像……就像是淀粉一样，一点作用也没有。

夜里，肖恩突然警觉了，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知道，有人就站在自己的身边，那种冰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是巴桑，没错，今天晚上守夜的是巴桑。

“呃，巴……桑……，巴桑，是……是你吗？是你吗？“肖恩在小声的问，良久都没用回答。肖恩感到自己身边的人也离开了，或者是根本没有人来，他不免有些担忧。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是了解巴桑的，这个人，已然被训练成了一台杀戮的机器了，啊……要是自己没用了……

第二天，肖恩裹在担架做成的吊床里，被绳子吊上了第二层平台，这种感觉让肖恩很不爽，如果绳子的两头的力道稍有偏差，或者是绳子突然断了，这可是两千……两千多米高的悬崖，想起自己的生命竟然维持在这几根看起来并不牢固的绳子上面，肖恩觉得实在是，呃，实在是，没……没法说。

唐敏有些忧虑的说："体温又增加了。"

她走到肖恩的面前蹲下身，轻轻的说："我们几个商量过了，准备给你换一种配方，这次，我们准备用，另一组配方给你治，你觉得怎么样呢？"

肖恩抬起了头，正好看到唐敏的衣襟，他心里想："呃，拿我当……实验品么？哼哼"，他心中恶毒的想着，终于还是忍住了，在他脸上洋溢出令人幸福的春风般的笑容，他说："啊……啊，是吗，呃，我觉得，觉得你们应该，多讨论讨论我的病情，而不是忙的用药剂来，来试验这个疗效，呃……呃，或是说，我这么讲是有些失礼，呃，不过，你觉得呢？"

唐敏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嗯，你的伤口在持续的化脓，所以，我们认为你感染了。但是，从前两天大剂量的抗生素使用的情况来看，这里的细菌似乎是对我们的抗生素是耐药的，由于没有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做菌落的培养，更无法查出抗因，所以，我们才按惯例，是进行广谱抗生素的试治疗。是的，或许是有些东西我们真的忽略了，现在，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呢？比如，有没有全身酸痛的感觉？你，可以慢慢的回忆，和平常，有什么不同？"

肖恩的眉毛拧成了绳："你说什么？酸痛？没有啊。呃，呃要说有什么不同，不过你这样闻起来，我现在感觉好像从这里，到这里，有点，麻。"肖恩一手指着臀部，一手指着脖子。

唐敏面有难色的说："怎么？怎么？感染侵袭到神经了么？这可该怎么办呢？"

肖恩恢复了先前的姿势，他尽量保持着微笑，看着唐敏，他的心中在想："感染侵袭神经了，不会这么惨吧？如果这里的人束手无策，那么，我看我还是得考虑考虑，跟后面的莫金去合作吧。希望他们有办法治疗我。呃，呃，这是什么感觉？呃……"肖恩猛然一惊，刚才说有点麻的部位，突然麻木感又增强了，紧接着后脑一阵刺痛，好像

被针扎了一下，随后，那一点点刺痛的感觉就像是一颗炸弹在脑内爆炸，麻木的感觉迅速蔓延至整个大脑，又由大脑蔓延到了全身，这整个过程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但是偏偏又是每一个步骤，又让肖恩感觉的非常的清晰，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全身已经没发动了，他马上想到：”这丫头，她，她对我做了什么？！你在干什么？“他想大声的喊，但是他马上发现自己连话，已经说不出来了，他丧失这个能力了，他只能保持着那种微笑的表情：”眨眼哪，我要眨眼，我要眨眼哪！眨哪，“

肖恩拼命的想要自己的身体动一下，可是他越想动，又越是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没法动，就连眨眼这样的基本的动作也丧失了主动权。

呈现在肖恩的脸上，原本是那种非常自然的微笑，变得十分的诡异。肖恩的脑子里飞速的转过很多很多的念头，但是此刻，心焦气急，那种麻木刺痛的感觉正在侵蚀着他的神经，他没法正常的思考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唐敏搞的鬼？可是，现在看到唐敏半蹲在他的面前，根本没有动，就想，那是……谁在我的后面，是谁？如果有人，唐敏，她应该发现啊？不不……不，不，唐敏正在思考给自己用药呢，或许刚才有人经过，她没有留意。不可能，不可能，该死的，唐敏你看我啊！看我啊，你看我，看我随便问一两个问题，你就知道我的身体现在，现在不对劲啦！“

“哦，对啦“，唐敏总算想到什么对肖恩说话了，”好象有，哦，我去找找那个药。“

肖恩心中叫苦不迭，唐敏刚走两步也发现不对劲了，说：“肖恩，肖恩，怎么啦，你没事吧？你怎么啦？你说话啊？肖恩，肖恩。“

当肖恩身体出现的异常，让所有人都担忧起来的时候，肖恩那优雅的谈吐和渊博的学识，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路走来，肖恩在生物学领域的知识，帮了大家不少忙，没有肖恩，很多生物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这次肖恩被弄成这样，也是因为没有听他的建议在水塘边扎营才变成这样的。

只有肖恩的心中是不是这么想的：“哼，嗨，我知道，你们在装着，装着一副着急的样子，没看见你们有任何动作，哼，刚才那个人朝我下手的时候，她，她，她唐敏怎么会看不见呢？真的看不见还是

装着看不见？呃，怎么，怎么你们，你们是联合起来想弄死我吗？没错，那个吕竞男和唐敏，曾经多次的注意过我，看来他们怀疑我是内奸。是内奸！可是我，我没有露出破绽啊？巴桑，巴桑也曾怀疑过我。强巴拉，呃，他不会，他多半不知道这件事情，张立和岳阳这两个小子不敢违抗吕竞男，亚拉法师和他们是一伙的，他们，一定计划了，不止一天了。是的，这些天我没法动弹了，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商议什么。是她，是她，是唐敏在我的前面吸引我的注意，趁我不防备，他们在我的背后下的手，我早就该觉察。啊，我的天哪，这个小姑娘，你可真有演戏的天赋。呃，那在我背后，在我背后的那个人是谁？谁干的？巴桑吗？巴桑干的？哦不，不不不，他接近我我会察觉的，亚拉法师吗？也不像啊，太高深了，他不会在人的背后下手的。吕竞男？对，一定是她，她和唐敏，可以借，借查看我的病情的机会，不动声色的就对我下了手，在这里，除了她和唐敏，没有人对药物的应用有很深的了解。不要“

肖恩越想越心寒。

吕竞男伸出手摸了摸肖恩的额头：“怎么样？体温应该没有继续增加啊？就算感染侵入了神经也没有这么快啊，也不会全身立刻就没法动了。“

肖恩听到了耳朵里就想说：“嗯，亏你还好意思说，谁都知道，混蛋！看我不能走动，没有用了，就想扔包袱。你们太狠了。早知如此，我该给你们每个人都下药，我死了，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我……我竟然没有这样做，我真该死！该死！“

这个时候，他看到吕竞男手掌印上了自己的额头：“怎么会，怎么会？她的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了吗？放了吗？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难道，难道我的身体不仅是不能动弹，而且，而且依然失去了知觉了么？那我和植物人有什么区别？啊对了，对了，他们是想折磨死我，哦不不不不，是想从我的嘴里得到些什么？他们怀疑我很久了，那么我究竟哪儿露出来破绽？哪儿，究竟是哪儿？“

唐敏和吕竞男商量了几种可能性，但是对于如何治疗肖恩目前的这种情况，还是束手无策。又开始查询放心教授的电脑，仍然找不出可以解决的办法。

胡杨队长说：“哎哎哎哎，我说，现在可怎么办哪？咱们可不能就一直待在着想办法啊！“

一场激烈的辩论，主要是针对肖恩身体的健康状况与行程的安全性展开的。

唐敏、吕竞男认为，肖恩的身体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没有查明之前是不已贸然抬着肖恩前进的，只怕身体的状况更加恶化。

而巴桑则持不同的意见：难道一天查不出原因就一天直守在这里吗？以他们目前的技术、人员，或许根本就查不出原因。留守唯一会发生的事，就是和后面的追兵碰头。因为，因为一个人做出对团队不利的事情，明显是得不偿失的。而如果继续前进，说不定能够找到香巴拉的其他部族，那样还有一丝希望。

其余的人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两边都有道理，他们并不怕被追兵追上，只是哪一种方法对肖恩的身体更有利呢？这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而肖恩在心中不屑的想：“哼！假惺惺的演什么戏啊？啊－－对我有这么好心吗？我不相信！我决不相信！”

吕竞男走到肖恩的前面说：“他一定看的见的，他听的见，他只是没有方式表达！他一定非常的痛苦而连眼睛都没法闭。”说着，她把肖恩的眼睑拉下来，她的动作竟然没受到什么阻力，很容易地就让肖恩闭上眼睛。但是那微笑还僵硬的留在脸上，怎么也没有办法恢复原貌。

肖恩在心中想:“你，你在干什么？哦？你不想让我看吗？还是别人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什么？”

吕竞男仿佛知道肖恩心中在想什么,她回答说：“眼球是不能收到保护的，它很快就会因为干涸而导致虹膜发炎，会严重的影响视力的。”

“哼？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肖恩心里说。

让他担忧的是：别的声音仿佛都认同了吕竞男的这种做法。

吕竞男又活动了一下肖恩的四肢，这次肖恩没有任何感觉。

吕竞男说：“肌肉没有僵硬，反而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和力量，这种情形不像是神经系统的感染。倒有些像大脑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植物人。植物人吗？”岳阳说：“你是说肖恩变成了植物人吗？”

巴桑用指甲在肖恩的手心画了一道圆弧：“不是会，而是已经...”

卓木强巴综合了各方的意见，最后说：“好吧，用半天的时间详细检查肖恩的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还有，搬动他会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如果实在找不到治疗的办法，我们只能抬着他继续前进，边走边想。”

“其实啊...”是巴桑低低的嘟囔了一句，他本想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等待后面的那批人，看看能不能跟他们讲和，反正在这里再也别的人，他们可以和我们联合起来去寻找帕巴拉神庙啊，同时还可以听听那些人对肖恩的病情有什么看法。”

不过巴桑也知道，这种情形发生的机率几乎没有，首先，他自己就不相信，所以他到最后也没有提出来。

检查的结果是：他们对肖恩的病情无能为力。

吕竞男最后说：“搬动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目前的肖恩的深、浅的感觉都已经消失，并且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也就是说 他本人受了伤，不过是刺伤、烫伤，还是别的什么，他本人是没有知觉的。我们要注意的是在搬运过程中保护好他的身体。”

于是，他们抬着那一脸诡异笑容的肖恩，又开始前进了。

肖恩瘫痪的第二天，他听到唐敏在吕竞男说：“他的体温又升高了，已然接近高热了。”

“什么？用过退烧药了吗？”

“用过了啊。，没有作用啊！”

“唔？嘶－－可是他额头好像不烫啊！或许颅内的温控中枢也出现问题了，我们只能用物理降温了。”

肖恩没有感觉，但是他知道唐敏和吕竞男此刻正在他的身体上做些什么：“哎呀！我...我在发烧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在发烧，我的头应该出现疼的感觉啊，而且意识也应该模糊啊。怎么我...我却觉得自己越来越清醒呢？难道说这是我血液的温度升高了？是我心跳的速度加快了？可恶！我连自己的心跳也完全感觉不到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寄生虫，这...这个身体完全就不属于我。等等等等，我刚

才想到什么了？什么了？我刚才已经想到什么了？我想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对劲...”

第三天，体温还是没有降下来，他的心跳更快了。这样下去，他会...肖恩的身体上出现了麦芒大小的红点：脸上、脖子、手背、胸部、背脊、脚踝到处都是，就像是被跳蚤叮咬过，或是被蜘蛛爬过。

第四天，肖恩的体温开始下降，红斑消失了，可是，唐敏又发现了别的问题：他的身体正在急剧的消瘦。虽然每天在注射维生剂并且注入足量的生理液，可肖恩就像三四天没有吃东西，不，不，比他们从冥河中出来还要惨，原本他那白皙饱满的皮肤，如今像是干涸的树皮，薄薄的一层贴在骨头上。充满弹性的肌肉变得像牛肉干那样的紧巴巴的。唯一的清晰可见的如同一根根的蚯蚓一样突出的血管。好像隐形的怪兽依附在贫瘠的土地上。

第五天，唐敏悄悄地告诉卓木强巴：“我想啊 ，我发现肖恩消瘦的原因了。那是，在他的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走，我们去看看。”

吕竞男站在肖恩身边，紧紧地皱着眉头。

肖恩的情况很不好：双眼溃烂，流出了黄色的黏液，看来已经失去了重见光明的机会。他两颊消瘦，颧骨高高的突起，眼眶剩下两个充血的大窟窿，就像一具木乃伊正在在咧着嘴笑。而更可怕的是，肖恩那瘦的凹下下去的腹部，只剩下一层皮，软塌塌地搭在盆骨上。在那层皮的下面，明显的可以看见，有手指粗的生物在蠕动，不止一只，有像他们在沙滩上看到的情形。皮下的一个小丘，从一点挪移到另一点，很明显的蠕虫的移动方式，最多的时候同时看到六七个小丘在皮下移动。它们有时就像蝌蚪在池塘里游泳，蠕动的速度非常的快；有时又停下来，像...像蚕在啃食着桑叶般地一寸一寸地挪，有时候两只相遇，纠结在一起，好像在争夺，总有失败的。当游上肖恩的胸腔，就在那里消失...

这就是肖恩消瘦如此之快的原因。

他们注入肖恩体内的营养液，被那些奇怪的生物吸收，而它们似乎没有打算停下来。还在继续蚕食肖恩的内脏，卓木强巴仿佛似乎听到，它们吃食时发出的“沙...沙...沙”的声响。

张立、岳阳也来了，他们看到这一幕差点喊出来，岳阳捂着嘴，把张立也拖到一边，恶狠狠地说：“你想死啊？你不能说，让他听见怎么办？”

留下亚拉法师照看，其余的人退到一旁商议。

吕竞男说：“现在，总算知道肖恩身体异常真正的原因了。为什么消炎没有用？为什么发烧？为什么瘫痪？全都是他体内的寄生虫在作祟。”

张立说：“寄...寄生虫啊？什么...什么时候有的啊？啊？哦...哦...是那只蚊子吧”

岳阳说：“蚊子？蚊子不是应该用尾巴在水中产卵吗？怎么会用嘴呢？会不会是在水塘里呢？”

唐敏摇摇头说：‘不会啊！咱们当时都受伤了呀！怎么肖恩一个人出现问题了呢？”

卓木强巴说：“看来是这样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没事，而肖恩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时那只蚊子把我的手扎穿了，而肖恩却只刺入了一半，透过口器把后代注入了宿主的体内，而又不惊动宿主，这的确是很好的繁殖的方式啊！”

卓木强巴发现吕竞男听到宿主的时候，眼色怪异的看着自己。

胡杨队长说：“哎呀！我觉得吧...嘶...也不一定就是蚊子的后代吧？啊？要知道蚊子本身是传播者呀。它们在吸血的过程中，有可能把自身携带的寄生虫，传播到别的个体的身上啊！”

岳阳说：“咱们竟然早没想到，这下啊，就全清楚了。主要是因为那些巨大的蚊子，体型狰狞，实在是让人难以与外界的蚊子联系在一起想事情。”

吕竞男说：“通过血液循环首先抢占中枢神经，然后瘫痪掉猎物的身体，麻痹猎物的感知，这样可以保证猎物正常长久的存活不至于因为痛苦而过早地死亡，以便它们慢慢地蚕食。它们一边进食，一边排泄，这种排泄物还有很大的毒性，已经给宿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种寄生，太可怕了。”

“那...那现在怎么办呢？啊？把...把虫子给抓出来呀！”胡杨队长着急的说。

唐敏说：“先现看看吧！前天用彩超还没能发现它们呢！”

“唔！”吕竞男接着说：“筒体结构和人体软组织极其相似的，它们藏在血管里，彩超是很难分辨的。”

他们回到了肖恩的身边，再用彩超一查，所有的人都惊呆的说不出话来了。

空洞！空洞！空洞！彩超显示肖恩的胸腔内到处都是空洞。

唐敏查着查着，眼泪掉下来了：肝脏被吃掉三分之一，肺几乎只有一半正常组织，胃部和肠道更是千疮百孔。

肖恩的内脏，就像是打满了通道的蚁穴。

而这一次通过3d成像，更是清楚的看到：在肖恩肺内的那些手指粗细的寄生虫，就像是一节一节的小肠子，在腹腔内扭曲着、跳动着。不知道它们用什么办法，把实体组织慢慢地啃食，却能把血管很好地保留。只见树根似的粗壮的血管，此刻就像是蛛网般布满了空荡荡的腹腔。随着心脏的挣扎波动，时而塌陷，时而充盈。

图象上那诡异的形状，让他们想起倒悬空寺那种可怕而诡秘的螨。

巴桑冷冷的说：“他活不成了！”

言下之意，是该考虑放弃了，事实上他已经让忍了好几天了。

卓木强巴一伸手，抓住了巴桑了衣襟，把他拎到了自己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盯着他，双手微微地在颤。

巴桑没有想到强巴少爷会如此的震怒。

“他没有病。”卓木强巴的嘴角在抽搐。

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终于克制住了他满腔的怒火，压抑的声音却无比坚硬的说：“我...我不想在说了！我卓木强巴从来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人！他是我们的队友啊！巴桑！”

这是肖恩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他的耳膜终于破溃了，脓液顺着他的耳道留了出来。他感到了一丝清净。

心里头默然说：“强巴！没有更早的认识你，真是遗憾啊！哎...哎...这个世界原来可以这样清净啊！我要死了吗？这就是报应吗？按

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

卓木强巴放下了巴桑。

不过巴桑却并不打算放弃他的意图，他反问说：“那你打算怎么办？现在的情形是十分明显的，肖恩的腹腔被蚕食得一团糟，虽然他的表情看不出丝毫的痛苦，但是谁都可以肯定，那种无法表达出来的痛苦不是更痛苦吗？无论是否杀死那些未知的寄生虫，肖恩只能多活一两天，而且就目前的状况，他每多活一天，就多痛苦一天。”

卓木强巴没法回答。

巴桑的手握在刀柄上，冷冷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刺入了卓木强巴的胸。

卓木强巴眼睛涌起了无限的悲凉而心中在喊：“巴桑！巴桑！你怎么能如此冷漠呢？那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战友啊！”

而巴桑，他的目光毫不退却，那冷漠的眼神作回答：“我从坟墓中出生，我是踩着战友的尸体活下来的。我的心死了！我的心死了，可是我们还要继续活下去呀！请接受我的无情！接受吧！”

卓木强巴转过了身，他没法面对！其余的人也低下了头。

巴桑拔出了刀，刀锋闪着森森地寒气！但是拔到了一半被竞男按住了。

吕竞男淡淡地说：“让我来处理吧！”

她打开了那个医疗用的皮包。这里不仅用各种用来治疗的药物，同样也还带来毁灭的药物。

吕竞男取出了一只安贝，缓缓地转动瓶身。上面的文字说明，只需要十五秒，就可以让人陷入永恒的安眠。

她不由的咬住了下唇：“是呀！是呀！这是第一次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透明的液体注入了肖恩的血管，很快它将会随着血液流遍肖恩的全身，那时侯一切就结束了。

吕竞男注完了液体，轻轻地颤抖地拔出了针头。

突然，她把注射器远远的扔出去。仿佛那是魔鬼触碰过的东西，她再也不能握在手里。

所有人都默默的站着，默默的低着头。

卓木强巴则在远处蹲在地上，他仿佛看到了：那和熙的亲切的微笑、那彬彬有礼的握手、那飘逸的银发...就在昨天，仿佛就在昨天。

吕竞男靠近了他，手放在他肩上劝解地说："是啊！咱们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不是吗？"

卓木强巴一举肩，挡开了吕竞男的手，毫不留情地说："人家从大洋的彼岸过来，没有任何要求！只因为曾一起去过美洲丛林，就义无反顾地帮助我们。如果没有肖恩，我们中还活着的人还有几个呢？你们呢...你们呢！你们除了怀疑...怀疑...你们还做过些什么？"

吕竞男愣了，她没有想到卓木强巴是这样反感他们谨慎的态度，这件事情她有她的原则，吕竞男说："没错！我就是怀疑他！现在也不排除他的嫌疑，这就是我的职责！"突然她话锋一转说："如果哪天我也像肖恩那样呢？"

卓木强巴愕然回望。

这个时候唐敏突然喊："强巴！强巴！竞男！竞男！开来...快开看呀...快来看肖恩...快！

肖恩的呼吸急促而短暂， 他腹腔内的寄生虫受到了药剂的影响，在腹腔内翻滚着。那层皮的下面好像有数只青蛙，挣扎着要跳出肖恩的身体。 那层松散的皮，会突然弹跳起来。腹部撑的像帐篷，跟着又会落下去。有时，一个点跳起来。 有时几个点同时蹦起来。就好像肖恩身体中埋着一个怪兽，它张牙舞爪要破腹而出。

在那宁静的世界， 肖恩在回忆： 无数的古墓、甬道，各式各样的机关、密码。如果不是那场官司 如果不是那份地图，自己或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吧。

他又想起了形形色色的组织里的人，他从那学习了可怕的知识，跟着他们去了一个个可怕的地方 。刺激！ 疯狂！自己片刻也不曾有过...有过休息呀。

突然，肖恩灵台一片清明 ，有东西似乎恢复了，钻心的刺痛，从身体中传过来。腹部有什么东西来回的窜着。

"有东西！在……在啃食自己。"他猛然明白了一切："自己前些天不是还在担心这件事吗？ 到最后自己竟然没有想到它。原来这就是传

说中的……”

肖恩忽然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他的嘴一下子张开了，他吃力的嘶声的吼道：“ 巴里斯！ 每克！古德（音）”。

正守候在旁的人猛然一惊。

正如一具干尸的肖恩，突然坐起来发出来尖锐刺耳的声音。

与此同时，因为剧烈的疼痛，他不自觉的把手掏向自己的腹部，那层薄薄的皮顿时被咧开了一个口子，“嘣！”血！残破的脏器从破口处喷涌而出，同时还有数条红色的虫子，它们白如杨枝，浑身通透，仿佛不沾一丝血污，若非肖恩那颤抖躯体，谁有能把他们和残忍与恐怖连接在一起呢?

留下了最后的话语，肖恩再一次倒下了。

这一次，他已经变成没有生命的尸体了。

“肖恩！ 肖恩！肖恩 ！”当肖恩腹腔喷血而死，岳阳和张立都不由的大声喊了起来。

唐敏掩着脸，连巴桑都皱了皱眉。

肖恩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平静的死去，反而在临死的一刻竟然呈现出巨大的痛苦。那种巨大的痛苦让他干尸般的五官扭曲了变形了，死而不僵。他留下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场面。

张立踩着那些虫子，：“我踩死你们！我踩死你们！我踩死你们！”

胡杨队长、巴桑 一左一右的抓住了他。

张立挣扎着，嚎哭着。

岳阳则思索着说：“肖恩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巴里斯...每克...古德（音）。”

卓木强巴说：“像是一个人的名字。”

唐敏冷静的说：“ 不 ...不会是人名。肖恩似乎想告诉我们什么？那么他一定会以我们能听懂的方式说呀。如果那是一个人名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 而且肖恩最后一个词 。古德...发音并不完全，所以我认为他是只说了一半的。”

卓木强巴有点惊异的看着唐敏，又望了望岳阳，岳阳轻轻的点了点头。

“有道理！先不要管这么多吧！我们先把他埋了。”吕竞男说：

丛林的边缘，又多了一个小小的土堆，土堆的旁边，他们移栽了一棵小树， 碗口粗的 树身上 刻着 :“ 二十一世纪一位伟大的探险家肖恩长眠于此”。

很多年以后 ，张立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那一天天色很昏暗似乎过早就太黑了， 我的胸口仿佛有一块巨石在压，压的我喘不出气来 。我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想哭！ 可却哭不出来，我只能觉得那股巨大的压力，让我步履艰难。若不是后来遇到了麻吉。我不知道我能否还能在香巴拉坚持。是我把肖恩带到香巴拉去的，是我把自己的人推到了断头台。是...是...是...我当时一直这么自责。然后，我明白我为什么哭不出来了，悔恨是不能够用眼泪来冲刷的 。那种树现在应该长大了吧？肖恩说那种树可以存活上千年。不知道在过千年人们能不能在香巴拉的树木之中找到另一棵。

埋葬了肖恩，他们继续前进。白天沿着边缘前行，晚上在半空搭辕营。每天负重五十公斤，行程二十公里。

他们在第二平台走了一个月。越往前走，森林的植物，就变得越矮小了。但是种类却越丰富了。除了暴龙，他们竟然还见到了梁龙、振龙、 雷龙。 但就是没有见到任何人工的痕迹。

根据村志的记载，他们至少已错过好几处古迹了。不过在村志中提到，那些古迹在数百年前就荒废了，后来几乎就再没有人去那里。这次踏足的森林，已经与前几次不大相同了，植物繁多，枝叶茂盛，越往里走湿气就越重，脚下的泥沼，已经能够嵌入半只脚掌了。

走了没多久，吕竞男提醒说 ：“注意 警戒，这里的植物有些矮小。”

吕竞男的意思大家都明白这是在香巴拉历练出来的经验，当树木巨大，而地面没有什么小型植物的时候。通常林子里出现的生物，大都是体型巨大的。那是为适应环境的，而香巴拉的巨型生物，要么是独立行走，要么是个大头呆脑，他们对付那些生物，既容易攻击，也容易躲避。可是一旦森林里出现了矮小的，拂地的植物，那么小型生

物就有了藏身的地方，而更为糟糕的是，这些生物常常是成群结队的，一旦被惹怒了，杀是杀不完的。

卓木强巴他们已经吃了好多次这样的苦头了，这阴冷的感觉，加上林间呼嚎的风，夹杂着不知名野兽的嚎叫，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野兽的尸骨也越来越多。看起来这里就像一个古代的杀戮场。每走几步就可以看见一具较为完整的骨质。有的很小，有的很大。形态更是千奇百怪。当冷风刮过，不时有呜呜的声响。一些巨型的生物，看起来好像只是刚死，而奇怪的是它们的骨骼上面还留有一层表皮。表皮上开满了筛子大小的孔。那种呜呜的风响，正是风灌入这种有皮而且中空的骨骼所发出的声音。

吕竟男不由的皱了皱眉头："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尸体呢？蜘蛛吗？蜘蛛倒是喜欢把消化液注入猎物的体内，让猎物从内部溶解，然后吸取他们的营养。不过蜘蛛很少有群居行为呀。而且它们造成的伤口是咀嚼过的不规则的伤口呀。而这些伤口呢？每一个都是圆的，更像是震刺的。是那些蚊子干的？不，不，这里有很多小动物的骨骼，有些已经小到巨型蚊子难以攻击了。而且这里的环境也不适应飞行呀。是更小的吸血动物吗它们群居生活，又有较为坚硬和足够柔韧的外骨骼以避开那些荆棘和植物。或许它们不会飞行，但是，它们爬行的速度一定是十分惊人的。"

吕竟男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

从肖恩走了以后，这支队伍就只能靠自己的判断来分辨将要面临的怪兽了。

他们有些害怕，她说："要不我们就在这取水离开吧？"

这个时候在他们面前并没有汇集的溪流。有的只是一地的软泥。而唐敏所说的取水，那就是指用布包裹着泥挤压出水的办法，这是在野外长时间无法找到水源而没有适应的工具攫取地下水的时候常用的办法。

岳阳说："嘿！小姐呀，我看你未免有点太多虑了吧！再怎么说我们是经过特训的呀，还有咱们手中的这批装备呢！"

胡杨队长也说："岳阳，咱们先别说大话！啊，要注意侦察。"

“没事！”卓木强巴握着唐敏的手说：“ 至少目前还没有感觉到危险吧。”

就在说话的功夫，卓木强巴发现张立靠在一棵树上稍微在休息。

胡杨也微微有些气喘，他就说：“好吧！就在这休息一下。”

但是张立却重新站起来说：“说不定前面就是水源呢？”

岳阳摇了摇头：“泥土的软度、湿度、分布的很均匀，前面可能是沼泽或者泥塘。”他也想休息会儿，是啊！在这样的软泥地上负重前进最费力气了。

张立说：“我安天线了。”

现在他们每次一停下来张立就需要马上把雷达打开，这又是一种安全的保障。不过这段时间 张立显得比较沉默。

胡杨队长把背包放在一旁，选了一棵较干的树藤一屁股坐下去。就听到“咯嘣”一声，他坐断了树藤。

这一下不要紧，一个白乎乎的东西，从断了树藤中飞了出去。胡杨队长以为是昆虫呢 顿时吓了一跳。

亚拉手臂一伸，把飞出来的东西抓在了手里。

那是一节白骨头。

胡杨队长嘟囔的说：“哎呦呦 这...这个地方真邪乎！到处都是骨头。”

他们的身后就是一具散乱的白骨。林中依稀可辨数具骨骸在泛泡的沼泽里，还有一具起码高三米、长十米的骨架在浸泡着。

亚拉法师看着手中的骨头有些迟疑。

吕竟男注意到法师那困惑的表情。再看这个骨头，心里面也不由一惊：“那是...”

亚拉法师靠近了胡杨队长说：“能让我看看这跟断掉的树藤吗？”

胡杨队长不明就里，还是起身让座。

亚拉法师仔细的看着那树藤，应该是胡杨队长身后的那棵大树的根系。只见树藤断开的地方，明显的有一个洞。里面还埋着半节半森森的骨头。

亚拉法师有靠近查看了这棵大树。果然，在树的裂口处更是发现了其余的白骨。那白骨夹杂在树的缝隙中，或者说它们被树包裹着。

胡杨队长也看到了树中的白骨，他奇怪地说："额 这...这怎么回事啊？树里面有骨头，这人死在树里头了。"

亚拉法师摇了摇头。

吕竟男也说："不！我看这像是人的骨头。"

"唔！"亚拉法师点头说："是人的小腿骨。"

卓木强巴等人霍然立起来到树旁。

强巴说："什么？人的骨头啊？人的骨头怎么会在树里面...附近有人？啊？"

亚拉法师说："估计是某种树葬的方式。古代西藏的树葬有多种形式。其中就有将死者的骨骸或者是骨灰或者是金刚坛塞入树缝隙之中，后者是埋在树根下的丧葬的方式。"

"哦！那就是说附近有人了？"唐敏非常高兴。

亚拉法师摇了摇头。

岳阳也说："或许很久以前有人吧？或许林子的深处有某个村落的遗迹吧？不过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了。从这附近咱们多的尸骨来看。不像是有人出落得地方啊。"

看着一脸失望的唐敏，卓木强巴说："走！走！继续赶路！"

岳阳补充说："当然也有可能有人，而且就算只有遗迹也好呀。如果是荒废没多久的村落，就象是戈巴村一样说不定我们还能找到几件衣服穿呢！啊？"

再往前泥潭越来越深了，只能依靠飞索在树上前进。

不过这片沼泽并不大。没走多远就看见林间有一条潺潺的清溪在树林之中盘曲蜿蜒。溪水清澈透底，与周围大片大片的绿叶、黄泥相映衬，顿时叫人感到非常的宁静。

岳阳迫不及待的要降落在溪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和巴桑同时心生警觉某种危险可能就在下边。

"岳阳！别下去！"卓木强巴喊晚了。

岳阳的双脚已然着地了，而这一脚竟然没有踩到实地。

只见溪边的整篇地突然的蠕动起来。那地下哪里是什么绿叶和黄泥，竟然是密密麻麻的大蟑螂。那些蟑螂整齐的聚集在一起，它们的身体得褐色看起来，就像是铁桶一样。

岳阳的这一脚惊动了整个蟑螂群。

胡杨队长在树上也忍不住大声的喊起来："啊！好多的蟑螂啊！"

幸亏岳阳没有收起飞索，当他听到卓木强巴的呼喊，只在地上蜻蜓点水似的一点，跟着就荡起来了。

不过他在惊恐之余，就像是条件反射似的打了一梭子子弹。这下可炸了锅了，不知道这些原始蟑螂发出了怎样的信息，其余的蟑螂开始群起地攻击了。

这些蟑螂或许比不上他们曾经见过的那些巨型昆虫。可是一尺长的躯体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也足以让人胆战心寒！而糟糕的是这些蟑螂会爬树，而此刻的树上不再是安全的了。

最初引起骚乱的是幼年蟑螂，他们的躯壳是一节一节的褐白相间，他们虽然没有蟑螂那样的锯齿和钩镰，但是它们六条腿都有倒刺，被刮蹭一下足以让人皮开肉绽。以前从没人注意过蟑螂的口器，没有人关心它们如何进食的，如今这些一尺长的大家伙，他们的口器是看的清清楚楚，那些有点像蜻蜓或者是螳螂的嘴尖尖的，它们是三角形状的还有上下鄂，口器里有很多蠕动的触须。

看到这些家伙,唐敏立时尖叫起来。

这片蟑螂的领地范围很大，它们爬树的速度快的惊人，而且不管他们的飞梭射向哪棵大树，那树下的蟑螂，马上在第一时间爬上来。

张立破口大骂："混蛋！他们不是没长眼睛吗？它们怎么知道咱们的位置？"他的落脚处，险些让一只蟑螂爬到他的腿上，幸亏他用枪把它打落了。

吕竟男说："震荡感应器！蟑螂可以感应到数百米外树叶落地的轻微的震动，更被飞索刺入在树干发出的强烈的动感了。"

吕竟男一脚踩在蟑螂的背上，那喷溅出来的白色的液体，让使她想呕吐。 赶紧反手扬腕，飞索即射向另一棵树。

一大片蟑螂包围了卓木强巴他们。

唐敏问也问卓木强巴：“它们...它们也不吃肉啊！它们干嘛要追咱们呢？”

卓木强巴也将两只蟑螂踩的爆裂了，不过他的心中想到是另一回事：六条长满了勾刺的腿，半椭圆形的头部，急速的爬行，切掉脑袋还可以存活三小时，没有水和食物的环境中，能够保持存活一周的时间。若不消耗体力，他们能够存活三个月。最强的生命力！最适宜的动力！怎么...怎么难道就是指的这种东西吗？机关傀儡兽的核心难道就是它们吗？

胡杨队长说：“谁说它们不吃肉啊？它们都是杂食主义者，它们什么都吃。”

张立说：“是呀！是呀！我们那就管蟑螂叫偷油婆。既然连吃油，那肯定是开荤呢。”

吕竟男心中陡然一惊：“是呀！这样的群体攻击真的是蟑螂吗？为什么全都是没有长翅膀的 未成年的个体呢？不...不...这不是蟑螂...不是蟑螂，它们更像是吸血的跳蚤。”

仿佛是验证吕竟男的想法，一些蟑螂忽然借助请有力的后腿弹起来了。这一下子情况就严重了，他们弹的高度速度，简直就像是在飞。没什么比在这里惹上一堆会飞的昆虫更糟糕的事情了。

卓木强巴当机立断：“分开走！”带着唐敏从右侧突围。

这是他们多次遭遇数目庞大的的生物群得出的经验，一旦分散了后面的追兵也将分散。那些生物通常是很少飞出它们的圈子的。而分散之后不用担心会误伤到自己人，也会把麻烦大大的降低的。而他们的武器装备已足以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戴上通信系统很快就能够找到同伴的位置无法在密林中走失。

八个人朝八个方向散开了，岳阳朝密林的深处；张立则沿着溪流而下，他要用自己来引开数目最多的一群。

“嗨！小心点！张立。”岳阳在通信器里喊着。不过他并不肯定张立能够听到自己的话，他很担心张立因肖恩的去世而干出什么蠢事。

远处轰隆轰隆的爆炸声传来，巴桑已经开始仍手雷了。

张立停下来，他身上多出划伤，手臂上似乎被一个家伙踢了一下，血肉都翻露到外面。不管总算摆脱了这些家伙的袭击。

通过通信去他知道距离他最远的是巴桑，两个人相距有五公里左右。而最近的是亚拉法师，也已经间隔了一点七公里。

在他发出安全信号的同时，另有三个人也发出了安全信号。

只有吕竟男、胡杨队长、亚拉法师和巴桑还没有确定的安全位置，不过他们四个人应该知道如何摆脱蟑螂。

张立放下了心，取出急救绷带把自己的手，简单的裹了裹。开始向前探寻，趟过溪流的左岸，逆着溪水，顺着河道向上走。

穿过了一排茂密的草丛，翻过了一道土和碎石形成的低坎，白骨渐渐的减少了，溪水的声音明显的放大了 。

“ 哇塞！”张立不由的暗叹 他已经来到了这条溪流的源头。

这又是一出落差瀑布。从隐蔽在云雾中的第三层平台飘落，似乎被沿途的风吹散了，到这里，已经变成了丝丝的溪流。那水顺着绿色的爬山藤蔓植物轻丝低落着，就好像仙女在梳洗她的长发。这如画的美景似乎让那颗负重的紧缩的心慢慢舒展。周围的红色山石和绿色树木围成了一个环状坑。它们包裹的是一颗碧绿的明珠。明珠映照着周围的一切景物，四周的风没法灌入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盆子，暖暖的气流在盆子里安静的流动着。

可是在张立的眼中，周围的一切美景都失去了颜色。

他目瞪口呆的紧盯着明珠的中央，时空仿佛静止了，仿佛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在这谭碧绿的湖水之中完全脱离现实的一个女孩，不...不一个美丽的女孩...不不...那是一个仙女！她正在沐浴... 她背对着自己，缓缓的从水中站起来。那乌黑秀丽的长发，如丝般的柔顺像一匹巨大的黑丝锦缎披在她的肩上；那羊脂白玉一样的肌肤混若天成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找不出一丝的瑕疵；那柔滑的曲线不只是那位神的手在不经意勾勒出这样的完美的动人的躯体，让人感到恰如其分的好，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那仙女微微的一甩头，无数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撒下半空。那皓首峨眉，那瑶鼻朱唇，那玲珑的脸，那有若星辰的双眸，那微微上翘戴着落水珠的睫毛。悉数被张立收在里眼中。

他的心脏不争气地加速地跳了起来“砰砰~~砰砰~~~”。就算是背着五十公斤连续不停走上二十公里；就算是面对着无数的小强。张立

的心也没有如此激烈的跳啊。

“要是能近一点看，”张立的心里这么想着：“这一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要是仙女能立刻和我说一句话，我...我立刻死都值！”

张立的心里这么想着，不自觉的取下了遮在眼前的通讯器，向前靠拢。

仙女的双手微微的扬起，她臂如荷藕，手指如葱。她已经天地炼色，风自轻柔；她一动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她一起眉，那野风吹皱了一江碧水。她明眸一亮，天地间大放光芒。不笑不怒不闻不怜，那眉宇间自由万种风情！

张立看的是如此的痴迷 。甚至一时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张立站立不稳，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张立的脸贴在冰冷的地面，嘴角磕除了血，不过他丝毫都不觉得疼。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我在做梦...我在做梦...在做梦呢...”

的确在和香巴拉各种怪物搏斗了一个多月，陡然间见会见到一个同类，还是这样的性质的类。张立如何也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一幕。此时，当他再度抬起了头，看到了那水中欢快游弋的精灵。他确信的揉揉了揉眼睛，当确信到自己成立奇异的主角的时候。不知道触动了什么，那民间流传的董永七仙女的事情跳入了他的脑海，而且是挥之不去。

张立的眼睛开始不安分地在打量着岸边有没有仙女的玉披。

在矮小的灌木丛的旁边，整齐的叠放着一套衣物。

突然，悄无声息的一只颤颤巍巍的手带着五根指头从断木丛旁边齐刷刷地伸上来了。

“啪” 另一支果断的手握住了这只罪恶的手，那是张立自己的左手握住了自己的右手。

他的心里在挣扎。

“不行啊！你不能这样做的！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善良的张力这样说着。

“呃！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快下手吧！你还犹豫什么呀？”邪恶的张立也开始在鼓动。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张立的心中在不断的默念着。

而那只伸出去的手却没有缩回来。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的行为是堕落的表现。快回来！你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善良的张立有些急了。

但是邪恶的张立，明显有更大的优势：“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呢！什么叫天赐良机呀！难怪你一辈子都没有女人青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敢去做，还算是一个男人吗？要是我，我早扑到水里了！管她是仙女还是女神？一定不会让她逃脱了！”

“唰”最上面的一件衣服突然就从灌木丛消失了，下一刻它已经出现自张立的怀里。

张立偷偷摸摸的四下张望，在没有任何异常状况，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在了湖心，那里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存在；那里有千万年来男人为之疯狂的原罪。

但是他没有发现就在他头顶的上方一个巨大的黑影，已然将他悄悄的笼罩了。

善良的张立急了，在张立的耳边大声的喊着：“停下！停下！你已经走到了犯罪的边缘！你违背了你做人的原则！你想沦为恶魔吗？你怎么忍心看着这么可爱的女孩惊慌的面孔呢？”

而邪恶的张立偷偷的笑：“好极了！好极了！继续拿！一定要一件不剩的全部拿走。不要在去想什么道德、什么良知。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在这发生的一切都好像在梦中发生你应该遵循你本来的意愿。你想做什么就大胆的做吧！不要犹豫！不要迟疑！”

“唰”又一件衣裳消失了。

那碧水潭中的漂亮的美人正温馨的仰躺在水面上。她似乎很享受这种被水包裹的感觉，凉爽的冰凉的，那裸露的皮肤就像是落水的豆腐吹弹皆破。

张立只觉的自己的一颗心要跳出胸膛了。

“天哪！ 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你知道自己干什么了吗？你可以选择一种温柔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女孩子呀！你应该温文尔雅的

呀！你应该彬彬有礼呀！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吗？你的纪律、你的品格都到哪去了？”善良的张立有些抓狂了。

“yes！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别停！别停！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必须在她警觉前拿走她所有的衣服。当她跪在你面前苦苦的哀求你的时候，你一定要铁石心肠的告诉她：‘除了嫁给我，做我的老婆！你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想一想，想一想，她跪在你面前那楚楚动人的模样吧！男人要有征服的一面！”邪恶的张立已经稳稳的占据了上风。

“唰”又一件，“唰”又一件。

张立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心里在想什么了，他把这归咎于自己的身体。

“自己怎么会想干这样的事情呢？很明显是手不受身体的控制。对，对，是我的手去拿的，不是我想拿的。”张立在安慰着自己，心里觉得坦然多了。

突然，一股热烘烘的气息喷在张立的背上。

“是风吗？不像啊！”他转过头：“啊？”两眼一瞪，差点没翻了个跟头。

一个巨大无比的头颅横在了他的眼前，几乎和他鼻尖对鼻尖。

这张嘴起码可以装下五个张立。

“什么...什么...是什么怪物？”他跳起来，往后跌倒。

张立在后跌的时候，才看到那是一只成年的梁龙。这种体型三十余米的巨兽，他们在林中见到过，它们只吃树叶。

这只巨兽正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在打量着这个陌生人。

张立不知道那来的勇气赶快把手指竖到了唇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可是这一跌还是惊动了在湖里面洗浴的仙女。只听她的身后发出了询问的声音。

张立赶紧丢掉了衣服，像一只鬼鬼祟祟的老鼠从草丛中爬出去。只觉得那仙女似乎在大声的说些什么，好像还看见了自己，可是张立的脑子在“嗡嗡”的响，身体的血都在往上冲。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

张立爬回了自己先前隐身的地方，距离湖岸边已经有一段距离了，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不会被发现的地方。

张立躺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心脏还没有从狂热的跳动中恢复过来。而这个时候一声细微的颤动惊动了张立，他这才发现是原子表在响。

张立这才知道是其余的队员找他来了。他重新戴上了通信器，一看上面的数字，其余队员一斤离这里很近了。

张立一阵心慌意乱："倒不是因为自己被发现了，而是这只队伍里存在了太多的不良因素。除了亚拉法师和两位女性可以排除。哼！其余的四个人都是危险分子，特别是那个什么姓卓的，张立已经把他列为头号恐怖分子了。"

岳阳在通信器里喊着："张立！你没事吧？你干嘛去掉了通信器？呼叫你你也不回答？呵！还以为你被怪兽吃了呢！"

"没有啊！我这侦查呢！"张立慌忙答道。

这个时候，在环形石坡的下面已经可以看到卓木强巴的身影了，张立赶快迎了上去，他可不希望他的仙女被这么多人看到。

"没事吧？啊？"看到张立迎过来，卓木强巴才放了心。但是张立可不放心了。

唐敏一眼就看到张立手臂上那长长的伤口："哟！手臂划伤了。是被那些东西弄上来了吧？"

"呃。。。可能是吧！"张立早就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他满脑子想的是山皮的另一侧，一看到岳阳准备往坡上走，他赶紧说："嘿，嘿，嘿，别上前！危险！"

虽然他和岳阳的关系一直不错，不过现在这个岳阳可是仅次于强巴少爷的危险。

"怎么了？怎么了？啊？上面有什么啊？"岳阳吃了一惊，声音也小了。

张立抬起了胳膊让唐敏检查伤势，一脸惊恐的表情说："相当的恐怖！恐怖！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巴桑和胡杨队长几乎同时检查了自己身上的武器，如果是什么怪兽冲出来枪可千万别卡壳。

吕竟男神色严肃的说：“什么东西？有多可怕？”

张立的脑袋里一团浆糊：“我...我说不出来呀！我...总之十分可怕！非常可怕！”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地方确实有很多怪兽，那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不过看张立这样的惶惶不安，卓木强巴已经在考虑应该怎样的撤退了

在岳阳的记忆里，那次遭遇暴龙无疑是最可怕的事了。而张立这个时候已经口不择言了，他说:“...额。。。那..比暴龙可怕..可怕一百倍呢。”

“那比那些蚊子呢？”在唐敏的心里，那些蚊子是最可怕的。“额，那也根本不能比，不能比，”张立心里想， 嘴上却说：“ 比蚊子可怕一万倍。一万倍。”

他说着，脑子里却总是在回想刚看到的那一幕。说着，说着，就觉得有两股热流从嘴唇上方划过。（暴汗！！）

“呀！你怎么了？你的鼻子流血了!”岳阳指着张立说。

张立用手指擦了擦，心中还在热血沸腾。他咬着牙说 ：“哎呦！厉害呀。真厉害呀。我就看了一眼，就吓的流鼻血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吧。绕道走比较好。”

可是脸上却出现了依依不舍的表情。突然之间，觉得气氛陡然不同了，连唐敏都停止了清理伤口。其余的人眼里流露出了一种常人无法读懂的信息。好像先是惊异，然后又充满怀疑的目光看着自己。好像是悟出了什么。最后全都是鄙视的目光。张立惴惴不安的回过了头。

顿时，张立魂飞魄散。只见那位仙女她已然穿好了衣服，正站在环形土堆的上方打量这群人，而打着卷的那发髻还在滴着水呢。那慌张穿好的衣服还没有完全扣牢呢。凭着张立这群同伙的精明，怎么也会想得到张立刚才在干什么。

“哼，”吕竟男用不冷不热的话说：“是啊，比暴龙可怕一百倍。”

张立的脸嘭变成了熟透了的番茄，连耳根都在发烧。

只听那仙女开口说：“你们夏戈巴族人吗？”标准的古汉语，那脆生生的嗓音，让人想起了开春的冰凌。她心里想， 怎么可能呢， 按他

们的服饰 的确是夏戈巴族的打扮，可是他们的背上背的是什么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形状的背篓啊，而且夏戈巴族人不是早就死光了吗？已经好多年没有人从下面上来了。村里的苯波说过，穿越白骨森林的人，都是勇士呢。

张立的一颗心喜欢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呢。他竟然能够听懂 他竟然能够听懂仙女的话，张立赶紧屁颠屁颠的跑上去，用结结巴巴的声音勉强的说：“我们 我们是下面上来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这是他说古藏语的最高水平了。虽然亚拉法师说得上一口流利的古藏语，可张立可不打算让他开口。

仙女愣了一愣，似乎对张立的发音她得想一会才能明白。

张立一看卓木强巴等人都朝这边看，又赶紧补充说：“这个。。额。。刚才。这个。。额。秘密。哎 那个。。秘密。”

憋了半天才找到自己想表达的词，这个仙女似乎听懂了。一看眼前这个满脸通红，手足无措的小伙子，似乎明白了张立的意思。

她脸微微的红了。不过马上就恢复过来。她居高临下，脸色傲然的盯着张立。虽然没说话，那表情依然是很明显了：原来是你这个小子，是你小子。盯的张立心里只打鼓。

卓木强巴等人走近了，仙女又问了他们张立刚才那个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夏戈巴族人吗？她的眼神满是怀疑。

亚拉法师核实到：“我们是从外面来的，姑娘说的夏戈巴族人可是下面那个荒废的村子？很可惜村里已经没有生灵了。”

仙女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哦。外面来的，你们是从外边来的。

仙女一笑，张立感觉在他心中的荒野上，顿时开满了各色各样的小花。

吕竟男心中奇怪呀。这小姑娘咱们会知道外面和里面的区别呢。

唐敏首先看到仙女身后那俯卧着的巨大梁龙：“好大的恐龙啊，是你养的吗？”

姐姐说：“是我的守护灵呢， 对 ，它叫强巴，龙巴强巴， 我是吉玛， 玛吉阿比， 怎么你们真的是从外面来的吗？”吉玛一脸的憧憬。

扑哧，岳阳先忍不住偷笑了起来，唐敏，吕竟男都抿着嘴笑。

没想到这头呆头呆脑的巨兽，也叫强巴，卓木强巴则看了看这只巨兽：“哎呦，这个强巴，可比自己货真价实呀。咱们边走边谈吧，玛吉你们是住在这附近吗？”

岳阳说：“ 哼，张立呀 张立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品德完全沦丧，我真是羞于与你为伍。”这句话一路上，岳阳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每一次张立都唯唯诺诺的解释。

虽然麻吉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事说出去，可是这里的人似乎都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不过岳阳这次完整的补充了后面的话，顿时，张立又有点恼羞成怒。这种事情都不叫上我，真不够义气，他向岳阳愤怒的瞪了瞪眼。

那只巨大的梁龙，亦步亦趋的跟在大家的后面。唐敏一开始是有点惧怕的，倒是现在又有点喜欢上这个大家伙。毕竟她从未见过，谁能够养如此巨大的家伙做宠物呢？不过在进入树林之前，麻吉就让那只巨龙自行离开了。毕竟这只巨大的恐龙，是无法进入密林的。

从与麻吉的对话中得知，他们的村子叫贡日拉，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来到第二层平台的中心附近了。现在大概还有二百多户人家，靠畜牧和种植为生。

在村东面，原本还有一个叫强日的村子，不过现在已经荒废了，他们村子是离白骨森林最近的村子。而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举村迁移的，远离这危险地白骨森林。这里是巨兽的森林，

至于以前为什么森林里有那么多村子，而现在又大多荒废了。戈巴族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和历史有关的问题。麻吉就答不上来。不过据她说村里的苯波一定会知道的，因为苯波什么都知道。一路上麻吉问了许多关于外面的问题。

比如，外面有多大啊？外面的是什么样子的？外面的天空，白云。。一切一切的，这些问题不好回答。

事实上亚拉法师更善于说一些似是而非的禅机，但是此刻却是需要向坐井观天的少女，去描述一个广袤的神奇世界。于是对话者，换做翘首以盼的张立，不过在玛吉的眼中看来张立那半生不熟的，结结巴巴的回答更能引起她的遐想，张立紧张的看着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心脏有一阵没一阵的在跳。

在吕竟男的授意下，张立问玛吉：“为什么对他们是从外面来的不感到吃惊呢？”玛吉的回答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是啊 因为经常都有外面来的人啊。”如果说有什么能令他们吃惊的话，玛吉的回答无疑是算上一个了。

就算是帕巴拉神庙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也不会让他们如此的吃惊。毕竟他们开始探访帕巴拉，到现在他们一直都以为是唯一成功抵达香巴拉的现代人呢。就算是看到了以前探险者的遗体，他们也以为那不过是失败者。刚刚到达或者还没有到达香巴拉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可是，现在听到玛吉的回答。不仅有现代人活着来到了香巴拉，而且 是 是 经常，这说明来过的人还不少啊。原本心中的优越感和喜悦心情荡然无存。

吕竟男说：“ 玛吉呀。你说他们是外面来的。你肯定是吗？ 你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什么是外面吗？恩？”

玛吉那会说话的眼睛，又让张立好一会心旷神怡。她说：“恩，他们全都是坐着会飞的大蘑菇来的。（伞降？）像你们这样从下面爬上来，还穿越白骨森林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亚拉法师说：“我们这样的，你是第一次见到，难道说你见过坐大蘑菇的外面的人吗？”

玛吉露出一分得意的神情，喜滋滋的说：“当然了。我十岁那年就见过以为外面来的大叔呢。”

“村里的苯波大人说多罗大叔就是坐大蘑菇来的。 是摔断了腿，在村里哪都去不了的。他很高，恩，有这位大叔这么高”，玛吉指着卓木强巴，“不过他的头发是金色的。蓝眼睛，鼻子尖尖的，我还以为外面的人都长成那个样子呢。他说话没有你们说的流利，不过我还是听得懂的。就像是张大哥一样。”

张立的脸又红了。他又惊又喜，卓木强巴的名字，她没记住倒记住自己的名字了。

关于这一点，亚拉法师和吕竟男倒是不怀疑。研究帕巴拉神庙的人都会研究一些古藏语和梵语。“那 ，那告诉你什么了吗？”

玛吉说：“恩，我记得多罗大叔的名字很古怪的。叫多罗戈夫还是叫多罗戈武，他说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王国即将把一大块铁

送倒很高很高的地方。在接近月亮的地方。叫..叫..艾尔美的王国，他还说，在外面只要不下雨，天天都能看到月亮。 ”

“不像我们这里有时候要还几个月才能够看到月亮。”

说着，玛吉垂下了她的眼睑。

张立只觉得有把铁锤重重的锤在胸口，他好想把玛吉搂在自己的怀里。告诉她 。我呀。我可以带你到外面去。天天看月亮，天天数星星啊。

亚拉法师和吕竟男对望了一眼，应该可以确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人或许是高级情报人员，否则不会知道卫星即将发射的事情。玛吉见过的那个人，在香巴拉已经生活了二十几年了。他的古藏语或许是后来才学会的。

卓木强巴说：“玛吉， 你还见过其他的外面的来人吗？ ”

“恩，没有了。不过小时候听村里的大人说在破日村，错日村还有亚加王国都有过外面的来人的。”

“那你再说说那位多罗大叔。我们想多了解一些，有关他的事情。”吕竟男温和的说。

他们的确需要知道更多的外来者的实力和最后的归属。为什么他们一点消息都没得到呢。难道那些人全都在香巴拉度过了他们的余生吗?

“恩。”玛吉说话之前，喜欢偏上头先想上一想。“以前我不知道多罗大人是外面来的，他因为受了伤。大都呆在苯波大人的屋子里很少出来。我去看过那间房。他总是摆弄一个方匣子。大叔用土豆和泥巴加上一些线就能令里面很多东西亮起来。他还把一根铁丝伸的老长老长的。”

卓木强吧等人相视一笑，电波发射器。结果显然会令那位多罗大叔很失望，而土豆 加上泥土里的稀有元素和锌铁皮来发电，现在令这位少女感到非常的神奇，所以记忆深刻。

玛吉继续说：“每次我去，大叔都会给我见好多好多故事，全都是外面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懂。”

紧接着玛吉就说起来外面事情的种种神奇。

对于她来说，恐怕这就是她对这位大叔最敬佩的地方了。可是她说的那些稀奇的事情，对于这些来自二十一世纪 的人来说就显得太多落伍了。

“玛吉 ，”在玛吉说了一大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技术后，亚拉法师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她。

“额。。这些神奇的事啊。额。。一时间肯定很难说完。

“恩，大叔说的事可多了，我说几天都说不完。所以。。那个。”

“这些故事可不可以留着以后再说呢。额。那你现在告诉我 这位大叔后来到哪去了呢?”

亚拉法师装出一份慈眉善目的样子。张立顿时觉得法师及其的虚伪。

玛吉的神色黯淡下来，以前她告诉村里的小伙伴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激动的不行。怎么 。怎么 这些 。恩，对，他们也是从外面来的呀。我说的这些故事在他们看来，就像是牛羊吃草，玛吉吃糌粑一样的稀松平常呢。

张立看在眼里，非常的心疼，他真想伸出手去抚慰她的脸庞。而他马上伸出手指，刮了刮玛吉的面庞，说：“没关系，以后告诉你，更多的。外面更多的。”

说完，他才想到，自己刚才那个动作呀，是身体又不受控制了。幸好其余的人似乎都没有留意。玛吉也为张立的许诺重新欢笑，只是在众人的面前，才不好意思欢呼雀跃，她只是用眼神在笑，张立感觉得到。

“多罗大叔一直住在苯波大人家，他和苯波大人是好朋友。后来苯波大人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日子不多了，就与大叔神魂合一。然后没多久，他们就从天梯飞升了。”

玛吉心情舒畅的说着。

“什么？ 什么？ 你说什么？ 神魂合一？飞升？ 那什么意思呀？”

张立等人感觉到在听神话，卓木强巴总觉得在哪里听过，不过好像又模模糊糊的。

亚拉法师在想。飞升，飞升好理解。可神魂合一，这似乎没有经典记载呀。

玛吉也一脸惊异的看着他们。这群人，不会连飞升都不知道吧。

“每个人到最后都要飞升的，神魂合一很普通额。”她解释说。

“神魂合一，神魂合一就是指苯波大人和多罗大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难道是女的，岳阳还是不明白。

看着这些人依然不解的目光，玛吉急了：“很简单嘛，就是苯波大人和多罗大叔的灵魂合二为一融合在一起了。这可是最亲密的朋友，才能够享有的待遇。从此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在一起的。就是飞升。也一样的。”

还是不明白。卓木强吧露出了恐惧的表情，他突然想起了肖恩曾经告诉他的话，崇拜灵肉合一的食人族。他们认为人的灵魂是紧紧依附在肉体之上牢不可分的。一旦吃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灵魂将永远的附着在自己的身上，和自己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他们当你是朋友，不愿意与朋友相离，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朋友吃掉。他们认为把自己最珍贵，最要好的朋友放到自己的肚子里，那才是对友谊的最崇高的敬意。难道他们即将去的地方，竟然是。。卓木强巴不敢想了。他悄悄的用普通话问吕竟男：“有没有听说过崇拜灵肉合一的食人族啊？”

吕竟男一震，她亦然已经明白卓木强巴要说什么了。她将同样的话传给亚拉法师，法师愣了两秒。接着又告诉了胡杨队长，胡杨队长正准备告诉巴桑的时候。就听见了前面的林子了好像出现了嚎叫的声音，玛吉变了脸色，抓住张力的衣角，说：快走，快走，是卢默人《音》！卢默人？卢默人，卓木强巴觉得这个称呼好熟悉呀。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玛吉刚刚转身，就看见了林子里探出了两个头，咱。咱们已经被包围了，他们亦然侵袭到这里来了吗？那布满了鳞片的头，那幽闭的双眼，隐藏在高高翘起的眼眉的下面。那一张一合的嘴里的两排尖牙，那里是什么人，分明就是迅猛龙！眼前的两条迅猛龙，立高一米七到二米，体长约2.5到3米。前脚细短，分三趾，后腿粗而有力，身后拖了一条粗而长的尾巴，骤然看到这么多的人。那两条迅猛龙对望了一眼，嘴里在低声低吼着。发出了嚎叫一样的声音，眼睛里分明已经脱离了野兽的目光。吕竟男说：你看，你看它们在交流呢。八个人渐渐围成了环形，把玛吉护到了中间，岳阳低声说：群

居生活，手指灵活，它们被誉为最有可能进化为拥有高等智商的恐龙。这段日子，为了在这里生存下去，它们对史前生物的资料没少温习。嗷。。。。。。

一只迅猛龙冷不丁的另一个方向窜了进来。巴桑和胡杨队长毫不客气的开始射击，这条迅猛另在半空中就直挺挺的坠了下来。在他们面前腾起了一陈尘雾。又是一声呼嚎，那两条暴露在众人面前的迅猛龙发出了警告。它们迅速的退入了树林，紧接着，左。右，后方向同时树摇草荡，不住的有嚎叫声此起彼落。玛吉在瑟瑟的发抖，显然是怕的厉害。卓木强巴说：看来我们被包围了，岳阳说：你看为什么在前面留一条出口呢! 吕竞男说 哼 它们是想驱赶咱们。偏不让它们如意。上树！说完，手腕一扬，飞梭激荡。吕竞男轻盈 的就像一只翩翩起舞的雨燕，顺着飞梭荡上去了。其余的人也高扬飞梭，四散开来。看的玛吉瞪大了眼睛。哟。会飞呀 。张立看着玛吉，轻压着心中的嫉妒说：我。我带着你飞。你害怕吗？恩。。玛吉溜溜的眼睛盯着张立。她咬住下唇，坚定的摇了摇头。那 好极了。你抱着。抱紧我啊 ，千万倍松手啊 ，张立本来想揽住玛吉的腰，却隐约害怕。怕这个腰被自己给折断了。他微微的下蹲，让玛吉坐在自己的臂弯里。玛吉羞涩的把头靠在张立的肩上，双手环着张立的脖子。两个人较近的贴在一起。

张立脸一扬，前冲了几步，接着就荡起来了。玛吉的眼睛睁的大大的。她半张着嘴，还想喊，友有些不敢的样子，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自己有一天能够飞起来。虽然飞的不是很高，但是这种感觉，这种经历怎么能够忘了。张立看着自己手里的佳人。她很轻，几乎感觉不到她的重量。张立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是在是让他欣喜若狂。恰恰玛吉也看着他，四目相对。玛吉甜美的一笑，四周的树林和林中的猛兽顿时不见了。眼前都是她的甜蜜的笑，张立顿时觉得自己身在云间。在那心尖肉嘴嫩的地方，好像有一只小猫，伸出了它肉肉的小掌轻轻的挠一挠，再挠一挠。那种酥麻震颤的感觉，让他差一点从飞梭中掉下去。张立，问一下，他们村子安全吗？吕竞男的询问声，把张立从云端抓回来了，好险呢。差点就撞上一棵大树。他赶紧从玛吉的笑容中收了回来，专心荡索。玛吉啊。额。这些迅猛龙。。。不。不。这些卢默人它们会袭击你的村子吗？张立问她。玛

吉看着树林正在向身后飞着，退着。那呼呼的风吹着，她根本就没有听见张立在说什么。直等到张立问了第三遍，她才说：恩。哦。才不会呢。村子周围有陷阱，是专门对付它们的。哦。张立回答说。安全。友捕兽的陷阱。让玛吉带我们去他们的村子。你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你自己要小心点。别得意忘了形，吕竞男发音犀利，张立却得意暗喜；她明白。这教官分明是在鼓励自己的嘛。

岳阳也问;整个群众大约有三十只至四十只迅猛龙组成，它们追的很紧。要不要消灭它们。吕竞男说：恩，要节约弹药。对付这些，有陷阱就够了，好。了解。张立是在按捺不住，他总想跟玛吉再说什么。玛吉呀。它们跟你们的守护神是一样的呀。可为什么叫卢默人呢。卢默人就卢默认呗。它们是长了腿的卢默人呗！夏戈巴族人就是这么叫它的。而且夏戈巴族人还说。别的动物都在树林各据一方。卢默人确是在林中游荡，四处迁徙。它们走到哪里，就迟到哪里，很多村子都被它们袭击过呢。玛吉说着，张立的耳边就感觉吹气如兰。张立很是享受这种感觉，卓木强巴给张立支招说。卢默是密教中一种人首蛇身的精灵。

在密教里，它们是所有动物的主宰。那迅猛龙除去两条腿，倒有些想卢默人《默卢人？来回颠倒 ，不知道到底哪个对了？》明白了，恩恩 明白了，张立总算有所了解。马上想到了什么。责备玛吉说，你看你，你们村离哪个湖那么远，你怎么能一个人跑那去呢。哼。你呀。你就不怕那些默卢人了？玛吉嘟囔的说：以前哪有什么默卢人呢？人家经常去那吗？没有见过什么怪兽吗？除了这次，不是遇见你了麽，说道这里，已经是声若蚊浪。不仅想起了老苯波大人给自己占卜的话，你和你的命中人将相识于水。以后啊，别独自去那 ，啊 。张立亦然是把她当成了自己的。自己的妹妹吧。他很自然就说出来了。我知道了，玛吉竟然很听话。张立还准备说什么.岳阳说，玛吉说夏戈巴族人，或许她见过，问问她关于夏戈巴族的人。

玛吉说话时，距离话筒很近，其余的人是都能听见的。张立暗骂，你可真不识时务。可还是问的问：玛吉呀，你见过下戈巴族人吗？恩，我小时候见过，夏戈巴族人就像是所有村落的守护灵。他们经常横穿第二层平台的所有森林，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后来，就常常到我们村里来了。直到两年前，那个时候他们有两三年没有来过我

们村子了。传出来的消息说，夏戈巴族人激怒了上戈巴族人《音》被灭族了.什么？上戈巴族人？这次是张立自己好奇了。恩。玛吉在张立的耳边轻轻的说。那。。那怎么还有上戈巴族人呢。他们他们什么人啊

玛吉恹恹的说：张大哥，你好笨呢。有下戈巴族人，自然有上戈巴族人了嘛。下戈巴族人住在最底层。上戈巴族人住在最上层。传说他们住在香巴拉的两端，既不让人进来，也不让人出去。好像在守护什么，又像是在等待什么。张立还准备探听这个上下戈巴族的事情，这关系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只听玛吉拍打着自己的背脊说。到了。到了。让我下去，快让我下去呀。

张立只看周围明明还是一片树林，连村子里的影子都没有，怎么会是到了呢。不过听到了玛吉那焦急的声音，他比什么都紧张。刚刚收索，竟然没有控制好两人着地的火候，眼看着就要把玛吉撞在里对面的石头上。张立不顾一切的在空中翻了个身，张开双手把玛吉护着当中，自己的背脊在石头上撞了一下。哎呦。。没事吧。张大哥。玛吉的声音极尽 的关切。张立就算是骨断筋折，此刻也没有疼的感觉。他豪气顿生。没。。没事，呵呵 ，没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撑着玛吉了。他赶紧松了手。这时候，玛吉的身子就压在了他的身上。那小嘴猝不及防的也正好压在了他的唇上。温柔的感觉传来。张立的神魂飞上了云顶，脑子里一片空白，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在包裹着他的全身，从脚底一直到头顶。这。。这。太突然了。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这样发生了。の。。

这是一个奇迹呀。玛吉手忙脚乱的站起来。脸上红起了两朵云霞。那欲拒还迎，羞怯的不安的表情。看的张立又是一番心情激荡。张立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玛吉慌乱的看了看周围，还好，没人。不过她那知道啊 ，刚才的这一幕，早被张立戴在眼前的通信器准确无误的传送到了其余人的面前了。岳阳不满的说。这。这行吗？强巴少爷。这小子太过分了吧。卓木强巴他在回忆和肖恩在美洲丛林中的日子。他说 什么呀 什么呀。唐敏笑嘻嘻的说。这有什么关系，张立好样的嘛。岳阳，你可得加油哦。这有什么难的。岳阳心里想，早就听说西藏有很多美人族，美人谷。传说整个寨子里都是美女，那主要是因为山好水好，养人嘛。这香巴拉虽然怪兽多了点，可是要论山水

的景色那没的说。说不定玛吉的村子里，就是一个标准的美人村。而且以她们的智商，也许用一根手电筒，两个玻璃弹子就能摆平。之间玛吉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对着林子了的一颗不高的树走了过去，恭恭敬敬的说：拉噶《音》大叔，你还好吗？ 玛吉回来了 ，说着伸出手，抚摸着树身，风吹树动沙沙作响。张立从地上坐起来。这什么啊？ 回村的仪式?只见玛吉已经转向了自己

又说：拉噶大叔，这是张大哥，他们可是从外面的来人啊。玛吉准备带他们几个回村里，那个样子就像是再向人介绍自己。可是她分明对着的是一棵树啊。接着，玛吉对这张立说，这位是拉噶大叔。以前大叔很喜欢玛吉的，张立听到了喜欢这个词，顿时觉得玛吉那抚摸树干的手，倒像是在抚摸情人的脸。而他 的头嗡一声就大了，可这明明是一棵树啊。难道说这个仙女一般的玛吉，她的智力有问题。这个时候，其余的人也都从林子中荡出来了。纷纷落在了空地上。而玛吉呢，把这位所谓的拉噶大叔向众人一一的做了介绍。像是自己很重要的亲人。大家的表情和张力一样，都觉得这玛吉是不是有些方面有问题。

只有亚拉法师很严肃的走上去。仔细的在查看这棵不大的树。这棵树已经大约3米高了。树叶开叉伸张出去，树干直径约有半米。在树干的底部，有几个像是蟒蛇样的突起缠绕在树干上。亚拉法师小心的问：这位，这位拉噶大叔，他是。。为什么被种在树下的呀。玛吉露出淡淡的忧伤，拉噶大叔没犯什么错。是王国的大苯波说，他儿子在打仗的时候，叛国投敌了，所以他及被种在了这里。拉噶大叔没有完全说话之前，我天天都给他送食物的。小时候大叔对玛吉可好了，说着，玛吉使劲的摇了摇头。好像要把这些伤心事甩出她的记忆。

最后说：好了，村子就在前面了。我带着大家去吧。小心陷阱。张立从地上站起来，才发现手臂上伤口有些糁血，刚才落地的时候，伤口裂开了。他没有理会，跟在玛吉的身后说，这个。这个拉噶大叔是人啊 玛吉停了停，点了点头继续带路。身后岳阳在询问亚拉法师，法师呀，法师。这棵树是怎么回事啊。亚拉法师凝望着这棵树，传说中的树人呢。没想到啊。这传说是真的。岳阳说。什么什么。你说传说中的树人，对。。典籍里有记载，也算是蛊毒的一种吧。据经书记载在人类的体内，埋入一种植物的种子，它会随吸收血液的养分供自

己生长，然后，就会把一个人变成一棵树。虽然我从没见过传说中的树人蛊毒，但是当胡杨队长坐断那个树藤的时候，我就开始相信了，唐敏跟上来说。什么 什么呀 种子在人的体内生长，这怎么可能呢。

唐敏说：种子在人的体内生长，这，这怎么可能呢？？

亚拉法师解释说：西藏很有名的冬虫夏草你们听说过吗？？

冬虫夏草？大家都不陌生。冬天为虫，受到细菌的侵袭它会埋入地下。到了第二年，在虫的头顶将长出小草样的植物 ，而虫子的全身只是保留了虫的外形，基本上已经植物化了。

胡杨队长进一步询问：可是，那毕竟是真菌类啊！这，这是一颗大树啊！

亚拉法师说：你也可以把树当成是巨型真菌啊。要知道，我们在第一层平台还看到的百米高的蕨类的植物。他们可也是从细微的苞子成长起来的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玛吉在前方不住地提醒着张立：必须左边哦，右边那个树界，千万不能超出去啊。看到树上那个标靶了吧，那是表示千万不能靠近的。

张立的回答则更是让玛吉吃惊：哦，左边是陷井吧？？里边是树桩吧？？右边树后是藤网，哦，还是挂刀的藤网，哎，看到相去标靶了，哎，一靠过去，踩到机关，树上的隐藏的尖桩和垒木就会砸下来，对吧？

每次回答，玛吉都会睁大了眼睛：啊，呀，你怎么知道的？？张力心中好笑，这些陷井只能是用来捕野兽，自然是一眼就看穿了。不过多亏了考官，也总算没白费这两年的特训。

说着说着，就到了贡日拉村。这个村子的外围，防御大致和工布拉村是一样的。都是夯土打墙，土层里插满了坚矛。有所不同的是，墙根处和一些间隙，布了一层有倒刺的铁丝网。看来是为了防御那些小型的生物，诸如蟑螂之类的。

进入了村口，只见一块石碑，字迹模糊不清，勉强可以辨认星绕、月耀等字。经过亚拉法师的推算，这个村落竟然大约是公元六百四十七年左右进入香马拉隐居的。碑文记载，他们是大鹏国，维达族

人的一支。如此推算下来，这族人应该是在象雄被吐蕃战败之后不愿意归顺而避世的一族。

玛吉对他们的谈论很迷惑，经过张立给她解释之后，她惊讶地说：你们竟然认识这上面的文字，哦天哪，这可是迪吾大人也没法认全的呀。

原来玛吉村落里的人会说古藏语，但是却没有人认识这些古藏文符号。

卓木强巴环顾村落。这个村子也是背靠悬崖。村中有一道小河在流淌，估计是来自上方的那个湖泊。土地约有三百公顷。每家都有圈养的牲畜。不过村子里的人，至少卓木强巴能看见的只有老人和妇孺。其余的人自然也看到了。那些老人和妇孺都在好奇地打谅着这群陌生的来客。他们透过木制的窗户站在自家二楼的平台，从门板的后面，从低矮的石墙的缝中，在往外边偷看着。这里的人黑，瘦，人人都有着一种大病初愈的倦怠。老人的肌肤像干涸的大地，露出的面部和手臂布满了皱纹。小孩儿们头大身小，他们躲在成人的身体的后面偷偷地看。那边黑瞳白仁的大眼，分外地扎眼。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被如此多的眼睛盯着，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感觉自己就好像，就好像怪物一样被人看，边走路都变得谨小慎微。

他们并没有直接到玛吉的家，而是直接让玛吉带着他们去找迪吾大人。他们太想弄清楚这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有太多太多的谜团渴望被解开。

迪吾大人的屋子在村中心，用石头砌了三层平顶屋，四角拉有经幡，底层放有许多木雕的鬼神像。以亚拉法师的见闻，都说不出那是些什么像。

迪吾大人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看上去要比亚拉法师还要苍老。玛吉一进门就大声地喊起来：迪吾大人，迪吾大人，我给你找到认识玛尔文的人了！！

“呃，是小阿米回来了？声音这么大，又在外边闯祸了？”

玛吉又羞双急：哼，迪吾大人乱说，有尊贵的客人来了。

“哦，……”

老者这才转过了身，注意到卓木强巴他们。

“啊？下戈巴族人？怎么可能呢？”

玛吉笑着说：迪吾大人也有不灵的时候啊？他们可不是下戈巴族人，他们是外面来的客人！

当下把卓木强巴等人作了一一的介绍，又进去迪吾大人的里屋拖出了许多坐垫，让大家坐下。

知道了卓木强巴他们的身份，这位迪吾大人开门见山地说：呃，说说你们的来意吧，远方的客人。

亚拉法师说：我们追寻着光荣的帕巴拉足迹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呃……

虽然知道这样很不礼貌，这位迪吾大人还是忍不住打断了他。“戈巴族？帕巴拉神庙？……我明白了。”

他站起了身，不安地走了两步：“似乎所有从外面来的人，都是为了帕巴拉。可那里不是那么容易去的。”他看了玛吉一眼，叹息地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有关帕巴拉和戈巴族的事，不过我知道的也不多。呃……”

老人整了事衣衫，重新坐下来，他缓缓地说：我们，我们的族人很早很早就已经在这里定居了，只比岩穴人和雪山人来得较晚。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躲避战乱，到这里的人似乎都是同样的目的，而戈巴族人是最后一批迁来的，但是却是最强大的。虽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称为岩穴人的后人，但年代相隔久远，他们早已和我们有了很大的差异。他们占据了最肥美的第三层平台，将以前的雪山人驱赶到第二层，并在各条平台征调人手修建帕巴拉。没有哪个部族可以反抗的。

胡杨队长不禁问：那，那为什么第三层平台是最好的呢？第二层平台大约在海拔四千米左右，第三层就已经到了六千米附近，那可是已经超过了雪线。而超过五千米就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这是常识啊！

迪吾大人接着说：你问什么？啊，你问什么是最好的？那是因为那里没有多变的天气，没有可怕的白骨森林和猛兽，距离神圣的 山也最近。在戈巴族人没来之前，第三层平台一直是大家最向往的圣地。那里的草永远是青的，那里的水永远是暖的，那里的云永远都是白的，那里一年到头都是春天。所以戈巴族人才会占了那里。那些反抗

的雪山人，都被杀的杀，逃的逃，没有办法，戈巴族人太强大了。他们有最强大的武器，最强大的巫师，最强大的军团。他们的记忆令人惊叹，他们的智慧更是高绝。他们已经不再使用玛尔文，而是另一种文字，还发明了一种可以书写文字的东西。是的，都在写在树皮上。他们有可以操作火焰的神通，还能令木头自己行走……

听到这儿，岳阳忍不住问：这，这是戈巴族吧?

在他印象中的戈巴族不是在解放前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吗?

不过亚拉法师好像没有丝毫惊讶，他继续问：那后来呢？戈巴族占领了第三层平台，您接着说！

“后来，”迪吾大人回首：“好像在第三层平台修了很多的石头城，就连那些征召的建设者们也承认那是奇迹的代表，是天上的神鹰带来的祥瑞。但是……戈巴族却死死地把守着那些城堡，他们把其余人都赶下来，其余部族的人谁都不可以登上第三层平台的一步。啊，以后发生了什么就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了。所有企图登上第三层平台的人，且不说登上第三层平台有多么难，那些上戈巴族人会毫不留情地将所有登上第三层平台的人杀掉！”

“为，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子啊？”玛吉忍不住叫出了声儿。包括亚拉法师在内，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岳阳质疑地说：如果说，上去的人都被杀死了，那么这消息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总是有勇士冒死前往第三层平台，而也有幸运儿逃下来。以前的上戈巴族和我们大致相似，分布在各个地方，以部落群居为主，部落之间也有争斗，所以只在在上面小心不要碰到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卓木强巴说：是外面来的人吗？还有活着的?

“不，外面来的人还似乎没有听说谁还能活下来。主要是第二层平台的勇士，而且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他们上去干什么？”

如你们所见，这第二层平台天气多变，有时一声风灾就会让一个部落失去收成。好比北方的几个部落遭遇了大水涝，粮食颗粒无收。为了让部落能够继续生存，勇士们只能冒死去第三层窃取青稞种子，

那里的粮食永远充裕，他们甚至拿青稞喂牛羊。是啊，如果幸运，总是会有勇士带着种子下来的。不过，不过现在可能连窃取都做不到了。希望北方的部落还能坚持，坚持下去。

为什么?

“三年前，委穴人的勇士前去盗粮结果全军覆没只剩下一只手和一条腿的工布爬回了贡巴托。他带回了一个消息，戈巴族人有了自己的王，看着不是很明白的外来人。”迪吾大人解释说：“戈巴族原本和我们第二层平台上这些部落一样，他们曾分散在各个区域，成为一个一个的部落，在部落与部落之间是有空隙，似乎也不怎么和睦。可是，可是一旦有了自己的王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意味着第在层平台上的全部戈巴族都已经被统一了。现在只希望他们不会将我们这些部落全部消灭。”

亚拉法师问：那么，下戈巴族呢? 下戈巴族是怎么回事啊?

迪吾大人占籽点头：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有下戈巴人的存在。大约在上戈巴族人出现一百余年之后才知道下戈巴族的存在。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和上戈巴族人一起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留在了下面。

卓木强巴又问：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灭族了呢? ?

“呵呵呵呵，或许说出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听到的传说是这样的：在数年前，上戈巴族人的王就是在下戈巴族的村落里被驱赶出去的。至于他是怎样独自登上了第三层平台找到了上戈巴族人的地方，没人知道，或许是神迹！因此，我认为，下戈巴族被灭族是一场报复。”

亚拉法师说：那，大约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

“嗯，不到三年吧，那时候贡巴托村和杰对贡日村都被惊动了，因为大队的上戈巴族人从他们的村子附近经过，他们还以为自己的村落被屠村了呢。”

不到三年，也就是戈巴族人的疯子逃离了这个地方，唐涛了疯了，如果说是这样，那么时间已经联接起来了。原来正面的村子是被上戈巴族人屠掉的。那天梯和水轮通道也是上戈巴族人破坏掉的，可是，根据我们勘测的尸体的情况，那并不是人类的武器造成的伤口这

又怎么解释呢？啊，对了，守护灵，一定是这样！岳阳已经把整条线索在脑子里捋了一遍。

说到这儿，迪吾大人已经站起来了，对这群来客说：好了，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么多了，很多事情我也不是十分地清楚。如果你们还想知道的更多，不如去确吾找我们朗布王国的大迪吾次觉大人吧，他知道很多的隐密。而且许多的传说我也是从他那儿听到的。

看着迪吾大人微微欠身，卓木强巴等人赶紧起身说：呃，能从迪吾大人这儿听到这么多消息实在是很感激，啊，打扰了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那我们就告辞了。

玛吉在一旁邀请说：到我们家去吧，我们家就在前面儿。

迪吾大人说：没有关系，你们治疗了我们部落里的人，我是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哎，等一等，这样吧……

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刚刚走到门口，香巴拉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他转过了身，只见迪吾大人奇怪地打量着他，并且奇怪地问：我，我可以看看你的眼睛吗？

迪吾大人伸出了他那干涸的手，扒开了卓木强巴 的眼皮。那眼球的下方，还有左右方向，布着一根根未察觉的青色的血丝。有的已然发黑了，看上去就像是黑色的小虫子顺着眼球一直延伸到颅内。迪吾大人退了一步，吸了一口气。啊，竟然是它。卓木强巴等人似乎也知道了迪吾大人说的是什么？亚拉法师惊讶的说。怎么？迪吾大人也认识？迪吾大人说：“恩....地狱八大蛊毒的大青莲《音》，你们也知道。啊，有多长时间了？”

卓木强巴无法压抑心中的喜悦。没想到不用在帕巴拉神庙，才在香巴拉看到第一个有人的村子，就有人认识这种蛊毒，教他如何不高兴呢。卓木强巴有些着急的说：“我还剩三个月的时间，迪吾大人 哦还能治吗。”

亚拉法师在一旁补充说：“对，这也正是我们寻找帕巴拉的目的呀。”迪吾大人疑惑的看了亚拉法师一眼，似乎很难相信，帕巴拉会有治疗蛊毒的方法，他拈了拈胡须，微微的摇了摇头：“大青莲！大青莲，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见它一次。我没有办法。还是那句话。去找大迪吾次觉大人吧。我曾经见过一次大青莲蛊，就是次觉大人施法。”

他们都听懂了迪吾大人的言下之意。既然能够施蛊，那自然就能够接触这种蛊，不过迪吾大人补充说，你们最好保持谨慎，此觉大人可不像我这样好说话，岳阳说，那么从这到确吾要多长时间?

不出意外的话，三天的路程

谢谢，真是太感谢你了，迪吾大人。每个人都表达着对他的感恩之情。离开了迪吾大人的毡房。只见唐敏他们已经围了好大的一圈。敏敏和吕竞男在那里看病救人，忙的不亦乐乎。

张立和岳阳扯着嗓子。老远就扯着嗓子就韩凯了 教官 敏敏小姐，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强巴少爷有救了，这可是天地的喜讯 听到这个幸福的消息。唐敏幸福的靠在卓木强巴的肩上

激动的含着眼泪说 强巴，真的 真的是好心有好报，善人有善福，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

卓木强巴说：是啊，是啊，我不会有事吗? 好了好了别哭了，这么多人看着呢，不然张立他们又会笑话你了 呵呵呵。 我不管嘛 ，人家就是高兴吗 人家就是要哭嘛 吕竞男也在一旁满脸欢笑，他看了看拥堵的人群，忙照顾花样队长和法师他么说 来来来 帮忙散发这些东西，岳阳有些舍不得，教官呢，哎。你们把吃的都分给村民了咱们怎么办呢

吕竞男说 我们那吃得了这么多呀，对这些村民来说，这可是救命的呀。如果不是来到这里，强巴他，他，怎么能。说到这 她的眼里也满是温馨，这一忙，就是大半天。看着唐敏和吕竞男娴熟的护理技术，玛吉歪头下过了想 在抽空间对唐敏说 敏姐姐 明天如果你们有时间，我想 ，我想请你们去看几个重病人 行吗。唐敏说 明天啊 明天 我们就要去确吾了，强巴的身体需要马上治疗。要不今天晚上带我们去看看，或许能够帮上点忙。玛吉偷偷的看了张立一眼，张立也一直盯着她呢，玛吉看过来，脸色一红然后故作镇静的转过了头 ，玛吉为难的说 怎么 明天就走了，恩。我们会回来看你的玛吉想了想说 哦。今天晚上不行，恩，那个地方在村外，明天，你们 明天要经过那里呢。唐敏说，那好吧，晚上他们来到了玛吉的家里，玛吉的父母都迎出来了。晚餐很丰盛，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除了压缩饼干以外的食品呢。

晚餐之后，很快就天黑了。工日拉的村民都有早睡的习惯，张立原本想找玛吉说说话的

岳阳也在一旁鼓动他 ，而在这时候张立反而嘟嘟囔囔 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在玛吉的家里，他乖的就好像儿童。房间很快就布置好了，吕竞男 唐敏 和玛吉一个房间。卓木强巴，张立，岳阳，三个人一处。胡杨队长他们三个人一个房间，啊，很久没有睡舒适的牛毯了，三个人在房间里瞎聊天，很快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岳阳很早就醒了，在醒来的第一见识就去摇张立 起来了，起来了懒鬼呀。张立嘟囔的说。玛吉

岳阳的身体向后微微一倾说 你呀 你这个小子中毒了 你睡觉的时候还叫人家的名字昨天晚上叫你去，你不敢找人家说话。起来了，起来了。又推了两下，声音把卓木强巴也惊醒了。卓木强巴说，你呀。让他再睡会吧，呵呵，，当岳阳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开始摇张立，但是张立没有反应。他一碰张立的脸颊，跟着又赶紧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又摸了摸张立的额头。赶紧说 额。 不对 不对啊 这小子在发烧呢 卓木强巴淡淡的说：知道知道 自从昨天他看到玛吉开始。他就一直在发骚呵呵。

不是啊强巴少爷，他在发烧。你看，他这脑袋好烫啊。他从原子表的侧边抽出了牙签粗细的温度计，在衣服上蹭了两下，就说。白痴混账，你怎么能发烧呢，你怎么会发烧啊。张立嘟囔的说。我。。我也不是故意的。岳阳正准备说这小子还清醒这。张立又嘟囔了一句，你太美了。。，还吧唧着嘴。卓木强吧过来摸了摸张立的额头说 敏敏醒了 没有 张立发烧了，快过来看一看吗，没多久 吕竞男就过来了，唐敏跟在后面，玛吉也跟了过来，这时候张立的体温也测出来了，竟然高烧到四十度。唐敏说 一定是昨天的的伤口感染了吧，唉，昨天晚上忘记了看他的伤口，他自己也不说，唉都怪我忽略了，说着，拉开被褥查看张立的伤势，玛吉呢脸色一红害羞的转过了 头， 她还没见过穿裤衩的男人呢。不过见这个屋里没有人注意，她又红了脸，转过了头，关切的的看着张立。天黑没有亮，打开照明设施，只见张立的手又红 又肿，已经有脓液了。吕竞男说 唉，这个小子怎么昨天什么也不说呀，赶紧给他清创。

岳阳低声说 嘿。他呀昨天飘飘欲仙 呵。他哪能感觉到疼呢 还 ，恩 唐敏又肯定的说我也觉得昨天他那个 魂 ，就不在他自己的身上。说着看了脸色红润的玛吉一眼，不过他们说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玛

吉呢只能瞪大眼睛看着呢。清创 抗生素治疗 降温 处理完这一切以后，唐敏望着卓木强吧，卓木强巴毫不考虑的说 我们等到他痊愈 从这里到 确吾， 是用不了多久的不是吗？岳阳拍了拍张立的脸，无奈的说 傻小子，。然后又拧了一下，一扭头 ，就看到了玛吉的嗔怪的脸色了。他赶紧友好的笑了笑。把位置让出来，玛吉蹲在了张立的旁边，试探的摸了下张立的额头，又赶紧缩回了手，怯怯的看着岳阳说 张大哥 啊 是因为我才受的伤。是么？岳阳心里说 别傻了 他老早就受伤了。跟你没关系。嘴上却说 额。这个嘛 这个。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或许。。。可能，额。。。这个。。恩。这小子我是仁至义尽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张立嘟嘟囔囔的说 玛吉，玛吉 你真漂亮 虽然不明白他想说什么 但是那声玛吉确喊得清清楚楚 ，在看其他人的表情不用猜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想起昨天那个慌慌张张从林中逃出的身影。玛吉那明亮的大眼睛开始合上。不经意间，娇羞无限。

岳阳心里说 这小子是烧糊涂了 还是清醒呢 一定是脑子烧出毛病了 清醒的时候他敢当着玛吉说这话，这个时候，天已经俩个le，胡杨队长他们也都起来了，得知张立病了，也都同意休息几天，这些天天天在原始森林恶化野兽打交道， 能多看看同类 也是不错的 拿张立做试验，唐敏抽空教起玛吉

一些护理的常识。打点滴的滴速，测体温

玛吉学的很认真 唐敏时不时 的看着对面的卓木强巴 ，两人相视一笑。笑里包含的内容，只有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吕竞男说。玛吉你昨天不是说 要带我们去看几个重病人吗？现在有时间了。是现在带我们去 ，还是 。。哦。。玛吉

这才想起，昨天请他们去看那几位大叔的，她看了看张立，又看了看大家，一脸难以抉择的表情。、。唐敏提示她说 那。还有别的人知道那个地方嘛 恩 你们等一下。玛吉像是想起了什么 没多久就回来了 迪吾大人带你们去 那好吧 。我。。我流下来。呵。说着脸又红了，那好吧玛吉 张立就交给你照顾了，玛吉扑闪着大眼睛点了点头。

岳阳笑的样子很古怪，唐敏把张通讯器戴在了 玛吉的耳上 告诉她怎么使，并且说如果有什么情况，就用这个告诉我们 离的很远也能听的到。胡杨队长奇怪的看着岳阳和唐敏两个人说 我我也留下 照看张立吧，岳阳又是递眼色 又是打手势 你留下干什么呢 唐敏也说。张立已

经没有什么大妨碍了胡杨队长流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一起去看看那病人。。说不定到时候你还得帮忙呢 胡杨队长看了看张立，又看了看一旁紧张的小姑娘 。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说 噢噢噢噢 那我们走 走。出了屋子 。吕竞男询问唐敏和岳阳。你们在干什么呢？她顿了顿 ，迟疑的说。我们自己的事情，还不够多吗？帕巴拉神庙找到了吗？紫麒麟找到了吗？强巴身上的蛊毒揭开了吗？后面还有追兵前面一切还是未知。我们在这一路上不能再出任何岔子了？张立跟玛吉他们有好感，我知道。可是你们干嘛在一边推波助澜呢 你们认为这是对他们好吗 你们有没有像，我们要是离开这里，你们是想要张立留在这呢 还是想让他后面的行程，心神不宁呢。或者留给这位小姑娘一段刻骨的相思呢 别忘了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而且我们不是观光，不是旅游，我们这次的行动是很危险的。万一张立他。。。。你们能不能先考虑一下咱们的环境啊 胡杨队长，亚拉法师，和强巴没有表态，岳阳被这顿臭骂低下了头。敏敏不服气昂起了头 我觉的吧 。

刚说了三个字就被卓木强巴抢过了话头。我觉得我觉得教官说的有道理，对于这事情，我们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张立的事情我们让他自己去解决我们不主张也不阻止，对吧， 胡杨队长说 哎。我说。我说 ，咱们还是先去迪吾大人呢 人家已经都等急了 吕竞男无奈的摇了摇头。心里在说在主张你们已经在主张了 一个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下，正值得憧憬的小姑娘。面对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特种兵。你们教她怎么能 怎么能有抗拒力呢。

前方是一个奇怪的洞穴，在村子的下方，迪吾大人说他们都是在战争中中了蛊毒的人，由于我们的王国，与大迪吾的王国了解的蛊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解蛊。昨天我卡了一些你们治疗村民的手法。或许你们对此有所帮助。 多了解一些蛊毒，或许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吕竞男看了看周围的布置 ，询问说 这里是被隔绝起来的吗/是的，因为害怕传染也避免吓到村民，他们都被隔绝到这个地方， 除此以外 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 唐敏说 他们吃什么呢

玛吉每天给他们送食物。事实上 这个地方也就我和玛吉愿意来，村里的人，不敢过于靠近玛吉，他们害怕被传染。其实玛吉应该没有染上可怕的蛊毒。我知道 我知道 像玛吉这样善良的孩子，她 她怎么

会被感染呢 在洞口 迪吾大人在此重复和强调，了一遍。额。希望 希望你们不要发出过于惊讶的声音。额，毕竟里面的人，有些。额。。可怕。事实上，根本不需要迪吾大人的强调。 站在洞口，他们都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

站在洞口，卓木强巴他们就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洞内的可怕。一阵阵恶臭从里面传出来，那是肉质腐败夹杂着腐败物散发出来气息。洞内光线奇差，有微弱的光从洞顶投射下来，看那光柱里面的空气，就像是粘稠的胶质物，混浊，而各种微弱的痛苦的声音从洞内往外震荡着，声声刺耳。

刚走到洞口，敏敏已然皱起了眉头，这里的气味实在是太难关了，不仅她如此，岳阳的表情也不好看，每个人都强忍着呕吐的冲动。

这个时候，迪乌大人停下来，他说："帕佳，帕佳，我们来看你了。你还好吗？"

卓木强巴他们左右张望着，没有人啊。周围只有灰色的岩壁啊，迪乌大人是在和谁说话啊？只有亚拉法师和吕竞男注意到，在岩壁一角，有微弱的生命的气息，而那里，也是迪乌大人的目光停留的地方，不过，乍一看上去，那只是一堆石头。

"迪乌大人啊，今天玛吉没有来啊？"墙角传来了微弱的回答，是一个苍老的声音。但是卓木强巴他们张大了眼睛也没有看到那个人。直到那岩石动了，石屑扑棱棱落在了地里，他们才发现，那是一个人。他们被吓了一跳，这个人的全身都长满了砾石一样的物质，连头连脸都被包裹在其中，他靠在那石壁上，不仔细看，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人，这副面容，不能说是狰狞，简直就是恐怖。

"玛吉说，已经替我找了一个好地方，什么时候去啊？"这个叫帕佳的男子一说话，他脸上的石屑纷纷掉落，他稍一动作，身体上也有大块大块的石粒落下，露出了鲜红的嫩肉，有的地方竟然露出了白色的骨头。

迪乌大人告诉帕佳说，"再过一两天吧，你的身体不是还行吗？近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你的地方我看过了，很不错，玛吉亲自选的。"

当听到玛吉亲自选的地方时候，帕佳的脸上露出了一副希望的光彩。他动了动嘴角，“早早了就好，早了就好，免得连累你们啊。啊啊，玛吉她好吗？今天为什么没来啊？”

迪乌大人说，“有新的病人。玛吉要照顾那位病人。”

“噢噢，”帕佳那可怕的脸上竟然蕴含着温馨的笑。迪乌大人走到了那个水桶的边上，一勺勺地往帕佳身上浇着水。

“这是那日帕佳，对，他曾是我们朗布王国的勇士，在一场刺杀行动失败以后，他中了盐蛊，对，他的身体正在盐化，他的身体会慢慢变成一块石头，现在已然是晚期，他哪儿都去不了，现在，他连食物都很难下咽，每天都需要用水浇灌三到四次，否则他的全身就会僵硬，就像刚才你们看到的那样，一动就会开裂。”

唐敏用小镊子夹起一块掉落在地上的石头，惊讶地说，“噢，这，这是角质层啊，里面是骨组织，他的身体不是正在变成石头，而是到处都在变成骨头，等一等，我知道这种病，好像有过这种病例的报道。”胡杨队长提醒道，“查资料。”卓木强巴半蹲下去，把电脑取出来，输入“骨化，全身多器官组织骨化”等字样进行搜索，没过多久，电脑就给出来几个答案，其中的进行性肌肉骨化症，大致符合眼前这个人的症状。

唐敏说，“对了对了，就是它，我记得那些人被称为珊瑚人，这是一种基因变异，人体的肌肉、软组织至器官、血管等，都会慢慢变成骨头，病情发展到最后，患者的全身再没有可以活动的地方了，全身，都会变成骨头的。”

卓木强巴合上了电脑，其余的人心里似乎暗暗舒了一口气，能用科学的方法知道这是什么疾病，是啊。蛊DU与现代医学毕竟还是有所联系的。

迪乌大人怀着一丝希望询问说，“怎么样？啊？有办法吗？”

唐敏小声地说，“我们知道这是什么病了，但是，没有办法救他。事实上，这种病症，以目前的医学手段，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唉。”

唐敏在松气的同时，也暗暗多了几分惊恐，难道这蛊毒，已经厉害到可以达到基因变异的地步了吗？这可是一个千年的古人就发明了

的巫蛊之术啊。

迪乌大人点了点头，“嗯，帕佳已经有所准备了。这里，只有他一个盐人，玛吉给他找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会在那里安睡的。”

岳阳问，“不进行天葬吗？”

迪乌大人面色一沉，随即微笑着说，“天葬，那是品德高贵的人才可以享有的待遇，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而且，种了蛊的人，只能用土葬或者火葬，因此，能够寻找到一处清秀僻静之所，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说完，那种询问的眼神，望向了亚拉法师和卓木强巴，好像在问，你们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安顿好了帕佳，他们继续往里走，他们都不再说话了，特别是敏敏，没有什么比看到一个重病患者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更能让她难过了。

第二个人，在相隔不远的地方。

她躺在一张石床上，一阵阵有气无力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走到近处，发现石床上躺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奶奶。他们心中又舒了一口气，起码这位老奶奶的相貌还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只是她的头部，她的头部似乎一下子发生了什么变化，她的身体庞大的，与头部完全不成比例。灰色的毡毯象征性地搭在她的身上，老奶奶动弹不得，嘴里不断地发出令人心颤的声音。

迪乌大人说，“丹珠阿妈石堆旺的母亲，她儿子在战争中不知道什么原因中了万蛇噬心蛊，结果，堆旺伤重回村，没等蛊发就离开了人世，老妈妈抱着儿子的尸体哭了一天一夜，我不知道这种蛊是会传染的，没想到丹珠阿妈竟然也中了万蛇噬心蛊，那就是好像有一万条蛇在咬她的肉一样，啃她的骨头。”

好像，好像她听到有人在说话了，丹珠奶奶的声音小了很多，她尽量用柔和的声音问道：“玛吉吗？是玛吉来了吗？”这张痛苦的脸上竟然挤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吕竞男看到了这一幕，心头一悸。

迪乌大人说，“噢，丹珠阿妈，是我。我们来看你了。

丹珠奶奶睁开了一双混浊的眼睛打量着这群人，看到光影后的唐敏，她笑了笑，“哎，你骗我呢，那不是玛吉是谁。”等到看清不是玛吉，丹珠奶奶又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对不起，认错人了。”

迪吾大人说：“他们是，他们是外面派来的白度母，是来帮你看病的。”说着，就准备弗去丹珠奶奶身上的毡毯，好让他们看清万蛇蚀心蛊对她的身体造成的伤害。不过，丹珠奶奶看到这么多的人，却惊恐的拉住了那毡毯的另一头，开始哎哟哎哟的呻吟起来。

胡杨队长发现了这个事情，提议说：“阿，嗯，这样啊，咱们几个去那边看看吧。”还对迪吾大人说：“我们不会乱走也不会乱碰得，放心，放心。”卓木强巴等人都离开了，只留下了唐敏和吕竟男，迪吾大人这才小心的揭去了那覆盖在丹珠奶奶身体上的毡毯。

“啊！”唐敏已然尽量的克制，还是忍不住用双手捂住了她的嘴。

在毡毯的下面，不能说是一个身体了，只能说是一堆肉了，又像是蚁后那样，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巨大的身躯，说是一座小山也好，不过份。如果说卓木强巴算得上是虎背熊腰，这丹珠奶奶的一条胳膊就足有卓木强巴的腰身那么粗。那胸口的一圈就像戴了个汽车轮胎做成的游泳圈，皮肤皱褶着，耷拉在她的身体上面。而腹部的赘肉竟然遮住了膝盖，露出了 2 条小腿，就像是两面鼓，脚板就像是吹胀的气球，是常人的 4 到 5 倍大小，肿得发亮，而且这位老奶奶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

迪吾大人解释说：“中了万蛇蚀心蛊，由于体内的蛇越来越多身体会慢慢的肿胀，通常先从身体下垂的部位开始，到最后身体破溃，万蛇蚀心。丹珠阿妈已然到了晚期了。”

吕竟男壮着胆子，轻轻地按压在丹珠奶奶的小腿上，触手的感觉就像是压在一个充满水的皮球上。她又检查了身体的其余的体征，对他们说：“身体里不是脂肪堆积，不是赘肉，完全是肿胀。我想这种情形我们应该不陌生，只是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

唐敏也试着检查了几处特征，得出了结论：“嗯，橡皮肿，丝虫病。”

吕竟男点了点头也这样认为，不过她抱有谨慎的态度说：“至少是类似的东西。我记得亚拉法师说过，寄生物就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蛊毒。这个蛊的致病机理应该是和丝虫雷同的。”

“如果是丝虫病，肿成了这样，她的身内何止有一万条丝虫啊，恐怕十万条都有了呀。”唐敏想想说，“目前提控的装备里倒是有治疗寄生虫的药物，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效，咱们可以试试呀。”唐敏对迪吾大人说：“丹珠阿妈的病我们可以试一试，但是不敢保证。”

“阿，那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会保佑你们的。会保佑丹珠阿妈的。”接着又有些为难的看着唐敏和吕竟男两个人说，“应该给丹珠阿妈擦身体了，这本来是玛吉每天该做的事，呵呵呵呵，这个，”

看着满脸笑容的迪吾大人，唐敏和吕竟男接过了水和毛巾。丹珠阿妈的行动不便，大小便全都排泄在身上，不过玛吉不知道从哪找来了许多有些像芦苇一样的草，垫在了丹珠阿妈皮肤的皱褶处，石床下也铺了厚厚的一层。这种植物的吸水性和透水性都很好。这位老阿妈躺在洞穴里不知道多久了，竟然没有生褥疮。

唐敏问：“这是什么？”

迪吾大人说：“芨芨草。每三个月成熟一次。玛吉会将她所搜集到的芨芨草都堆放在这里。”他指了指一角，果然是堆积成山。

帮丹珠阿妈清理身体果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唐敏和吕竟男没有多久就忙出了一身的汗。特别是清洗那些污秽的物品。她们都没有干过这种事情，皱着眉头，忍着呕吐。偏偏丹珠阿妈对这两位新手的动作还不满意，“唉，唉唉，玛吉的手可比你们轻的多了。哎，你们的手掐到我的肉了。哦哦，我要掉下去了！”

总算给老太太擦洗干净，换上了新草，唐敏微微的喘息着，“玛吉，她，她每天都要给丹珠阿妈清洗一遍吗？”得到迪吾大人肯定的答复，她不由得纳闷，这个小姑娘要翻动这，这像小山一样的身躯，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唐敏她们先喂服丹珠阿妈小剂量的广谱驱虫药，然后嘱咐了迪吾大人药的用法用量，以及如何观察疗效，这才又去洞穴更深处找卓木强巴他们。

卓木强巴他们在洞穴的另一头，围着两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残疾人。这两个人面容扭曲，骨骼坏死变形，身体佝偻，到处都是黑硬的疤痂，流脓混着流血，身体上弥散着另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看到唐敏她们和迪吾大人过来了，胡杨队长说：“这呀，这是两个麻风病。”他们已经借助电脑查阅到了相关资料。

迪吾大人说：“他们中的是鬼面蛊。对，对，中了这种蛊的人身体变形会很严重，面容变得非常的可怕。这种蛊很恶毒，据说如果他们生了孩子，孩子也是这样，孩子的孩子依然如此，代代相传，永不止息。”

虽然知道是麻风病，但是他们还是依然无法治疗，只能对迪吾大人表示了惋惜，迪吾大人没有说什么，事实上，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得到救治那就是喜出望外的事了。迪吾大人引领着他们，又看了洞穴内其余的几个中蛊者，各有各的不同，但是，每个都让他们目瞪口呆。

下期预告：看着一个个面貌形态已经被蛊毒折磨得可怕诡异的族人，想到美丽的玛吉每天都要来到这里，精心照顾这些病人，卓木强巴一行人对这个小姑娘更加钦佩不已，张立更是爱慕之极，却没想到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

迪吾大人引领着卓木强巴一行又看了洞穴内的其余的几个中蛊者。各有各的不同，但都让他们目瞪口呆。他们也见到了玛吉最初在村口招呼过的那种树人，其中一个人侵袭到小腿，一双腿呈腐败后的灰色，轻轻一碰那腿，就像是石膏蘸上的粉末直落，露出了里面粉色的血管和黑色植物根系，一双脚底板更像是踩着一团头发丝，那全是一根根植物的根茎盘踞而成的。

据迪吾大人说，这个人已经无法行走了，他的双脚不能够长时间的沾地，否则，那两团看似头发丝的东西就能够透过脚底往地下长，一旦入土，它们长的飞快。而另一个已经被侵袭到了半腰，整条腿都失去了知觉，迪吾大人说，这个树人还有4，5个月好活，一旦那灰色的组织侵袭到胸部，能活下去的机会就很少。

唐敏打算取两根发丝结构来研究研究。原本迪吾大人还有些犹豫，不过考虑到或许他们真的能够找到人变树的原因，他和那名树人都勉强同意了。结果那个树人疼得龇牙咧嘴差点昏过去，迪吾大人才告诉大家：“以前有人做过同样的事情，想把那些长出来的头发丝样的东西拔掉，结果疼得死去活来，没有多久那被拔掉的头发就又长出来了。后来就没有人这样做了。”

唐敏等人最后发现，那头发丝一样的东西其实是附着在神经纤维上的一层拥有植物细胞的结构，拔掉一根发丝就等于直接拔断一组神

经纤维呀，几乎，用锤子砸断趾骨是同样的效果啊。难怪那树人疼得差点昏过去。

还有几名中蛊者更是莫名难言，不仅形态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唐敏等人遍查了资料仍然是毫无头绪，连是什么造成的这一变异也说不清楚。不过，从他们目前接触到的蛊毒来看，那已经是一种包含了大的动植物，小的寄生虫，细菌病毒，甚至能够改变基因的生物学科了。真是难以相信阿，这竟然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进行过研究的范围了吗。

看着这一个个形态怪异，疥疮化脓，恶臭熏天的重症患者，唐敏很难相信，“难道，难道，这都是，都是玛吉这个小姑娘她一手照顾的？”她这样想着就问出来。迪吾大人说：“当然。这里除了我和玛吉，还有谁敢靠近呢。”

“那，那如果玛吉哪天不来呢？”

“他们会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死亡，或是等待着玛吉。”迪吾大人不由得露出了仁和的笑容，他告诉这些外来人说：“其实这些中蛊者，他们本来的命运应该是被流放到村外的白骨森林自生自灭的，是玛吉发现了这个靠村的洞穴，将这些人移到这里，每天送来水和食物，像照顾自己亲人一样的悉心照顾着他们。玛吉是个很有决心的小丫头，她要做的是就一定要做到底，从小就这样。”

“没有人教过她，她自己就想做这件事情吗？”唐敏并不相信谁会生就一副菩萨心肠。这样的年纪照顾这样多的重症患者，那可不是一般地人能够做到的。

迪吾大人微笑着说：“其实，一开始玛吉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只是她的央金阿姨中了噬心蛊，玛吉和她的央金阿姨很亲密，毕竟她是吃央金阿姨的奶长大的，她不允许村里的人把央金阿姨赶出村，就找了这么个地方，每天亲自照顾她的央金阿姨。中了噬心蛊的人在平时和正常人没有两样，一旦蛊毒发作就变得六亲不认，行事癫狂，不可以以常人去理喻了。玛吉从十岁开始照顾央金，一直到五年之后央金去世。

那个时候村子里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小丫头能坚持。玛吉身上每天都要受伤的，那是被指甲抓得，被牙咬的，她都没有告诉过家里人。大概是照顾央金两年左右的时间吧，村里人又把第二名中蛊者送到了

这里，那就是村头的树人，叫茨仁朗伽。玛吉也没有拒绝，或许在她看起来一个人两个人那是没有区别的吧。后来又来了第三个，第四个。其实我们村子中蛊的人就只有这么三四个，后来呢，别的村子听到了消息，他们那里的中蛊者也都赶来了。我想，没有人愿意在漆黑的白骨森林里忍受着饥饿，寂寞和恐惧。玛吉对这里的人都一样，她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是为什么来这里的，她没有抱怨过，她只是默默的做着，做着，让他们尽量活得不那么痛苦。”

岳阳心头一跳，好像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卓木强巴敏锐的感觉到，那些中蛊的人只要听到了玛吉这个名字，哪怕再痛苦，他们的脸上也会露出一丝笑。

听到了这个普通的故事，巴桑也不禁动了容，他实在难以将这样一个小姑娘和昨天在湖边看到的玛吉联系在一起，那犹如孩童般的纯真的笑让人过目难忘。巴桑实在没法理解：世上竟会有这样的人呢。她怎么会快乐呢？她如何会幸福呢？她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

回到了村里，唐敏他们才发现玛吉在张立的房间里，正焦急地摆弄着那幅通讯器。她托着腮帮子，愁眉不展的，原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表情，可是呈现在她的脸上却这样的楚楚动人，人见人怜。原来张立还没有清醒，时不时地说两句梦呓，玛吉根本听不懂，她想起了唐敏留下来的通讯器，可是这次拿在手里却怎么也不灵光了。

看到唐敏他们回来了，玛吉跳起来，把通讯器拿给唐敏说：“啊，敏敏姐姐，这个，这个，声音没了。”一副极为委屈的样子。唐敏看了看，不知道是谁，把通讯器与主机的电线给拔了。她朝吕竟男的方向了一眼没说什么，又告诉玛吉这个电源是怎么回事。不过，玛吉却发现这些人回来之后，一个个看自己的目光都不一样了，她说：“大家怎么了？怎么了？哦，是那些大叔大婶让大家不高兴了？”

大家显然都没想到玛吉的问话是如此的直接，岳阳赶紧笑着说：“阿，没，没有。不过，不过就是我们不能更多的帮助他们，有点内疚阿。”岳阳说的是实话。他们看过那么多的中蛊者，而目前勉强能够治疗的只有两位。

玛吉反过来安慰大家：“噢没有关系的，大家的心我们知道的。”

胡杨队长说：“玛吉阿，你一个人照顾这么多的人，阿，你怎么照顾得过来的？啊？！”

玛吉长大了眼睛，“不是我一个人，还有迪吾大人。不过，村里的人都不知道啊，如果他们发现迪吾大人也去那里的话，他们就都不敢找迪吾大人看病了呢。”说着露出了狡诘的笑容。

巴桑沙哑着嗓子问：“你不累吗？”

玛吉还是第一次听巴桑说话，她吓得微微一愣，然后微微的噘起了嘴，眼珠在眼睛里滴溜溜的转，似乎在思考着：累，累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累呢？”玛吉这样回答，“和大家在一起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玛吉如数家珍的诉说着：“丹珠老妈妈的称赞就像是雪山上开放的雪莲；阿迦大叔会说好多好多的故事；弗朗大叔的手是很巧的，他会用木头造就好多好多有趣的小玩意。噢，还有还有，朗伽大叔的歌声可以媲美林中的百灵鸟呢。哦，江央婶婶会用芨芨草编花篮。”

玛吉的回答， 让这群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一阵汗颜，当他们见到中蛊者的时候，根本无法把这些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类。他们更多的是怜悯，是同情。如果换作他们去照顾那些人，他们也不敢保证自己没有微词，可是玛吉她不同，她真的做到了对谁都一样，一个小姑娘和大叔大婶说话，唠嗑，开始地说故事，唱歌，为什么要累呢？是啊，是啊！为什么要累呢？比如一位母亲成天十几遍地为刚出生的孩子换尿布，又或是年轻的儿子背负着六十岁的老母亲上街去逛逛，为什么要累呢？为什么？那更多的是欢喜啊！

看大家都不说话了，玛吉也说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是啊，是啊，他们，他们好可怜啊！如果玛吉也不理睬他们，就没有人理他们了。小白兔受了伤，兔妈妈会给它们青草；小羊羔受了伤，羊妈妈会舔舔它的毛；贡日拉的村民受了伤，就让玛吉来照顾吧！玛吉将来要成为朗布王国的大迪吾，那时候朗布王国就不会有人受伤，也不会有人受苦！大家都快快乐乐的生活！”

唐敏忍不住爱怜地摸了摸玛吉的头，眼前的这个小姑娘绝对成为一名护士的潜力。

巴桑呢，他紧紧地绷着那张脸，缓缓地走出去，他讨厌这种感觉：“这个世界是强者为尊的，适者生存的，那些连自己都没法照顾的人、物理应被淘汰！这算怎么回事呢？我怎么就会因为一个小姑娘而让我的心抑郁不安呢？”

此后的两天，张立的病情缓缓地好转了。

这期间，仍然会有村民陆续前来就诊，看病。唐敏和吕竞男全力救助蛊毒和其余的伤病的患者。

玛吉则在山洞和张立的病房间两头跑，张立的体温一直控制在低烧的范围，不过还没有好，时行时坏，人多的时候他的病情就坏，如果只有玛吉在，他的病情就会好。他会拉着玛吉的手给她说一些外面的事，他拉着玛吉越靠近，越来越近了，以至于到后来，就成了玛吉双手托着腮直接压在张立的身上，听他说那外面的世界。至于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的大胆，张立自己也说不上来，这只能归咎于身体的自身的条件反射吧；或许玛吉从未有所反抗，是造成张立的胆子变大的原动力吧。看着玛吉的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或是被玛吉时而摸摸额头，听听心跳，张立非常的高兴，只是在有人来的时候两个人才会散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千多年的演变，造就完全不同的文明世界。张立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形容，那个世界就已俘获了玛吉的心！特别当她听到，听张立说起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候，她的那双眼睛闪闪发光，她一直在惊叹："哦！哦！哦！世界上有这样的地方吗？哦！真有这么美丽的城堡吗？天哪！如果有一天我能亲眼看看就好了！那里的人一定生活在极乐的天堂里！"

张立不由得苦笑了，心想："要是让玛吉知道，外面的人对香巴拉的向往丝毫不亚于这位小姑娘的时候，她会怎么想呢？"然而当张立将他们同强巴少爷一起探索的故事告诉玛吉之候，那少女的目光，就从仰慕完全变成了崇拜！她刚刚知道，原来这群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原来她眼前的这个男子是如此的英勇！无敌！那绝对是佳人看英雄的眼光！

张立一时激动，忍不住，他，他就吻了一下玛吉。事实上，自从那次意外发生之后，玛吉也无法抗拒这，这全新的刺激！少女沉迷在激烈的热吻之中乐此不疲。

此外，亚拉法师和迪吾大人谈论宗教，打听了不少香巴拉的事情。至于卓木强巴他们身体强壮，自然就担当起砍柴，打猎的力气活，为村里的孤寡老人添柴加火。按照岳阳的说法，他们整个就成了一个救援小分队。

第三天上午，张立才恢复了意识，他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说："玛吉！玛吉今天没来？"把守在他旁边快两个小时的岳阳噎了个半死，气得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重色轻友啊，你！这样人我见过不少。哼！像你这样的啊，哼！我还是头一回见着，哼！"

张立半开玩笑地说："哎哟！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守了很久了！哎呀！不过我模模糊糊地记得，这两天守在我床头的，好象都是玛吉吧？"

"啧，哎！哎！你小子啊，你怎么知道大啊？哦！你装昏迷啊？"

张立闭而不答："哎哟！现在体会到了强巴少爷在库库尔族享受的待遇啊！难怪他，啊！他昏迷了那么久，要换我呀，我就昏过去一个月也值！"

岳阳无语呆坐一旁，过了半天才说："哎！我说啊，离开玛吉，啊！"

"什么啊？什么啊？"

"我是说，你呀，你不能跟玛吉在一起！"

"嘿？嘿？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张立抓着岳阳的衣领就做起来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你说！你是不是嫉妒了？啊？如果你也喜欢玛吉，你可以正大光明地和我争啊，你！各凭本事啊！哼！别烂着一副脸，我瞧你！早就没安好心！你！你说，你去找你的巴巴兔小姐的时候，我有没有拦着你呀？啊？你记不记得呀，那英文单词还是我帮你拼的呢。还兄弟呢！现在轮着我了，你倒好，你不仅不帮我，你还拦着我？兄弟呢？我，我！呸！我！"

岳阳等他说完了才说："实话实说，她，哎呀！我觉得吧！啧！你不配！"

"什...什...什么？我不配？你配？"

"我也不配！你知道，你喜欢的，那是个什么人吗？啊？啊？啊？那可是个——仙女！"

下期预告：尽管和贡日拉部落的美丽姑娘玛吉的爱情，并没有得到队友们的全力支持，但是张立却毅然做出了决定.....

张立说："仙女啊！我，我管她什么女啊？哎！我问你，她是不是女的呀？啊？我是不是男的呀？这不就结了嘛！仙女啊？仙女啊就不

要人来爱了吗？仙女就不能爱人了？啊？我不配？哼！美女配野兽，仙女配魔鬼！这是绝配！”

看着张立那咬牙切齿的样子，倒有几分魔鬼的狰狞，张立接着说：“嘿！你不知道啊？啊？在国外，特种兵那，那都叫什么？都叫魔鬼大兵啊！再怎么说，恩！我，我也算半个魔鬼，是不是？”张立望着天花板遐想着说：“哎呀！啧！啧！我呀，我跟玛吉还是挺配的！”

岳阳不曾想到，一提到玛吉，张立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思维之敏捷，应变之迅速，竟然连自己都一时词穷了，他换了语气，神秘地说：“强巴少爷可说了，啊！哎！她们可是食人族！”

“食，食人族怎么了？啊？你，你那巴巴兔不也是食人族啊？”

“这，这，可巴巴兔她们已经进化了呀！这里可是千年未变的啊！听强巴少爷说，食人族可有一个传统啊，在男女新婚交媾之夜，女方可是会把男方给吃了啊，所以，哎！你注意了没有？这村里男丁这么少啊，你注意了没有？”

“我，我说你吓唬谁呢？你？我，我愿意为她粉身碎骨！”

事实上张立早就问过玛吉这个问题了，玛吉的回答是：“那是因为战争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战争，不是吗？”那双眼睛，令张立的心颤。

看着张立那决绝的态度，岳阳语气又变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教官说的没错啊，咱们可是带着使命来的，在这个前有猛兽后有追兵的地方，那是不宜再生事端了。你呀，和玛吉相隔了千年的文明，又着这么多风俗的差异。啧！你们俩根本就不合适！”

张立打断了他：“合不合适是我们两个的事，我原本，也从来就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这些事情，可是.....可是在见到玛吉的那一刻，我就，我就信了！难道爱是要分年龄、国界、风俗和信仰吗？难道可以用物质观念和价值观念来衡量吗？我，我不管是教官，还是强巴少爷，他们可以命令我去做任何事情，但是没法阻止我去爱一个人！我，我就是喜欢玛吉！我就是喜欢玛吉嘛！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想法！没有！”

张立面红脖子粗，态度坚决，最后的几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恰好玛吉来到了门旁，还没有进房间就听见张立在里面大声地吼着，她

就听见最后的两三句，很明显张立又在大声叫自己的名字，可是她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小姑娘念头一转，已经有了主意了。

“玛，玛吉啊！”一见玛吉出现在门口，岳阳结结巴巴地喊着，毕竟他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啊。

张立呢，则是一幅挑衅的神情看岳阳，眼神中流露出：“我，我就跟她好了！你这么的吧？”

玛吉拿着一个小盒子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软垫的旁边，她半跪在地上慢慢地打开了盒子，对张立说：“张大哥！这个，吃了，你的病很快就会好！”

岳阳一看，也不和张立争辩了，忍不住痴痴地笑着说：“好，好象狗屎！”

本来看到盒子的东西，张立已经皱起了眉头，还被岳阳这样大声地说出来，更是觉得难以下咽，他艰难地望着玛吉说：“呵呵，呵呵，这，这是什么呀？”

玛吉很正经地告诉他说：“这是蜜露丸！迪吾大人每年只能在大迪吾那里求到一颗，它是由红白菩提，大小香，还有上师之水混合而成，它可以.....”

玛吉足足解释了一刻钟，张立跟岳阳总算明白了，这颗象狗屎的蜜露丸基本上等同于包治百病，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了，只是这个外形实在是.....

张立看着这颗蜜露丸拿起来又放下，拿起来又放下，隔得越近就越难下咽，他吞吞吐吐地说：“ 这，这，这是，什么，什么菩提，什么香，是什么呀？”

玛吉不高兴了：“我不管！人家好不容易才给你求到了灵药，你还推三阻四的，恩，我出去一下，啊，等我回来，一定要吃了它，哦！岳阳哥哥，你帮我监督他，哦！”玛吉一扭身，走了。

张立呆呆地看着岳阳，岳阳笑着说：“呵呵，吃吧！呵呵，呵呵，还等什么呢！灵药啊！”

张立拿到近前看了看，又闻了闻，又把它放回到盒子里，他胸口在起伏着，他在调整着呼吸，他咬着牙说：“吃，吃，吃，吃就吃！玛

吉给我的，毒药我也照吃不误！”又看了一眼岳阳说：“我说啊，你，你，你，你能不能转过身去啊，你！”

岳阳说：“那，那不行！玛吉说了，啊，让我监督你！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你把它吞下去！”

张立鼓足了勇气，闭上了眼睛。

玛吉偷偷地找到了唐敏：“唔！敏敏姐姐，唔，唔，唔，我们是好朋友吧？”

“当然！我们当然是好朋友！”

“唔！那，那，那你能替我保守秘密吗？”小姑娘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唐敏。

“当然！”

“唔，唔，我知道你们会说很多种话，呵，呵，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许告诉别人，哦？！”

“好啊！你说！”

“别人谁也不许说，哦！”

“知道，知道，你看，敏敏姐姐像是乱说话的人吗？”

玛吉模仿着张立的口音，省去了自己的名字，把那话重复了一遍：“我就是喜欢，没有人改变我的想法！”

唐敏一听就笑了，玛吉紧张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敏敏姐姐，你别笑嘛！什么意思嘛！”

唐敏姐姐微笑地解释说：“嘿嘿，这个呀，是我们那儿的青年小伙子，对自己心宜的姑娘，像高山和雄鹰一样许下承诺，表示这一生都不分离的忠贞的誓言！是张立说的吧？”末了唐敏突然这么问。

“哦，不，没，我，我先走了，保密啊，唐敏姐姐！”玛吉双手连连挥舞着，可那张羞涩的小脸出卖了她。

玛吉慌不跌地走了。

看着玛吉的背影，唐敏“呵呵”地笑着。

而这个时候，张立跟岳阳却在讨论着另一件事情：“你是说，这三天，你们就在劈柴，挑水，打猎，囤粮吗？”

岳阳说：“是啊，就象是去非洲的救灾小组一样。”

“那，哎，你们没有加固村口的陷阱？”

“啊？为什么要加固村口的陷阱啊？”

“蠢啊！你想想啊，既然咱们能够找到这儿，莫金他们也一定能找到啊，村口的那些陷阱只能用来挡野兽，能挡得住莫金这伙人吗？啊？你觉得他们会象咱们一样，也在这儿砍柴，挑水，治病，救人吗？”

“哦！这倒是！他们不来抢劫就算是好的了。”

张立铁着脸接着说：“如果他们真要洗劫村子，这村里的村民是根本没发抵挡他们的枪啊！”

岳阳站起来说：“哎呀！我得马上告诉强巴少爷。”

这个时候玛吉回来了，来到了软垫旁边检查那个盒子，像个女主人一样竖着眉毛问：“吃了吗？”

张立点了点头，那种感觉他实在是很难忘。

玛吉又望向了岳阳，岳阳赶紧打包票说：“吃，吃，吃了，全吃了恩，恩，恩，！”

玛吉这才展颜一笑，俯视轻柔地对张立说：“立哥呀，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说完在他额角献上了神情的一吻。

这突如其来的温柔的转变，张力根本就没有想到，岳阳就只能悄悄地退去，他心里说：“不好，听说苯教有一种叫情蛊的东西，一但吃了，男人想反悔都不能啊，就好象被老婆掌握了军机大权似的，难怪玛吉给张立吃了。哎哟，不是这东西吧？”

卓木强巴，巴桑，胡杨队长三个人挥汗如雨，一根根粗实的圆木被劈成三指宽的木条。

岳阳跑回来，胡杨队长问：“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岳阳摇了摇头：“他呀，哼！他中毒太深了！我是说不服他了！”

卓木强巴叹了一口气：“其实啊，这种事情，原本就不该我们，也是我们不能强加干预的！”

岳阳说：“强巴少爷啊，张立可是提出一些我们忽略的事情啊！”

“哦？”

岳阳把张立担心的事情说了遍。

胡杨队长分析说："唔！那地图上这么多的村，啊！难不成他们会把香巴拉的村民都屠杀殆尽了？再说了，我们的装备也有限啊，总不能到一个地方就加强那里的防御吧？我们只是个路人啊，是不是？难道要强行改变这里的秩序和结构吗？"

岳阳说："可是这里毕竟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有人的村子啊，如果莫金他们在树林受到了压抑真的要发狠，这个村子可是首当其冲啊，而且这里的迪吾大人又给强巴少爷指出了可以治疗蛊毒的希望之路，这里也是玛吉的村子呀！"

"这个..."巴桑在这种事情上还是很有发言权的，他说："设不设陷阱，主要是看张立！"他的话虽然不多，可是点到为止。

卓木强巴就问："没错！不知道张立还有多久才能复原啊，而后面的莫金他们追得很紧，就算是为了我们自己，也应该加强村子的防御。"

巴桑说："在外围要多设几个陷阱，张立现在还不能起来，叫上吕竞男，陷阱要尽量地要隐蔽。"

岳阳说："那，那是不是应该通知村民们呢？"

"恩，恩，要，要，要，恩！"胡杨队长也说："为了他们的安全，当然得告诉他们了。"

巴桑说："最好告诉他们，那群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呀！"在他的脸上挂着一抹冷酷的笑。

不知道是蜜露丸起了作用，还是张立的体质过硬，在吃了蜜露丸的第二天他就能起床行走了，他喝了一大碗肉汤，还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下午还亲自去布置了几个陷阱。

有玛吉在一旁看着，张立对陷阱的认知和布置发挥到了极至，有些陷阱连吕竞男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当看到玛吉为张力擦去额头上的汗，又不由的微微地摇了摇头。

又过了一天，张立的病情没有反弹，他变得生龙活虎，岳阳带话来说："哎，我说，教官可说了，你，完全康复了，那咱们准备明天出

发。让我问你呢？啊？你到底准备怎么办啊？”

“唔？明，明天就走啊？”这几天，张立简直感觉自己生活在天堂啊：“这病，它，它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呢？哼！”实在是让人失望！同时，他也明白玛吉也不能跟他们一起上路的呀。且不说丛林里危机四伏，就算一路顺利，他们的急行军的速度，这小姑娘是吃不消的呀。

岳阳见张立犹豫，又说：“哎，强巴少爷又说啊，明天我们是要走的，但是你呢，你可以选择！”

张立苦笑着，他当然不会忘记他来这里的目的，只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如何跟玛吉告别啊，这几天虽然两个人没有什么亲密的举动，但是他已经尝到了那种来自心灵的甜蜜。一个眼神，一个背影，一声呼喊，都让他感到浑身上下的暖洋洋的感觉。什么叫两清相悦啊，张立感受到了。

岳阳说：“我知道了！啊！”

张立是什么样的人啊，岳阳是对他极其了解的，他拍着张立的肩，惋惜地看了看他，意思是：你看，你看，我早就说过是不是，你别陷这么深对不对啊？

这天下午，张立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村口的陷阱，为了避免让村民踩到陷阱，他们只是在原来的陷阱上增加了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张立一句话都没说，玛吉也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了，她疑惑地看着张立那一丝不苟地检查着每一处机关的身影。

终于，张立在确保每一处机关都能够成功被击发和启动的时候，他站起了身，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背对着玛吉说：“那！那我们就走了！玛吉！”说完这句话，张立忽然感到身后一片静默，好象沉寂了一个世纪。然后他感觉到一双，一双小手从身后环过来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腰身。

玛吉贴着张立的后背：“立哥！我想再飞一次！今晚！”

“好啊，好啊！就今晚！我带你飞！”张立都不知道怎么把这几个字说出来的，只觉得说出去了之后，他，他整个心都空了！

“这个！送给你！”玛吉拿出了一朵小红花轻轻地别在了张立的胸口。

张立不明就理摘下了小红花说：“这个，还戴在玛吉头上才好看呢！”

戴上了小红花，玛吉就象是受了惊的小兔子，她羞红着脸跑开了，跑了一段才回头，含羞说：“记住了！今天晚上来找我！”那笑容犹如春天待开的花蕾，那声音好似风中撒下的银铃。

事后，张立考虑夜晚没有光亮太危险了，并以此为由向玛吉建议，看，是否能下午去飞?

玛吉却不同意，坚决一定要晚上，并说：“只要坚持祈祷，奇迹就一定会出现的！”

香巴拉的月，早早的降临了，四周只剩下了虫鸣。唯一无法入眠的 就是明天即将离开的队员们。到了约定的时间，张立轻轻的敲开了玛吉的门。玛吉小鸟般的投入了他的怀抱，跟第一次一样 张立身子一揽，玛吉坐在了他的臂弯，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

张立抱着玛吉，尽量小心的向外面走。村民们都已经熄灯了，街道上空无一人。张立 戴着夜视镜，就这样一手环抱着玛吉，就这样 从村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而这个时候，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就只有玛吉那细微而略显急促的呼吸声。是啊， 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没有任何干扰。两个人这样接近，风是这样的轻盈。不用说话，而是直接独白彼此的内心。仿佛在张立的怀里，在拥抱着整个世界。一切都迷醉而真实，在恍惚之间张立 希望那么一天，他 就这样抱着玛吉一直走，一直走下去。

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玛吉靠在张立的肩头。在黑暗中她什么也看不见，事实上，她根本无需看，她早已闭上了眼睛。她只需要去感受 ，用身体感知另一个真实的存在。她的小脸轻轻的摸索着情人的脸庞，她的胸膛，传来了另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跳。 她可以感受到这个男子的气息和体温，无需言语，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都是令人心跳的、美好的 。“准备好了吗？ 要飞了！”

这个声音已成为玛吉 睡梦中甜蜜的保障 。有如春风抚柳， 每一丝音颤，都足以拨动她的心弦。“恩 ！”玛吉答应了一声，她贴的更紧了 。后退 ！ 加速，起跳，荡起来了！ 身体离地而起， 飞翔的感觉 ，那将是玛吉一生最值得珍惜的回忆。 她还哪管飞向那呀，那管夜有多

黑呀。她紧紧的拥抱着 那短暂的幸福。她情愿就这样 ，就这样一直飞。

而在这个时候，村子的东面， 马索大声的怪叫着：“ 西米老大，你看前方五公里的地方，有物体在快速的移动” “什么，等他们距离我们2公里再说。”米在一旁下达着命令，‘恩， 是。是。”马点头哈腰，“，又有两个，西米瞪了他一眼”，马索的声音小了，恩？ 、西米不经意的瞅了屏幕一眼，脸上那刀疤不由的一跳。

怎么了？ 遇见西米严肃起来，马索倍感紧张。你看，这三个光点，西米指着屏幕说 ，后两个是追着第一个去的。他们移动速度不慢， 而且走的几乎是直线距离，这好像 不是野兽的行为。额，那是人吗 马索更紧张了 起来了。起来。。西米摇晃着身下 挂着睡袋，把所有的队员都摇醒了说 说 马索 带上蒙星，戴克，布洛克，赖斯基，还要伊万，跟我去看看 其余的留守 别他妈睡了。 雷波，精神点。看好弟兄。雷波答应了一声，西米带着马索下树了。

一次次的扬手，一次次的抬腕。张立抱着玛吉在林中飘荡着，他们没有一丝丝的疲惫，张立只是怕啊 他只是怕这森林不够大。远处传来了野兽的吼声，张立正犹豫是否该改变方向。只听玛吉说“是强巴，是强巴的声音。它一定是看到我们了，我们过去好吗？ 立哥？ ”

渐渐听到了潺潺的水声。从挡在前面的最后一棵大树越过， 张立发现他们回来了，回到了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那一谭碧湖，在黑夜之中轻轻的摇荡，水随着风声 正一浪一浪 的轻波 逐浪，咱们 ，咱们到了。张立站在环形高地上，轻轻告诉耳畔的玛吉。不过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恩， 玛吉的心还在风中飘荡着。她缓缓的睁开了眼睛。同样的丝毫没有要下去的意思。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听水声，感受风，谁都没有说话， 张立默然的看着湖心那个庞然大物站起来。浮向岸边，摇晃着身上的水。笨拙的向他们走。玛吉则悄然发现身边的黑暗渐渐的退去，山崖森林灌木丛，正在渐渐的变的清晰了。侧过头。

那张相识不久，却依然熟悉的脸，那棱角分明的脸上，依然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华。玛吉猛然抬头，双眼顿时明亮起来，“立哥你看，是月亮。”张立摘到了夜视镜。只见那银色的月光，如水银铺地，铺满了倾注在湖内。湖面泛起了片片的碎银。

在正对着他们的湖边，是一大片不知名的草，在草堆的旁边，细柔如棉。 随风轻摇。身边的森林，都被染上了一层雪白。抬头向上，那浓密的阴云不知道什么时候亦然悄然 散尽了。头顶上缀满了 星辰瑰壁缎带 明月高悬，星光流动。奇迹，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个时候，那只叫着 强巴的梁龙。亦然来到了他们的身边，硕大的头颅凑过来，玛吉伸出手，摸摸它的鼻尖。它惬意的闭上了眼睛。 玛吉，目光转动对张立说：“立哥。来，我们到强巴的头上去吧”

啊，张立抬头看看这个庞然大物。虽说这个头颅坐下两个人没有问题。。它。。不会把咱们摔下去吧 。 玛吉偷偷的笑了，“它不会的，它可听话的。它会乖乖的是吧。强巴。”说着，一只手由上往下抚摸着梁龙的鼻尖，这只梁龙果然把头低到了地上，玛吉撩起了裙子上去了，稳稳的坐在了梁龙的头顶上。

“那，玛吉，那就不好意思了，强巴少爷"张立心里这样想着。也爬上去了两个人坐在梁龙的头顶，。强巴缓缓的抬起了头。就像坐在观光轮上一样。他们正在高地出现， 视野渐渐的开阔了。森林在他们的脚下，变小了。湖泊在他们的眼前聚拢了。玛吉轻轻的敲击着强巴的头部，强巴载着他们两个人，缓缓的向湖中走。

星辰闪耀，湖光月夜，精灵在森林中舞蹈。谁弹奏竖弦琴，谁鸣音安乐曲？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就这样真实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梁龙刚刚离开环形高地，就有两条黑影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下方，那不是别人，确是，岳阳和巴桑，两个人也带着夜视镜，全副武装的跟在后面，强巴半浸透在湖水里，背脊和那直立高昂的头颈。两个人已从强巴那头颈滑到了强巴的背上。

仰视可以直视星辰。你看呢 你看呢 你看那颗星星。对。。那是北极星。 张立顺着玛吉手指的 方向说 恩。我记得呀。它旁边那就是仙王座了，能看见的就是造父星。哎，对了 你知道吗 它距离咱们这 ，有 一千三百多光年， 也就是说啊，咱们现在看到的光，是它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发出的。 那个时候 不正是 你们 进入香巴拉的时候 恩 。虽然不明白立哥说的是什么 玛吉仍然一脸崇拜的看着他，她温情无限的靠在张立的肩头。两个人就这样相互依偎着，坐在梁龙的背上。沐浴着唐朝时的星光，迎着清风， 静悄悄的数着眼前的 一湖 星辰

时间悄悄的流逝，等在高地上岳阳和巴桑，腿都蹲麻了， 岳阳的眼睛看的又干又涩。 这分明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下面 这两个人一个他们一动也不动。 怎么好像化作了 怎么好像是一尊雕塑啊。

岳阳揉了揉酸麻的腿，对巴桑说：“巴桑大哥 ， 。我说啊。他们会不会是睡着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见他们动一下。”

巴桑没有出声，只是用鼻腔重重的出了以口气过了一会，岳阳又说：“那待会 你说这家伙要做什么越轨的举动。啊，你说咱们，是不是，要去制止啊。啊。”巴桑说。我们只负责他们不被别的人或动物所干扰。其余的事别管。岳阳大吐苦水 那真是 人家在那谈情说爱，咱们还要在这保驾护航。

此下无人，非常的静寂，巴桑 突然开口的说 岳阳啊 你成天无忧无虑的 很开心啊 。 是啊 ， 当然了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事情。人活着，干嘛不开开心心的。那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呢？ ： 岳阳明示了他一眼，似乎这种事情从巴桑大哥 嘴里说出来 让他惊讶，不过他很快的回答说。 幸福 ， 幸福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 ， 那不就幸福了 就这么简单吗 啊 就这么简单 啊 不然 还怎样 你瞧下面的家伙 哎呦。现在幸福的没边了。 是幸福吗？ 玛吉是因为单纯而感到幸福吗？ 张立是因为身心被满足而感到幸福吗？ 这样的幸福能 长久吗？ 短暂的快乐之后，紧接着，便是长久的痛苦， 这就是人生吗？ 这就是他们所追究的幸福吗？ 巴桑这样想着。虽然 张立和玛吉 一动不动的，但是两个人 都精神呢，原本有说不完的话，可是离别的最后一夜，反而是长久的静默。只是这样互相靠着。并彼此倾听着对方的心跳。那比什么话都更动听。

不知道过了多久玛吉小声的说。立哥，你们这次走了。还回来了吗？ 张立的脸 在玛吉的额头磨蹭着 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回来。立哥，如果你回来，带我去外面好吗？ 我。我向你保证，如果我能回来，我一定 带你去外面的世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恩 你去哪 我就去哪，玛吉是你的 ， 你要走，请带她的心一起离开，它已经不属于我，要它有什么用。说完 玛吉神情的看着张立，眼睛一眨不眨。一颗心急促的跳动着。他只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在奔腾。 看着玛吉那羞怯的模样，他那能不懂那话语 和那双眼睛之中蕴含的深意呢。 张立挣扎着，手在轻轻的颤抖，他的潜意识在警告自己，要考虑后果 。要考虑

后果，但是一看到玛吉的一双眼睛，他那还能考虑什么后果。他情难自禁。

他 总是情难自禁的。张立还在苦苦的支撑着。他说。玛吉 你不后悔吗 我。我不后悔。玛吉坚定的语气， 撕裂了张立最后的防线， 他再也找不到放弃的理由，他懒腰抱起玛吉，跳进了湖里朝岸边跑在月光 玛吉静静的看着这个犹如野兽般的男子，她静静的看着这个 只在传说中听到过的事情，她又羞又喜，虽然不是第一次在这个男子的面前，暴露自己的躯体，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依然兴奋的全身发抖。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和立哥 每一种感觉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两个人来到了那个好像是芦苇荡的草丛。 张立踏平的草垫子，一条云做的飘带，悄悄的遮住了 月亮的眼睛。负责高地勘察的岳阳突然跳起来了 巴桑大哥 张立他们不见了。急着就要往下冲 被巴桑一把拉住了。这个冷漠的男子，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放心，暂时还没有大事发生。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房间里的卓木强巴跳起来了，他刚刚那走出房门，就碰见了吕竞男

，两个人的目光在黑夜里 都炯炯有神，卓木强巴拿着报警器 冷静的说 。有人在踩陷阱。唐敏和胡杨队长也跟着出来了。吕竞男 点了点头。卓木强巴说 亚拉法师呢吕竞男

说法师已经先去了 我们走 ，四个人朝村口跑。

这个时候，马索他一直在心里咒骂着西米。这个家伙。竟然把他自己的人马全留下来 看营地，

带着我们这群外人去探路。谁不知道 探路 哼。 那是最危险的。在他的脸上，一直挂着敬仰的笑，嘴上说着 西米老大，不应该亲自出来呀 。 西米老大 总是这么身先士卒啊。是太关心下属了，这类的话，那高超的技巧。让西米的三角眼 时时的眯成了缝。 没走多久，西米突然停下来，他扶了扶头灯，眯缝着眼睛打量这正前方的那棵树，马索小心的警戒在他旁边。 他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该说话， 什么时候不该说 西米习惯的望左回头，正巧没看到马索 多克， 他随便点了一个人名字说 你去看看那棵树，对。它可不大对头。看到树下那堆草了吗 小心点 多克 ，他曾经是ICO的 雇佣兵，身高一米六 ， 平头方脸，褐色皮肤 ，粗眉大眼。他一手握着唯虫。一面小声的靠近了那堆草，拨开树叶和草堆。多克回头笑了笑。是绊线。果然有机关，西米仰头

看，树丫处漆黑一团。他戴上了夜视镜 绿光中有一大团藤蔓 缠扰的像一个 简壳《音，没听出来》，他取下了夜视镜 喃喃的说 那不是一个人能够安置的机关。恩 周围还有，是机关群。看来不远就能看到村落 索说。恩哼。如果前面有村落。我们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布莱特低着自己金色的卷发 说 嘿。。是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嘿。。。。找几个东方女人。 嘿。。嗯。。

伊万张开了那蒲扇般的巴掌说：“恩哈！我也要，哈哈...”。 而周围的同伴笑作了一团，仿佛他们已经看到了舒服的床榻，纤细的东方美女，香喷喷的食。多克也在笑声中站起来了。

“嗖！”西米等人发现在多克的脚下有草在摇晃着，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急速的抽走了。他二话不说端枪就朝多克的身旁射击着，同时说：“滚开，蠢驴！”

这如何叫多克避开，未能反应过来。可是枪声一响，几乎是处于本能的反应。这个战场上下来的雇佣兵，一个侧身翻滚就避向了一旁。刚刚离开，头顶那扎满了尖刺的巨大的檑木，就砸在了多克刚才站立的地方。

多克从地上爬起来才明白，自己刚刚逃过一死。他惨白着脸，回到了人群。

西米站在多克站立的反方向，找到了另一根绊绳，在绳头，有一些更细，更隐秘的触发绳。如果是注意到了那明显的草堆掩体，那很容易就会踩到这根真正的机关。

西米拿起了这根比头发丝都粗不了多少的触发绳，喃喃的说：“这不是用来捉野兽的机关，更像是用来对付经验丰富的猎人的。”

索马上反应过来了：“恩。西米老大。你的意思是，恩。有人在防着我们？恩。你还是说这里面经常打仗，村落与村落之间在相互的防御。”

“没错，只有这两种可能。”他看了马索一眼这个家伙还不只会 吹牛溜须拍马。

西米站起来，拍了拍惊魂未定的多克说：“现在更要小心，要找到正确的路径。否则，咱们就像是闯进了地雷阵，走，走吧。”这次所有的人都老老实实的跟在了他的身后。

树林中，丁美又询问雷波说：“前面七公里处又有快速移动的物体，正向老大他们的方向靠近，我们要不要去支援？”

雷波说：“咱们的任务是守在这里。如果要活下去，你知道该怎么做。”

早在可可西里他们就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想活下去，就照着老大的说的去做。

西米带着六个人绕过了暗桩，避过了飞弩，砍断了捕人树和刀网一路走来。把他们能够发现的机关统统破坏。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留一条安全撤退的路线。

现在，在贡日拉村那布满倒刺的荆棘墙，依然隐约可见了，不过他们也不是一帆风顺。伊万就被一根檑木打的内出血，而莱夫斯基更是被飞弩射了个正着，如果不是穿了那个衣服，他早死了不下十次 。

越靠近村子，机关越是凶悍和密集。西米相信：这布置机关的绝对是高手。

马索把夜视望远镜拿下来：“西米老大，前方再有八百米就是村子的外墙了。和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些村子一样，都是插满了铁矛。不过这个村子的墙，外面还铺了一层什么东西。恩。还有前面的树上很多很多藤蔓的掩体，地面上还有很多草的掩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些天相处下来，马索一定大致摸清了西米老大的性格：他绝不喜欢别人说话只说一半。

“妈的！”西米一把抢过了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很是烦恼。他们选的这条路显然不对，前面是密密麻麻的陷阱群。可是这条路，是他选的。这个机关的布置者，让他感到非常的丢面子。

“ 老大！老大！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那个叫蒙青的愣头愣脑的说。他显然不知道这位老大的 性格，在这个时候，马索就绝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的。

“你说什么？你是在说我带错路了吗？”暴怒中的西米一把抓住了蒙青，他才不管你是什么人。跟着往密林里一推：“妈的，你在前面给我带路！”这一推，力道好大呀！

蒙青跌跌撞撞的往回走了好几步，才稳住了身体告饶说：“老大！我，我错了。”他的话音还没有落，就觉得脚脖子一紧，跟着就不被拉

到在地，被拖拽着朝着密林的深处划。

蒙青一手扒着地，一手用枪杵着地说：“ 啊，老大，救我，救我呀。”

西米根本没有反应，这怎么救？前面全是机关陷阱，他又被拖的这么快。还不如仔细观察一下，看看他触动了那道机关。只见绳索拖拽的路上埋着个小草堆，不用说那里埋藏着半截开膛刀，是一个对付普通野兽的陷阱。

蒙青见后面的人没有反应，知道只能靠自己了。他翻身坐起来，准备去砍绳子，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小草堆，惊慌之下他扔掉了枪，反身俯卧双手一撑，身子离开地面约30厘米，从草堆上划过去。尽管如此，还是被他蹭破了草堆，露出了雪白的刀刃。蒙青甚至能够感觉到那森寒的刀气，贴着自己的腹部，一直拉到了咽喉。

蒙青转过了身，还好！衣衫还没有破，他知道自己活下来了，可是绳子怎么一直还把自己往前拽呀。

蒙青还没有明白，“呼！”他依然被倒着吊起来了。跟着林中“嗖！嗖！”飞弩尽数命中了半空中的蒙青，，他被射的像刺猬。不过还好，又是那件衣服救了他一命。飞弩的箭头，只刺入一半，就再难前进了。西米在远处摇着头。又是一个连环机关。如果是捕捉野兽，根本不需要连环机关。

蒙青在空中喜道：“我。。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喂。 救我呀，快来救我啊。” 他心里明白，既然他已经破坏了机关。没有了危险，那么就算这些同伴再没有人性，也不会放下自己不管的。再怎么说多一份人，多一份力量吧。哪知道他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前方林子里“崩，崩”好像什么断了，黑暗中倒吊着的蒙青看的分明，一根起码有四个人才能合抱的木桩，上面扎满了尖刺，朝自己猛个劲撞过来了。

这一撞，“嘭”那是相当实在的。虽然这件衣服可以挡住子弹和飞弩，但是对这种势大力沉的直接撞击时没有多大用处的。无数尖刺齐刷刷的没入蒙青的体内，一口鲜血喷洒在了那巨大的檑木上。

西米三角眼跳了跳。这该死的连环机关，分明是让入侵者死的不能再死。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机关有这样连接的。

“去，把他拉下来。看看有救没有？”西米下达着命令，毕竟他只是盛怒下随手一推，他并不像蒙青去送死，在这里，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力量。

刚走了五六步，绳子一断。左边的草丛又动着，一张扎满了尖木钉的方形树网弹跳了起来。西米不退反进，在那树网弹速未到最快的时候，把手伸进了木钉中间，用枪架起了这张网。跟着，让身边的多克、布莱特，一起用力把这张网压回去了。机关被卡在了半路上。后面的连锁机关就都没有发动。

蒙青和檑木一同被下来了。他的嘴里吐着血泡子。进气多，出气少。

莱夫斯基说：“ 这个人已经废了。” 废了，就是没用处 了。那这样的人就不需要关注了。

看着要死不活的蒙青，西米终于放弃了夜探贡日拉村的想法。他下令说：“拿走他的武器回去。”走了两步他回过了头，叫着正搜集蒙青武器的莱夫斯基说：“接着！”一个手雷扔过来。莱夫斯基接着手雷，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

西米指着蒙青说：“给这个村子的人一些教训，让他们知道惹火了我们，是什么下场？”

莱夫斯基还是傻傻的看着手中的手雷。不知道老大什么意思。

西米气的双手握拳，气愤道 ：“给这个家伙按上手雷，只要一动就爆炸。明白了？”

“如果是雷波他们只要自己一个眼神，就该知道怎么做了。这群笨蛋！”西米在心中暗骂着，而莱夫斯基还是不明白。

马索在一旁解释说：“明天 村民一定会检查他的尸体。你想办法让他们一检查尸体，一检查他的尸体就会爆炸。对，给他们一个教训。”

莱夫斯基这才反应过来 。

卓木强巴他们赶到村口的时候，这里已清风雅静。远远看到了被破坏的机关，看来他们已经撤走了。

胡杨队长说：“恩。破坏了外层防御，还有中间的防御，你看呢，一直突破到最里层了。哎呀！ 这一群人还真厉害。咱们费了这么大

劲，竟然没有让他们受伤。”

“哎。这有人。”吕竞男看到了蒙青，而这个时候蒙青 还有微弱的气息。

见卓木强巴他们过来，吕竞男说：“这个人还活着呢，看来他们是放弃了他撤走的。是伞降者。没错！来得好快啊，武器被同伴拿走了。咦？这？”

危机感陡然激增。

“危险！”卓木强巴一个虎扑压倒了吕竞男 ，两个人搂作了一团翻滚着离开。

轰！黑暗中陡然一亮 ，碎屑四散，跟着就陷入了沉寂。

半路上西米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恩。哼！这么快就有人给你陪葬，可以安息了。”

湖畔的岳阳突然直了起上半身，他侧耳倾听：“哎。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巴桑大哥！”

巴桑探头看了看，远处的草丛不见任何动静。只有那只梁龙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在打量它身下的草丛中发生的奇怪的举动。

巴桑不由的怪异的看了岳阳一眼说：“哼。这么远你都能听到声音，真不愧是侦察兵出身啊。”

卓木强巴在上，吕竞男在下。遮住月亮的乌云散开，月亮又露出来了。卓木强巴见到在他身下的吕竞男，皮肤格外的白皙。在她胸口不住的起伏。那显然不是因为紧张，或者是体力的原因。恩。。他轻轻的哼了一声。卓木强吧赶紧爬起来说 ：“你没事吧？”

吕竞男也慌忙的坐起来：“没事 ，这回谢谢你。”

唐敏靠过来，抓住了卓木强巴的胳膊说 ：“你没事吧？”

卓木强巴摸了摸唐敏的头说：没事，我怎么会有事。”

胡杨队长说：“竟然在自己还没有死的同伴上按炸弹，这些人真狠。”

卓木强巴说：“亚拉法师呢？”

亚拉法师比他们先到。如果说这些机关加上亚拉法师的身手，对付这些入侵者，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却完全不见了法师的身影。

吕竞男说：“法师一定有他的考虑，说不定跟上去了。”

吕竞男说的完全正确，亚拉法师见到西米等人的时候，发现仅有七个人，发现他们只带了进攻的武器，显然他们在附近有营地，而且人也一定没有到全。法师远远的调着西米等人西米等人完全没有察觉，他们回到了营地。

雷波说：“怎么样？”

西米摇了摇头说：“蒙青死了，机关厉害。明天白天我们再去。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还得在树林里呆上一夜了。”他拍着雷波等人的肩头说：“睡吧！睡吧！睡吧！”

雷波转了转身，“恩？”

“怎么了？刚才出现了一丝电磁干扰。难道是错觉吗？”如果不是错觉呢，那就是有人在发射信号。

西米说：“什么？什么？有人跟着我们回来了。这不可能！如果说被人跟着，他们竟然毫无察觉。哪有这么厉害的人西米觉得就算是莫金他也做不到。而莫金是他见过的最可怕的人。”为了避免万一，他已然让丁明、犹它接、胡子三个人带了三名雇佣兵在周围巡逻警戒。

吕竞男掀动了眼睛旁边通讯器的按钮：频率33.8。“亚拉法师找到了他们的宿营地，他让我们赶紧过去。”

四个人开始向亚拉法师靠拢，其余的人也都收到了信号。

唐敏说：“我们是要去偷袭他们吗？”

卓木强巴说：“这群人连自己的同伴都不放过，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我们离开村子，他们一定会报复村民，趁他们没有发现，在他们警觉之前，给他们最沉痛的打击。”

胡杨队长说：“哎。我说，通不通知岳阳他们呢？”

卓木强巴想了想说：“ 不！ ”

吕竞男说：“先来了七个人，回去了六个人，现在观察到3张新面孔起码有九个人，武器和我们相同。等等，停下。”她收起飞梭落在地上，其余三个人也跟着停下来。

唐敏说：“ 怎么了？ ”

吕竞男说：“我差点忘了他们的装备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这么快速的接近会被发现的。”

树林中雷波面色严肃的说：“停了，他们停了？奇怪啊，离我们还有5公里呀。如果是来偷袭，这是否太远了？ ”

西米昂起了头：“什么？四个人？四个人就想偷袭我们，是不是太自高自大了？ ”

“不，是五个。别忘了还会有一个潜伏在我们周围的高手呢。”马索提醒着。

虽然西米不认为有能超过莫金的人，但是马索却知道有，而且太多了。他几乎是马上就想到了，他们的对手里有一个喇嘛，至少老板承认全力以赴也未必是对手呢。

随后，动态捕捉雷达上捕捉到了4个光点，显然对方并没有受伤，而且在有规律的移动。显然那是人类的行为。而且那不是人类跑步所拥有的速度。再联想起那村口的陷阱，完全是针对那些熟知陷阱的人而设计的 。

马索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极有可能 他们此行最大的对手。就在这个村子里。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停下来了，只是他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呆头呆脑的突然冒出一句：“会不会是那群人？ ” 他很清楚凭着西米的精明他应该已经有所反应了。

卓木强巴说：“如果我们这种有规律的快速移动被他们捕捉到的话，我们的身份可就暴露了。”

“而且，”吕竞男接着说：“方向直奔目标，不用说也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营地。那么他们一定会想到有人潜伏在他们营地的附近。他们会去寻找你，他们会去寻找你，亚拉法师。”

法师说：“没关系，我这里很隐蔽。就怕他们CHE离。你们快，快一些过来。”

卓木强巴说："好，我们继续走。"他的目光正好对着吕竞男，彼此从对方目光中看出了默契。手一扬，飞索再度荡起。

唐敏不解地说："不是怕被发现吗，为什么？"

吕竞男微微地一笑："要发现呐，刚才已经发现我们了。我们索性暴露身份。但是要知道，动态捕捉雷达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只会捕捉会动的东西。"

"奇怪。"雷波又在说了："又在移动了。啊，胆子不小嘛。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嘛。"

西米说："刚才停下来，或许是在跟同伴联络。其实也有可能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如果是这样，正好告诉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装备。那么，朝这个方向来的，除了我们的敌人，不会是别的人了。"

"有才，还没有监听到吗？"西米转过了身，询问陆有才。陆有才戴着耳机，小心地拨动着高频，摇着头说："时间太短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还不确定我们是否使用这套通讯器呢。"

西米说："会用的。如果他们找到了我们遗留的装备会用的。"他又转向了马索再次确认："他们在出发之时真的是十八个人吗？"

马索肯定地点了点头，西米露出了冷笑："冥河果然不好漂啊，啊，嘿嘿嘿嘿……一旦让我监听到他们的通信，我会给他们一个惊喜的。快点，快，他们已经接近这里了。"

吕竞男，她停下来了。她说："已经接近了。"但是她的手并没有停，而是把一些树枝远远地仍出去，其余的往不同的方向仍，仍了三次。

吕竞男说："希望他们能够看见。如果他们的雷达够灵敏的话。"

"他们停下来了。"雷波皱起了眉头接着说："停了，停了，离我们大约800米。哦，呵，在营造假象，试图迷惑我们。"

西米说："怎么回事？"

雷波指着雷达说："你看。"只见雷达上的光一闪一闪，有时一个光点突然分化成两个朝不同的方向，随后又有分化，最多的时候屏幕上有十七八个光点。而那些光点分散开，互相距离有几百米的时候，突然全都停下来。

“他们在仍石头。”西米沉着脸，雷波无奈地说：“石头树枝一切可以扔出去的东西造成快速的移动。”

这个时候，陆有才眉毛一扬：“捕捉到了，捕捉到了。 调频33.3。”他拔掉了耳机，只听扬声器里发出了清晰的声音，是女声。

女声说：“他们在前面的树上挂了睡袋，似乎还搭了简易的树屋。”

里面有一个雄浑的男声说：“看不见呐，他们做了伪装。法师，你在什么位置？”

马索轻轻地说：“卓木强巴!”

西米点了点头，旁边的陆有才在一张纸上记下了“法师，亚拉？塔西？女性吕竞男？唐敏？问号。卓木强巴，确认。”

亚拉法师说：“我在你们右边的树上，小心点儿。村子里有六个巡游兵，趋他们分散先制服他们。十二点的方向还有一名，我对付十二点的。你们想办法对付九点方向的。”

西米盯着没有反应的雷达，回忆刚才那些光点的移动的轨迹，至少有两个人靠在一起，而自己有两个人在对方埋伏的树下。一个十二点方向，一个九点方向。西米调看通信器，镜片上出现了那六个巡游兵的距离方位。他很快做出了判断，命令道：“丁明有、布赖特，在你们三点和六点方向，树上有埋伏，尽量不要声张，直接把他们干掉。”

“收到。”一时沉静，突然两声枪响。

“他们发现我们了。我现在离开。要小心。这群人好厉害。”

丁明有说：“他跑掉了，没有负伤。那个人的身手好可怕。这么近的距离竟然还能躲。”

西米说：“不要追，在你们七点的方向还有两名以上敌人，小心合围。多克，你朝十一点方向前进，别走的太快，估计距离九十步。达杰，在你五点方向，距离一百三十步。胡子上树，在你一点方向。莱夫斯基，去支援达杰。”

卓木强巴等四个人还埋伏在草丛里。他并不知道敌人的巡游兵正将他们包围起来，还在小声地讨论着：“小心，小心，不要乱动，会惊动他们的。”

卓木强巴安抚着唐敏，让唐敏尽可能地不要这么紧张。毕竟，他们才五个人，而敌人是他们的两倍还要多。

“你自己才要小心呐。你块头最大，最容易成为目标啊。”唐敏当仁不让地反驳。

胡杨队长说：“他们始终在咱们的视野外游动啊。不在咱们的射击范围啊。”

西米他们在树屋里听到唐敏说话的时候，陆有才这才把两个女性都打上了勾。胡杨队长的声音马索听起来，又摇了摇头，表示无法分辨。西米说：“太好了，太好了，他们四个在一起，这样就不用担心了。胡子，你可以前移五十米。对，那里视野好。”胡子下了树，悄悄地往前靠。

卓木强巴听到了林中传来的声音，他低声说：“情况不太对啊。法师，法师，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亚拉法师说：“我绕到了他们三点方向，我打算探查他们树屋里还有多少人。”

西米递了个眼神，林认和雷波拿着枪走出去了。两个人刚走出掩体，树屋就听到扬声器里面说：“又有两个陌生的面孔。”西米和马索惊恐地对望了一眼：啊，对方已经离他们这么近了！他怎么做到的？西米说：“他就在外边，已经看到你们了。小心！”

陡然间，一颗照明弹升起来了。黑夜被照地如同白昼。黑暗中一时人都承受不了。紧接着是枪声。只听亚拉一立身，似乎他又远遁了。

吕竞男说：“听，是法师的方向。他又被发现了。奇怪啊。”

她看了卓木强巴一眼，两个人几乎同时说：“散开！”

照明弹似乎发出了总攻的号角。四个人刚刚散开，一颗子弹就落在了四个人的中心，接着就是哒哒哒哒哒……自动步枪的声音。林子里似乎到处都有敌人，四面都受攻击。他们有时也还击。但是，明明看到敌人中弹了，却跟没事人一样。

防弹衣？卓木强巴心中一凉。他们过于低估敌人的实力了。

卓木强巴和唐敏藏身在一棵树下。“你没事儿吧？”

“嗯，还好。”

“我左，你右，敌人在身后五点和七点钟方向。”刚一探头，就被两梭子子弹打回来了。卓木强巴说：“他们怎么，他们怎么就像看穿了咱们的战术啊？”

“要不上树吧？你掩护我啊！”唐敏说着，吕竞男说：“爬下，别抬头，树上有敌人。”

胡杨队长说：“怎么着，怎么着，咱们给包围了？这，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小心，是闪爆！”亚拉法师的声音又传过来：“我被人追地很紧，你们自己小心。”随后是短暂的沉默，夜风静地让人心寒。

敌人正在不动声色地靠拢着。树上的胡子单眼瞄着，小声说：“达杰，达杰，在你的前面十步，就在那棵树的后面，至少两个。”

达杰从草丛中探出了头，他狞笑着用嘴叼开了手雷的插销，用力扔出去了。卓木强巴和唐敏从树后滚出来，迎接他们的是一排子弹。草丛太深了，子弹只能跟着草动的方向走，不知道是否命中目标。不过树上的胡子看地清楚，他把步枪换成了点射，一颗颗的子弹朝草丛中的人影射。卓木强巴和唐敏慌忙地躲避着流弹，连敌人在什么方向都弄不清楚。吕竞男抓住了空隙从树后闪身出来，朝达杰的方向射击。同时扔出了手雷，只是达杰早就避开了。丁明有和布莱特一直守护着那棵树，就等着吕竞男他们现身了。同时胡子也掉转了枪口，瞄向了吕竞男，却发现了正准备悄悄绕离战场的胡杨队长，然后就用子弹把他逼回去了。吕竞男跟胡杨队长被压制在了树后，卓木强巴和唐敏被夹在一块巨石和一棵树的中间，一时无法突破。卓木强巴伸手向后一摸，摸到了一颗圆溜溜的网球，那是一颗吸引弹。他向唐敏打了一个手势，指明了方向，扔出了吸引弹。那颗吸引弹在空中就开始发光了，由弱变强，发出了嗡嗡的振翅声。连西米他们的监听设备都受到了干扰，发出了卡拉卡拉的电流声。达杰等人更是莫名其妙地看着空中这个突然出现的会发光的玩意儿。

“啪！”黑暗中不知是谁一枪打落了吸引弹，但是这短短的时间，让卓木强巴赢得了宝贵的隐蔽的时机。他和唐敏离开了原来的位置重新埋伏好。

一时陷入了僵局。不过没维持多久，达杰换了一副好像夜视镜的装置。但是这副夜视镜除了能看到绿色的夜景还能看到那灰红色的气

体。这是具有二氧化碳探测能力的夜视镜。眼镜里很快就出现了隐藏在草丛的四团二氧化碳。

子弹毫不留情地射过去了。卓木强巴就地飞滚，子弹起码有三颗擦着他飞过去了，其余的子弹也都落到了自己的身边。他一时不清楚敌人是怎么发现自己的。这样下去太被动了。要制止敌人这种疯狂的攻势。他也扔出了闪爆弹。

达杰取下了夜视镜。在没有烟幕弹的情况下，闪爆弹的确是干扰战场的最佳武器。就算避过了闪光，还有因爆大量燃烧的二氧化碳也会干扰仪器的探测。

这个时候，丁明有感觉到身后有动静，几乎和草丛里的人同时举枪。但是草丛里的人的动作明显地比他更快，一下子就把枪抵在了他的脑门上。从草丛的另一边闪出了人影。“雷波！”丁明有惊讶地看着雷波，雷波也很吃惊地看着丁明有：“没看到有人过去吗？”

“没，没有啊。”丁明有汗都下来了。他差点被自己人所杀。雷波后面跟着林认，他们是追亚拉法师过来的。这个光头，他的身形简直像鬼魅，带着他们在林子里绕了一圈，绕到这附近，突然一闪，再闪，他，他就……就不见了。

雷波用通信器说：“这个法师不见了。可能与其他人会合了。”

西米说：“会合？给我包围，一个也别放走。”

亚拉法师也算是费尽了心机，没想到对方还是没有能自己打起来。他摇摇头，一闪，一荡，吸引来一排子弹，随后消失在那一棵树后与吕竞男他们会合了。

“法师，你还好吧？”吕竞男关切地问。

“比咱们想像的还厉害啊。”亚拉法师很无奈：“看来咱们是轻敌了。”

胡杨队长说：“现在不是想怎么消灭敌人呢，咱们还是先考虑考虑怎么突围吧，啊？”

而这个时候的西米，正在咬着自己的指甲冷笑着。

卓木强巴他不明白啊。为什么敌人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呢？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地完成了合围呢？亚拉法师他怎么被发现的呢？这一切都太出人意料了！而这个时候，通信器里传来了吕竞男的声音：“我

们要想个突围的计划。呆会儿我会再扔一枚吸引弹，并且配合火力支援。你和唐敏，右侧的树丛较低，并且想办法用飞索荡过来。树上的枪手在你们十二点的方向，正好是他们的死角。在其余人被吸引的时候你们上树，先想办法干掉枪手，到时候主客互易，我们再乘势反攻。我们这边会用三角攻击阵，你们在高处掩护。如今五点和三点都是他们的薄弱的地方，有遮挡，有机会冲出去的。”

“他们有防弹衣，枪手又藏在树杈里，不易命中啊！”

“尽力而为吧，我们应该相信自己。”

简单的作战计划之后就准备行动了。吸引弹扔出去了。卓木强巴和唐敏开始荡索。谁知道刚荡到半空，突然一颗照明弹升起来了。不仅遮羞了吸引球的光芒，而且两个人完全地暴露在了夜空中。那简直就是两个移动靶。子弹没长眼睛地飞过来了，卓木强巴心中暗骂，和唐敏几乎同时落地，在草丛中滚了两圈，找到了掩护。这下五个人被困在了一起了。

简单的作战计划之后，就准备行动。吸引弹扔出去，桌木强巴和唐敏就开始荡索。谁知道，刚荡到了半空，突然，一刻照明弹升起，不仅掩盖了吸引球的光芒，而且两个人完全暴露在夜空之中！简直就是两个移动靶了！子弹没长眼睛的飞过来，桌木强巴心中暗骂，并且和唐敏同时落了地。在草丛了他们滚了两圈，找了掩护。这下，五个人被困到一起了！

唐敏说：“你没事吧？！”

桌木强巴在外，唐敏在内，子弹不住的乱飞。桌木强巴说：“没事！”

“呀，血！”

“没事，只是擦伤”

吕竞男也问，“怎么，没受伤吧？”同时，她的心中在疑惑：为什么敌人好像能预先知道我们的计划，没理由啊！难道在我们这五个人中有人向敌人通风报信吗！？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做到呢？还有别的可能吗？

桌木强巴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亚拉法师被发现了，他们被包围了！作战计划别洞悉了!敌人就像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好像是事先探听

到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一样。哦，等等！是探听到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一样，桌木强巴心头一亮，他又正好看到吕竞男那双明亮的目光，两个人几乎同时举起了右手，指了指身上佩戴的通讯器，然后，都肯定的点了点头。

“看来，这个方法不行啊，咱们的重新布置啊！”

几乎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吕竞男有布置了一个作战计划，这次，先是桌木强巴和亚拉法师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好像准备往回冲击，而实际上呢，是反向杀入敌人的树屋，利用树屋作掩护与敌人展开周旋。只是这一次吕竞男的语气多了一丝轻松，不非常仔细的听，几乎听不出这种语气的改变。

西米拍了拍伊万的肩，这只俄罗斯棕熊虽然被檑木狠狠的扎了一下，可是目前仍然拥有野兽的爆发力。他单手拎起了那带弹鼓的中型转轮机枪，对准了桌木强巴可能出现的方向。西米惬意地做了下来，双手抱胸，头往后仰。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皇帝！这种感觉好极了！

又一颗闪爆弹，亚拉法师和桌木强巴滚向了两边的草丛，其余的身影像蛇一样往树屋窜。一切都跟计划的一样。

树上的枪手将莱西的人数和方向通知了西米，

“三个人，七点钟方向！中间的埋伏下来了，左右向九点的方向和三点的方向散开了！”

西米的手磕碰着太阳穴，“哼，看来是想接应前面的诱敌的队员，啊，哈哈，他们还想包围树屋，胃口太大了吧！？”

估计亚拉法师和桌木强巴的枪声很稀疏，雷波等人早已从左右迂回到了树屋的前面了。吕竞男等人的前方只有丁明友和布莱特两个人。

胡子的枪口也已掉转，对这树屋前的 埋伏，没有客气。子弹一梭子一梭子的扫着。

“奇怪啊，草里怎么没有反应啊，难道人都走了？明明没有看到草动啊！”

丁明友和布莱特觉得奇怪，桌木强巴和亚拉法师扑向草丛了就不再动弹了，难道被击中了？好像没这么容易吧！？

“轰，轰”又是两颗闪爆弹。

怎么回事，这五个家伙在困兽斗吗！？

忽然，在敌人意想不到的位置，就是五个人原本藏身的位置又闪起了火光。可是，那五个人都 已经离开那里了！根本不应该有人啊！

丁明友和布莱特虽然已然反应过来，可是对方反应更快，他们被压制着！胡子正准备掉转枪口，一枚发着光亮带着“嗡嗡”声的吸引弹从他眼前飞过，就在他一愣神 的功夫，一个子弹打中了他。

哎呀，他叫了一声，负伤跌下了树！

闪爆弹一响，西米就知道不对劲了。他下令所有人草目标开火。伊万手持机枪，子弹飞溅，弹壳想洒麦粒似地喷出来。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手移动的速度竟然跟不上草丛移动的人的身形！

“怎么，怎么这么快！！？”伊万的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扳机一直没有松，一直要打到这些人为止！

西米有些着急了，“喂，给我停下，停下，这群蠢驴，以为咱们是开兵工厂的吗！子弹打光了，再遇到森林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办！？白痴！”

伊万怒吼一声，扔掉了机枪，他拔出了丛林刀冲出去了。另一方，五六个人围着草丛里移动的影子。竟然打不到！只有雷波感觉出来了那移动的方式和方向，就好像就是刚在吸引他们的法师。可是，法师不是假装吸引另一方人吗？那么，那么眼前的这个家伙是谁呢？难道他们队伍里每个人都有这么可怕的实力么？

没错，吸引了众多火力，在草丛中 躲闪的正是亚拉法师。那么，现钱扑出去的人，那只是两件裹着石头的衣服，还有 两颗闪爆弹裹里面。在一人多高的草丛了，在这么深的夜里，要分辨出清楚真假人谈何容易！而扑向树屋的，也只有吕竞男和亚拉法师两个人。

中间的同样是衣服。事实上，桌木强巴做的，正与他们计划的相反。他们的目标是不是树屋，而是向与树屋 相反的方向突围出去。

这是一战真正的暗战！短短的数分钟，西米等人监听了他们的同信，并利用他们的电波交流而制定了相应的对策，然后，桌木强巴和吕竞男发现了这个，他们不动声色的用假情报迷惑了敌人。如今，他们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管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他们都占下

风。看来，当初偷下来的武器箱里面，每个箱子都是略有不同的。至少他们就没有 监听装置，也没有防弹衣。当然，防弹衣 可以

穿着带下来。不管怎么说，他们需要离开战场重新计划。

亚拉法师在丛林里绕了一圈，就从那些包围者的眼鼻子底下消失了！他已经与桌木强巴他们会合在一处，生生的从丁明友和布莱特

中间撕开了一个缺口，脱离了包围。没多久，吕竞男也和大家会合了。但是在她的身后跟着一群敌人！伊万从草丛里站起了身，他舔着嘴角的血，看着吕竞男。

他在想，“她很急嘞，哼哼，这个女人，不论是肌肉的爆发力还是身材和体型，嗯，都是我喜欢的类型，哼哼”

西米十分愤怒，“一定要给我追到他们！”原本可以全歼他们的，可是，可是竟让他们全部跑了！十二个对五个，竟然让对方跑了！

这简直就是一场大的失败，不过这些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现了破绽，并反过来利用这个破绽，让自己上了当。这份缜密，这份机智，的确是不能小看的。

玛索说：“放心吧，哼哼，他们既然被击败在了前方的这个村子，是逃不了的！他们都是些仁慈的家伙，哎，他们会害怕我们灭村的。到时候要消灭 他们 还不容易吗！原来以为他们还有多强呢，还不是一个照面就被西米老大你吓得比滚尿流吗！”

玛索咬文嚼字，西米忍不住笑了，全然忘了刚才战斗的时候这个家伙躲到哪去了。

敌人一左一右，就像是一个钳子的两端夹击而来。前面桌木强巴奔跑的速度不见得比身后的追兵快，而且又不敢用飞索，那会成为练习靶的。他们时时要躲避子弹，偶尔又会反击一下，但是，总体来说，的确是属于下风的。

唐敏说：“胡杨队长，你没事吧？”

“没事！”

“可是你流血而来！”

“不是我的血！”

桌木强巴也一时束手无策了，该怎么办呢？还有三枚手雷，两枚闪爆弹，三颗吸引弹，武器弹夹也还有。但是，对付比自己多一倍的

敌人显然用这些是不行的！

突然，桌木强巴摸到了肖恩留给他的那个青霉素瓶子。肖恩的建议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这个，在危机的关头或许能够保命的！

桌木强巴取出了那个瓶子，把衣服撕下一截，把手雷和瓶子裹在了一起，拔掉了插销，看准了敌人就扔过去了。敌人赶紧趴下。

“轰”，尘土飞扬，不过在 黑夜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些水滴洒了他们一身。右边的敌人又追上来了，身后的枪声不断，肖恩这个保命的瓶子似乎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桌木强巴不由的心中焦急起来，这个时候亚拉法师说：“这样是不行的，我，我来引开他们！”说着向左。

吕竞男说：“那好吧，那么就摆脱法师您啦！”

忽然，一个身影从追兵的眼前一晃，雷波不得不停下来了。

“哎，看看看，看到了什么没有”

“是有个人啊，向右边去了，真快！”

其余的人都跟着停下来了，只有俄罗斯熊他冲的比谁都快。

“管他是什么，追上去，把他们一个个都宰了！我要那个女的!我要那个女的!”

雷波一伸手，拉住了足足比他高一个头的俄罗斯熊。

“你知道什么！如果他们在我们的身后反过来偷袭我们就太被动了！他们里面有个家伙的身手你又不是没看到！”雷波一声吼，伊万不敢再冲了，虽然他的块头比雷波打，但是真正动起手来，他是不敢向他挑衅的！

“那，那怎么办？”

前面的身影越来越远 了，布莱特摊开了手，黏着草丛中滴落的血滴，雷波露出牙笑了笑

“回去，他们跑不了了！”

回到了树屋，胡子正在包伤口。子弹从手臂穿过去。防弹衣可并不防四肢的。一进屋，玛索就一个劲的耸鼻子。走到了凌人他们的身边一个接一个的闻，“嗯嗯嗯.....什么味道，什么味道？”回来的人一个个拎着衣领使劲的闻，一个个都摸不着头脑！

伊万说："哼，我只闻到了男人味，哈哈哈，我身上从小就很有男人味！哼哼....伊万，明天你的身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女人味，啊哈哈哈！"

群匪在爆笑，回到村里，首先是处理伤口。桌木强巴的确只是擦伤。同一个脸颊被三颗子弹擦过，不知道算不算是幸运！如今，脸上留着如小猫胡须一样的伤口，胡杨队长也没有受到重伤，那些血石吕竞男身上留下的，她曾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脱身而出，但是吕竞男是没有亚拉法师那样的身手的。一颗子弹击穿了她的肩胛。另外一颗，卡入了她的大腿肌肉。后来，由于那恐怖的俄罗斯熊进行了一番搏斗，伤口被加深了。但是，在回村的途中，她像没事 人似地。一面奔跑一面还击，还多次扶起和掩护胡杨队长和唐敏！

看着灯下血迹染红的一大片胸襟，桌木强巴都暗叹：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些密修者都不会疼吗！？

今天晚上是没法休息，得马上 做好准备，说不定明天一早敌人就抬着他们没有见过的重型武器开过来了！村口的陷阱必须加强，就 算用上地雷，口香糖炸弹，黑色飓风，这些恐怖的破坏性武器也不足惜了！桌木强巴检查了他们的弹药，如果敌人围困了村子，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毕竟这里离帕巴拉神庙已经没有多远了，那些敌人只要消灭掉他们这支队伍，他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横行无阻！

胡杨队长则看着桌木强巴说："哎，我说，要不要通知村民那，啊，让大家都防御起来啊？"

"对对，我忽略了！"

胡杨队长又说："可是你想过没有，那些村民会怎么想啊？是咱们引来了灾难和魔鬼啊！都是咱们的错啊"

桌木强巴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告诉他们，否则，村民会都死的！还应该让他们知道，枪械炸药的可怕的威力！"

这个时候，张力神色慌张的冲回来，他进门就喊，"强巴少爷，不好了，好多好多的迅猛龙啊！哎呦，你们这是？"

这个时候他才看到身上血迹斑斑的桌木强巴和胡杨队长，还有亚拉法师。

桌木强巴说："马七呢？"

“啊？”，张力挠了挠头，“什么马七啊，他在房间里睡觉啊！”他把马七偷偷的送回房间，还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岳阳一进门就开始嘟囔，“哎啊，任务完成了，这两个家伙可真是，尽然被迅猛龙追！”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张立，“哟，你动作这么快啊？！我还以为你在玛吉的房间里呢。”

卓木强巴挥了挥手:“张立，先不要说麻吉。你说说迅猛龙是怎么回事？”

张立说起了经过：张立和麻吉在草地上休息，突然听到了号角的声音。麻吉告诉张立：“是卢默人。”张立立刻慌张的把麻吉裹起来，扛着就开跑。这次，他仅仅带了一样武器，但是，那可不是对付迅猛龙的。

逃跑的时候，张立发现了许多迅猛龙，似乎在向什么地方聚集。但是还是有一小队迅猛龙追着他和麻吉。后来似乎被什么阻挡了。

“事情就是那么回事。”张立说完，岳阳又进行了补充。他和巴桑站得更高，警戒也更强。据他们的观察，四面八方的迅猛龙似乎都被什么吸引了过来，正在朝村子边平台的地方聚集。他们不敢肯定那些迅猛龙是否要袭击村子，所以杀死了追击张立的迅猛龙，跟着就回来汇报。

最后岳阳说：“那么你们是怎么受伤的？教官和敏敏呢？”卓木强巴站起了身：“竞男受伤了，敏敏在给她治疗。我去跟她们说一声。胡杨队长会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是怎么了？今天是我们的灾难日啊！迅猛龙也要来偷村吗？”卓木强巴摇晃着头，把这些荒唐的想法想扔出去。

子弹取出来了，唐敏正在给吕竞男包扎着肩上的伤。卓木强巴打算敲门，没想到，那门一推就开。

唐敏说“哎，你进来干什么呀？快出去。”

卓木强巴带上了门，在门口说：“有很多的迅猛龙，似乎它们也朝村子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吕竞男说“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是队长啊。”

卓木强巴回到了房间，让张立安好了雷达，所有人备齐了武器，准备拼死一战。这个时候，那犹如号角的声音，此起彼浮，划破了宁

静的夜晚，好像有无数的迅猛龙潮水般的向村子涌过来。村民们都被惊醒了，恍恍不安。大家敲着门，串着户，彼此的通知着。有的开始跪在地上祈祷。死神的气息凝蔓在贡日拉村的周围。玛吉也被惊醒了。她找到了张立，希望从大家那得到什么消息。

“他们那些卢默人，要袭击村子了吗？我可是没听过这么多的卢默人，发出这样的叫声啊！”

张立轻轻的扶着她，让她靠在自己的身上，低声说：“你出来干什么呀？回去休息！啊！我有事，那些卢默人冲不进村。”

亚拉法师闭了眼睛，他在聆听着声音的方向。他猛然挣开眼睛说：“他们似乎不是冲着村子来的，而是敌人的方向。”

岳阳、张立已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了，自然明白了亚拉法师的意思。 卓木强巴突然想起了肖恩提醒的话：“把这个扔向你的敌人之后，就逃吧，离你的敌人越远越好，以免惹火烧身。”难道是？难道是？

这个时候群匪也没有入睡，不过是兴奋的原因。“哈……哈哈哈哈哈哈，要进村啦，村子里有什么？有大块的肉，浓烈的酒，无数的美女……当然，如果有黄金珠宝手饰，那就更好！”

他们收拾着行囊，已经知道了村子的所在，还犹豫什么。虽然有几个与他们同样的现代人在守护着村子，但是，那些人的装备，没有他们完善，人数也不及他们。只要等天一亮就可以攻打村子，消灭敌人。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片土地的所有人都会俯首称臣。那些拿着弯弓和长矛的原始人，啊呵呵呵呵呵，拿什么来跟机枪和炸弹抗衡！嗯，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收拾着包袱，整理着武器。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喔……喔……”远远的传来了，像是汽笛一样的鸣叫声。奇怪，奇怪呀！汽笛？“啊啊啊……”

迅猛龙是这个森林里最讨厌的存在，他们就像丛林游击队，时不时的偷袭着森林里的动物。哎，这群悍匪没少吃它们的苦头。西米顿时紧张了，他挥手对林人说：“上树上树，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啊，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的迅猛龙，是吧？”

林人刚刚上了树，安好了雷达天线：“你看你看你看，不好了，头，问题大了，我们，我们，我们看到了，看到了……”。罗杰说完了，马索跟着说，但是他发生自己失了言，马上就停止了。

“怎么回事？”西米开始抚摸脸上的伤疤，那是他的危险信号。“很多，很多迅猛龙从四面八方朝这儿跑。不知道它们的目标是不是前面的那个村子。啊～～你看，你看，啊，到处都是。”只见那个雷达的屏幕上，光点过百，都在朝着某个方向移动。

西米说：“距离、方向、速度。”

雷波说“最近的可能不到12公里了，他们正经过前面的村落。不过，似乎，啊～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在那聚集。他们的时速大约40公里，啊～啊~这可不是捕猎的时速，他们三五成群啊，他们三五成群的围着前进着。目前看到的估计这附近的迅猛龙都聚集起来了，这很反常的。”马索在嚷嚷着：“不是村子，不是村子，如果说它们的目标不是村子，那会是哪呢？”

西米说“准备好武器，把关死射，咱们得做好自保工作。雷波，快下来。”

“啊……啊！笑话，笑话！我忽略了这个混蛋肖恩呀。”马索突然绝望的大声叫起来，把西米都吓了一跳。他把脸拉长，及时的说着英文：“目标不是这个村子，还能是谁？还能是谁？那就是我们那呐！我说，我说你们回来的时候，身上有股什么味啊？啊？你们在追赶那群人的时候，有没有被什么攻击？啊～啊，我是说回避长规武器，比如说什么瓶子啊，瓶子啊，塑料口袋一类的，啊？有没有？哎呀，有没有”？

大家愣住了。西米说：“我想起来了。你清楚的他说了什么吗？有没有被什么瓶子，瓶子什么砸过”？他知道，马索这个家伙突然这么大声的说话一定是有原因的。丁明有又想了想:“啊～啊～我想起来了。玻璃！玻璃！”

“你是说玻璃？”马索吓得声音都颤了。“都快说，玻璃，什么玻璃？”

丁明有说：“你们忘了，在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不知是谁扔了一只手雷，**你被玻璃渣子划伤了，你还问我，你问我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玻璃。”

“嗯，啊……是，是的！”莱夫斯基摸了摸脸上那道细小的口子，他想起来了。

马索的脸白了：“嗯，就是了，是了，是了！这些迅猛龙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哦，我的天啊！天啊！听着，在手雷爆炸范围内的人，把衣服都脱了。脱！然后我们赶快离开这，离得越远越好。啊，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逃得脱！啊，或许找个有水的地方，那才比较好。”

不一会儿，西米拎过了马索，他想看看，看看这个家伙是不是被吓昏了。

“你在说什么？”

马索挺近点说：“对，对，是兽影。哎呀，现在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总之照我说的做就对。哎，想信我。西米大人，我不想就这么快死在这。”

雷波说“或许他说的有道理。头，你看，这些光点还在向我们靠近。”

西米的三角眼眯了眯，寒光乍现：“还不照他说的去做！给我把衣服统统都脱掉！”

**又说，“头，都脱啦，我们穿什么？”

西米的声音反而低下来，但是语气冰冷：“你是要命还是要衣服？”

亚拉法师听完了卓木强巴的细述，心里暗暗吃惊。一个装满液体的玻璃瓶子，他已经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了。只是肖恩留下来的这个瓶子，为什么会仅仅是动物爱好者就能做出这样的地步呢？看着屏幕上潮水般向敌人涌过去的光点，亚拉法师微微的笑了。

卓木强巴看到了亚拉法师的沉吟，预感能得到答案。“法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见大家都在看着自己，麻吉说：“嗯，那是，那是个召唤守护灵的，一个术吧。我知道，是迪吾大人告诉我的。传说中，戈巴族人刚进入这里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类似的术呢。”

张立说：“术，术？什么术？啊？啊？怎么回事呀？”

面对着张立的问题，麻吉又无法进一步回答了。亚拉法师说“没错，这个也能算蛊毒的一种吧。我们通常称为银蛊。我叫做定蛊。”看着大家茫然的眼神，法师继续解释说：“我尽量说得简单点。就是利用动物的特性，让它们攻击指定的敌人。很多动物都有天性，当它们遇到天敌的时候会逃跑，遇到熟悉的猎物会捕食，而同类之间有时则会爆发生死搏斗。这是为了保证种群的繁衍而进行衍生的一种能力。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恐怕就是公牛盯着红布就会发狂的攻击。银蛊就是利用动物这种天性，想让它们发狂地攻击的信号附加在敌人的身上。通常使用的是动物的尿液、汗液或者是别的特定的组织液。在进化的过程中，很多种动物都将这三种液体进化成最容易传播的体液。”

岳阳奇怪的说：“那，我还是不明白。肖恩他怎么会，怎么会这种蛊毒呢？”

亚拉法师看了卓木强巴一眼：“这不奇怪。他不是说自己是动物爱好者吗？事实上，银蛊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蛊毒。特别是在古代，它被广泛的运用在战争。现代的人已经很难了解古代的战场了。在冷兵器时代，除了人与人列阵战斗以外，就用动物来冲击敌人的战阵，那是屡试不爽的。最有名的，比如泰国的象阵、印度的牛阵，还有古代吐蕃的牦牛阵。事实，在中国的古代，也有无数的动物列阵。只是正史几乎很少记载，但传说中流传甚广。从黄帝战蚩尤，就出现过蚩尤召唤出十万大山的凶恶的野兽师。夏优水族破战中，春秋战国曾经发展到一个小高潮，出现过空禽对空禽，地兽对地兽，水族对水族的海陆空联合作战。其后，兽战隐密了一段时期，只有汉与匈奴作战的时候偶有出现。而到了三国又重新活跃了。张角能够在乱世澄清一时，就是因为他能够指挥野兽无数。而后期的三国的猛冲火牛阵、火烧连营，都被视作兽战的典范。到了元以后，兽战才渐渐的没落了。其中原因很多。首先是操兽师极难练成。操兽的密法更是口授和亲传。其次呢，是各国都将兽兵兵力视为最高的机密，那是决对不会记载于文书和档案的。因此最终这些训兽的办法，渐渐失传了。只有极少数流传下来。以至于兽战之争我们只能在小说和杂技里看到。最后一次，应该是清初的云南沐天王田鼠斗战象的传说，那是很有名的。斗兽之法在于撑握兽性，了解动物的体积，爪牙以及它们攻击的方式。以大搏小，以快搏慢，以多搏少，这都是不二的法门。然而在战场上，双

方的千军万马，以及十万之兽混战一团，如何才能让己方的兽兵既攻击敌人而不伤及自己呢？对，对，对，这个时候，银蛊可就发挥作用了。在开战之初，用巨大的投石机，把银蛊投入到敌方的阵营，这就好比现在的激光制导锁定器呀！一是激发己方的猛兽朝着敌人猛烈的进攻，二是避免发生猛兽反扑伤了自己人。”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在冷兵器时代战争还有过这样辉煌的一面。操纵着野兽加入战争，利用尖牙利齿，利用如山的身躯，那才是真正的排山倒海之势呀！没错。亚拉法师说的传说他们也曾经听说过，只是从未当真。可是，若说这些只是传奇里面的痴人怪梦，那泰国的战象，印度的神牛，他们的确在战争中出现过呀！那是做为一个兵种来编制的呢！

“现代人，也有不少利用动物习性的例子，”亚拉法师接着说：“不过，多是限于表演的。你们一定也看过，有人让自己全身爬满了蜜蜂，还有人躺在浴缸里放入几十条眼镜蛇的表演吧？这些都是对动物习性的利用。不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现并且利用完全陌生一种动物的特性，真是不简单呀！”

说到这，亚拉法师看了卓木强巴一眼。卓木强巴觉得亚拉法师在眼神里好像是在暗示着什么。他在暗示什么呢？

听了亚拉法师的话，大家都呆住了，而这个时候吕竞男毅然穿好了衣服和唐敏走出来了，一看大家还呆在房间没有去村口防御，不由得问：“怎么了？怎么了？不用去村口了吗？”亚拉法师说：“暂时观察一下吧！或许敌人中了引蛊，呵呵！就是撤离的时候强巴少爷用的。”吕竞男马上说：“是肖恩”“嗯！”亚拉法师点了点头。卓木强巴心中动了动，为什么？为什么吕竞男一听就想到了肖恩呢？他们还有什么瞒着自己吗？

远远的号角声中夹杂着枪声和爆炸声，亚拉法师轻轻的点了点头：“呵，开始了。”吕竞男也说：“看来要明天才知道结果啦！”她微微的低了低头，不管肖恩是什么人，这次他们都算是被肖恩救了，以前那样对待他，究竟是对还是错呢？巴桑的眼角在微微的跳动，蛊毒，蛊毒，他越来越没法理解这个东西了。这天晚上，他们和贡日拉村民一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一早，迅猛龙散去之后，亚拉法师、卓木强巴和巴桑他们来到了敌人的营地，经历了一夜的激烈的战斗，这里到处都是迅猛龙的残肢断臂，有几只不知名的野兽正在抢食那些尸骨，它们体形不大，一见到生人就迅速的跑开了。树屋完全塌了，在废墟中发现了破碎的布、枪械、金属的碎片。经过勘查后，亚拉法师说："当场就死了两个，不过这里至少有三十具迅猛龙的尸体，敌人是朝这个方向撤离的。"法师指着第二层平台外侧的方向。巴桑说："他们没有多少弹药了，战争还没有结束"根据昨天晚上他们观测到的结果，西米这群人在树屋附近跟迅猛龙抗击过一段时间，后来，实在是迅猛龙的数量太多了，他们才强行打开了一道口子开始撤退，而迅猛龙紧追不舍。敌人是朝森林的深处逃的，想必也是害怕平台边缘的那些巨鸟吧！顺着迅猛龙的尸体一直走到了岩壁附近，随后，向前走了十来公里，发现了第三具残破不全的人类的尸骨，他们没有继续追程。

他们回到了村把情况告诉了大家，张立高兴的说："嘿哟，这可太好了，这下呀！嘿，不怕他们回来偷袭村子了，他们那也没这个实力了。"他想了想又笑呵呵的对吕竞男说："教官那，你，你瞧你，你都受了那么重伤了，是吧，我看那，咱们应该在这村多休息几天那"吕竞男说："我的伤不算什么，别忘了咱们的目的啊！敌人已经赶到咱们前面去了，又没有迹象表明他们都死光了，你要知道，昨天强巴扔的手雷爆炸的范围只覆盖了四五名敌人，所以，咱们得赶快追上他们，如果他们消灭了前面的村子，甚至达到了阙孟，那强巴少爷的蛊毒就没办法了，我们今天就得出发。"

张立的神色一下就黯淡下来了，岳阳说："呵呵！我看那，是你的问题吧！额呵呵,月光下的翠湖旁，多么美得芦苇荡！"张立的脸一下就红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说："对，对，现在，玛吉是我的妻子了。"岳阳说："哦？诶哟，既成事实啦？"张立说："额，不，不是那样的"直到昨天晚上他才知道，原来他接受了玛吉这朵小红花，并且把它别在了玛吉的头上，那就是承认了玛吉是自己的妻子，怪不得昨天晚上玛吉那样的主动，在她看来，那是妻子应该做的事啊。张立挠了头说了半天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岳阳说："哎，哎，哎，那可是非法的哦！"张立说："啧，你这家伙再说我揍你了。"岳阳咧着嘴笑。卓木强巴平静的说："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张立很为难，他是一定要跟

大家一起行动的，这点事不可动摇的，但是就这样，就这样离开她了，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传说中的负心人那，他已经夺走了这个少女的心，他和那些故事里的流浪汉不是一摸一样了吗？要是玛吉她，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呢？额，哎呀，想的太远了吧！张立为难的揪了揪自己的头发，他真是没有颜面对玛吉啊！这，怎么对他说呢！

玛吉在一旁看着满面愁容的张立心里也在想啊："怎么啦？为什么他那么难过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大家都用这种眼神看着他呢？难道他做错了什么吗？难道是因为玛吉成了立哥的妻子了吗？所以大家才这样敌视他了吗？哦，哦对了，对了，有六个男人哪，他们是一起的，他们亲如兄弟，而玛吉只成为了他的妻子，哦，对了，其余的人当人不高兴了，嗯，那个。"玛吉有些羞涩的站起来："我，我可以的，我可以成为大家的妻子""什么？""什么！"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一时大家都不能够反应了。玛吉骄傲的重复了一遍："嗯，我可以成为大家的妻子！这样，大家就都高兴！""噗"岳阳端着水杯一口全喷出来了，胡杨队长微微的笑着，不过，怎么看都像是乐不可支的样子，巴桑面容有些呆滞，连卓木强巴都睁大了眼睛，气的唐敏使劲的掐他，只有亚拉法师不动声色的结了手印默默的念着经。张立的反应最激烈了，他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嗵的跳起来说："哎哎哎……你你你……你们，你们"他手指着卓木强巴、巴桑他们神情激动，最后手指的目标锁定在岳阳那充满了阳光的笑脸上："你你你，你笑什么你，有什么好笑的，哎，不许笑，不许笑！"岳阳实在忍不住，他抽搐着双肩说："咳，我、我想、我想……"张力暴跳如雷："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嗬你早就这么想了，我告诉你啊！你再有这么的想法，我、我，咱们兄弟没得做了，什么呀！这简直就是……"张立气的七窍生烟，不过转过了身，他面对玛吉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手搭在玛吉的双肩说："玛、玛、玛吉呀！

我跟你说啊！这、这个事情，啧，唉呀！这、这个事情你怎么有这个想法呢？"玛吉侧着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不都是很高兴的嘛！这刚要说话，张立已经把耳朵靠过来，紧张兮兮的说："哎哎哎！小声说，小声，跟我、跟我就行了，啊！"玛吉说出了那个古怪的想法，末了还不服气的大声说："怎么啦？有什么不对嘛？"张立听了，那个让他哭笑不得的理由，急的爪儿挠腮，怎么会是这样啊？啊？啊呀难道她

不知道一个妻子只能对唯一的丈夫忠贞吗？他不得不试着向玛吉解释说啊，解释什么叫做一夫一妻制，没想到玛吉既然露出了，啊？世界上还有这种制度啊？简直不可理解的，这样的表情。

玛吉奇怪的说："怎么呢？会是这样的吗？一个妻子不是应该有很多很多的丈夫的吗？我都有五个爸爸呢！"玛吉看着自己的纤细的手掌"五根手指，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张立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亚拉法师马上说："对，对，他们是一妻多夫婚配制""啊？"张立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为、为什么这样啊？"亚拉法师摇了摇头："不知道，据我所知，应该是较穷的家庭才会兄弟同娶一个妻子的，而在这似乎就说不通，而且村里的男丁这么多，一夫多妻才是正常的婚配制度呀！

怎么会是一妻多夫呢？或许我们得问问迪唔大人才知道啊"张立，脑袋大的像斗了，他感觉向玛吉解释一夫一妻制那样多好啊！张立一遍小声的嘀咕，一遍不断的忘卓木强巴和唐敏、吕竞男三个的身上扫过来扫过去，玛吉小声的说："啊？一个人竟然有两个？"张立感觉捂住了她的小嘴，他们在那悉悉索索，悉悉索索老是在拿着卓木强巴说事，那做贼一样的眼神看着吕竞男都生气了："张立，你嘀咕什么呢！你大声的说，说出来！""没、没、没有，没有，我就是纠正一些错误"巴桑淡淡的说："我认为现在可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吕竞男说："对，咱们该走了，得去告诉迪唔大人一声。顺便也要问问前面的情况，走！"所有人都背起了背包，齐刷刷的站起来，用不同的眼光在打量着张立，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走出了房间。

看着自己的队友逐一离去，张立倍感紧张，此刻，此刻不仅仅是如何向玛吉告别的问题，而更严重的问题是玛吉，她有这种可怕的观念，什么、什么一个妻子应该有很多丈夫啊！这、这、这怎么能够允许呢？ 、、房间里只剩下了玛吉和张立两个人了张立感到这个房间是那样的狭小，他和玛吉的相隔是如此的近，可是、可是为什么总感觉自己把握不住她呢？那种空虚的无力之感，让他的心中再度充满了自责。

玛吉小声的重复着："要走了吗？要走了吗？"尽管昨天晚上就知道了一切，尽管她的心里充满了不舍，不过这个立哥已然给了她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她还奢求什么呢？她淡淡的笑着，很甜蜜。张立努

力让自己的心冷静下来，他抱着玛吉说：“玛、玛、玛吉呀！这、这、这样啊！这个，相信我，我可是真心的想跟你厮守在一起的，不过我是一男人呀！那些和我一起来的同伴，我们是一个整体，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命运紧紧的捆厂绑厂着，我们 不得不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啊！是吧！所以不得不跟你做短暂的分离，不过你得相信，我一定回来，我要带着你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一定带你去看那个夜夜都有月亮的天空，其实，唉，下面的行程，我没有太多的把握，我曾经想过，可能会葬身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可是啊，从今天起我会的，我为你好好的活着，啊！你相信我，我会回来，啊！等着我回来，啊！”玛吉闪着一双大眼睛，靠着张立的胸膛上轻柔的说：“嗯，嗯，我会一直等着你，嗯！”接着张立，说到了重点：“那、那、那个，那、那你就，那你就千万别再找别的丈夫了，我怕呀！我、我怕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爱你，是不是，我这……”玛吉靠的更近了：“知道了，立哥，我不会去找别的丈夫了，我会一直等到你回来，一直……”她的眼睛开始有点模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幸福的感觉吗？

终于，他们见到了迪唔大人，岳阳还是忍不住帮张立询问了关于一妻多夫的问题。“哦，这个呀！其实正如亚拉法师所言，都是因为种族繁衍的需要，我们才不得不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你们也知道，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几乎遍布了村落与城邦，每个村落都有过万的人口，人类其实是一种很能繁衍的生灵， 但是自从戈巴族来了之后，他们先是用武力征服了这里的原住民，其后，又征召了大量的工人去修建帕巴拉神庙和石头城。传说中，那种强劳力导致了大量的死亡，最终引发起各种反叛，但是反叛很快就被镇厂压厂了，*首领**被极刑处死，戈巴族虽然强大，可是经过这次反叛事件他们也意识到，香巴拉的原住民众多，这样下去，他们是很难长久的统治这里的，所以他们就使用了大范围的蛊，前去修石头城的工人一夜之间都如同喝醉酒一般昏昏沉沉，但是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回到各自的村子，把那种蛊传播到每一座村庄。”

胡杨队长问：“那是什么蛊？”迪唔大人摇了摇头：“很多年以后香巴拉的人才发现，妇女们变得极难受孕，偶尔生育，生下来的也是畸形儿，很快就会死”亚拉法师惊魂说：“是、是绝后之蛊，我曾在典籍上见过，没想到真有这样的蛊啊！”亚拉法师望向了迪唔大人说：“后

来呢？”迪唔大人接着说：“到后来，一个妇女一生之中能够怀上一个健康的孩子就是万幸了，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下一代孩子的身上，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于是，这里的人口急速减少，后来人们才发现，多找丈夫受孕的几率才会大大的提升，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据我所知，香巴拉的妇女受孕几率已经大大提升了，只是一个习俗的形成不是几十年就能做到的，同样，他的根蒂也不是几十年就会转换过来的。”

吕竞男对迪吾大人说：“请迪吾大人告诉我们将走的路程吧！”

“恩，你们要走的路程，我只是年轻的时候走过2次。如今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呢！”迪吾大人拿着地图，用手指画着路线说：“你们是一直沿着平台的边缘在前进吧？远离森林，所以才可以避开森林野兽的袭击。这是非常聪明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在这里是行不通的。相信你们已经感觉到了吧。”

“是的。”张立说：“有大鸟啊！”

“呵呵，大鸟？那叫贡命鸟。邪恶的食神，连大金雕也没法对付它。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它们的存在，所以周围才比较安全。巨大的野兽，都被他们当做了食物。而密集的森林，则阻挡了它们的入侵。”

岳阳说：“哦！我们以为它们是在第三层平台筑巢的。”

“不不…不…第三层平台是上戈巴族人的天下。贡命鸟虽然可怕，但是比起上戈巴族人来，它们还是没有任何胜算的。只有在没有食物、饿得实在不行了，它们才会和我们一样，去第三层平台偷一点食物。不过，那是用命来换的。运气好的可以享用到丰盛的晚餐，运气不好的就成为了别人的晚餐。从这里往阙孟有2条路可以走，原本从强日到破日，再经过错日就可以抵达了。可是如今这些地方都被红圈圈圈起来了，也就是说没有人了。哦。这幅地图没绘制多少年吧？既然下戈巴族人说这些村落都已经没有人了，那么就应该没有人了。这可不妙啊！这条路原本是较安全的，可是现在没有人了。那么森林里的野兽一定会很多很多啊，啧啧啧…”迪吾大人一面摇着头，一面发出啧啧的声响。

“那…那…还有…还有路吗？”

“还有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就是沿着平台的最内侧前进。不过里面很黑暗，而且有很多的卢默人。如果人不是很多，通常是不会走那条

路的。”

“那…那为什么会有人会走那条路呢？”

“因为这条路距阙孟最近呢！哦，这个地图的标注不是很准确，看起来好像从森林里走还要更近一些。但是去过阙孟的人都知道从岩壁下走，如果跑得很快的人，一天就可以到达阙孟了。而从森林里穿过去，至少得三天！哦，对了，这条路走到一半的地方，有一处遗迹，据说是以前的木族人修建的神殿。如今早已荒废了。但是那里可以暂时躲避卢默人的攻击。”

“什么？你是说那里可以躲避卢默人的攻击吗？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很奇怪的地方，总之，如果你们去看过就知道了。但是要我说，我说不出来。反正和你们见过的所有形式的神庙都不一样。”

岳阳看着地图说：“阙孟怎么在森林的最深处呢？那不是漆黑一片了吗？”

迪吾大人说：“不不…不…阙孟人住的地方没有森林，那里是很明亮的。”

“那他们不怕贡命鸟的攻击吗？”

“同样只有亲自去看才知道，贡命鸟是无法攻击那个地方的！”

怎么办？大家一商议，既然敌人是顺着岩壁逃跑的，那么他们也只能走那条顺着岩壁的那条道路去追。毕竟是最近的一条路，而且敌人极有可能在木族人的神殿休整啊！

商定之后，亚拉法师对迪吾大人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沿着岩壁前进，大人，请告诉我们有关这个遗迹的详细资料吧！”

“恩，让我想一想，那处地方是开凿在岩壁上的。首先有一道笔直的长梯，这条长梯大约不下千级，斜靠着岩壁成75度角往上延伸。爬到尽头之后，有一处天然的岩穴，但是很窄，进深三四米，长约十五米。在岩穴里已经能够俯瞰整个第二层平台的森林。同第一层平台一样，下面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不过不同的是这片海更绿。在岩穴的最里端，就是两道巨大的石门，不过已经严重的破损了。如今这道门就剩下插门轴的槽了。在岩壁的上方，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天然形成的有无数的小型的天窗，光亮斜斜的从头顶射入门内，可以看见岩窟内

有无数的石像。大多形态怪异，加之残破不堪，看起来显得非常的狰狞。”

石窟里边没有人，没有野兽，也没有风，唯有这只破碎的形象诡异的石像，好似一片被诅咒过的死地，连空气都显的格外的干燥。进入这里的人隐隐的闻到了一股股的血腥味，他们不知道这味道是来自自己的血，还是别人的。这个时候，这里有8个人。每一个人都被血水洗过，头发上还结满了血痂。衣衫破烂浑身伤痕，此刻正委顿不堪的东倒西歪着。

西米他们被迅猛龙追了一夜，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打死了多少迅猛龙才活着冲出来。事实上直到那四个被火雷覆盖的倒霉蛋彻底消失之后，迅猛龙才停止追击。

猴子的脸上被拉了一条口子，血糊糊的肉翻在了外面，像多长了一张嘴。但就是这样，还算是轻伤。那只俄罗斯棕熊非常的勇猛，他把整条手臂塞进了一只迅猛龙的嘴，现在左手被一团布包着，胳膊上只剩下了一个叉。林人少了右腿，陆有才的左脚骨折，达吉被从胸到腹开了一条口子，深可见骨。就连西米走路都开始一瘸一瘸的。雷波受伤最轻了，他被迅猛龙从背后拍了一掌，若不是防弹衣，只怕连脊椎骨都被抓出来了。

但是马索…马索…马索这个看起来衣衫最烂全身都是血迹，但是他却一点伤都没有。别看他没有别的本事，逃跑的时候他可比兔子还要快。

看着一地的伤病，西米盯着马索说：“恩，你…你似乎还对我们说点什么了吧？说吧！”

马索头皮一麻，他知道这一次惨遭到的惨败，正是因为自己忘了把肖恩的事情说出来。事实上，如果不是当时为了保命，他是不打算把肖恩的事情告诉这群人的！但是现在已经晚了。如果自己说错了一句，恐怕这群嗜血的家伙，恐怕就会像迅猛龙一样，把自己给撕裂的。要不然就是被一脚踢出去，送给那些巨鸟当野餐。他尽量的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反问：“西…西米，你…你认为老板的实力怎么样？”

“什么意思？”西米一愣，“难道还想用莫金来压我吗？”

西米知道马索这个家伙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蠢，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他抬出了莫金，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而他既然这么问一

定是有原因的。于是，西米公正的说：“恩，他很强啊，我也是特种兵出身的。但是跟他比起来，还是有一大截的差距。”

“哎呀…，”马索点了点头：“没错，我想你们都应该感到老板的强大。恩…但是我…如果告诉你们，老板曾经加入过一个组织…”

马索稍稍停顿了一下，他看着大家的眼神，大家都露出了原本应该如此的表情。

他接着说：“但是…在那个组织里，连老板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其余人的眼神开始变化了。

“索瑞斯也是如此，虽然我不清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但是老板和索瑞斯，只要听到比他们高一等级的人物，他们都会吓得全身发抖的。”

其余人的眼神已然从惊讶变成了不可思议，雷波已经按捺不住了：“你说！你说的这是什么玩意？这根本就不可能！”

而西米示意马索说下去，马索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有多少人？如何构成？叫什么名字？我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那个组织的确是存在的。而索瑞斯和老板共事过，不要以为他只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实力同样是相当可怕的。而我知道他们的那个组织里面将不同的人培养成具有不同知识的专家，而且根据他们所属的不同专业冠以不同的称号。比如老板，他的身手如此了得，他学的就是特种部队专业。他了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特种部队的训练方法、作战的特征，对与身体搏斗、军械搏斗，老板的能力是远高于普通的特种部队的。但是他在他们的组织里似乎只是底层的特种兵，比他高一个等级的好像叫做特种士，因为我多次听到过老板发出希望成为特种士的感慨。”

其余的人都安静下来了，西米也皱着眉没有说话，要让他接受这个事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真的有这样的组织吗？怎么？我就没有听说过？”

看着其余人的表情，马索迪心里慢慢的舒缓了。“嘿…对…对…现在就是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样就不会把仇恨集中在我的身上了！要让他们淡忘是因为什么失去了四名战士、为什么被迅猛龙追的差点

全军覆没？老板莫金的隐秘，对，这显然是一个好筹码，对！要继续让他们感到惊讶。”

“还有，对了，你们知道老板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吗？”马索继续的想悄然改变话题。

伊万反问说：“他不是盗墓的吗？”

“没错，老板是盗墓的，而且似乎他们的组织就是一个盗墓组织。但是你们什么时候见过盗墓贼发大财？”

大家一想也是，盗墓贼全世界都有，但是像莫金这样过亿身家，好像还没听说过。盗墓毕竟是不光彩的事情，那些人就跟小偷一样，知道自己的东西不干净，就算盗得了大宗的器物，也不敢马上脱手，守着宝物整日提心吊胆。据说他们的寿命都很短，就算联系好有了买家，脱手的时候那价格也被压的很低。一旦发了一笔小财，很多人就洗手不干了。这似乎是盗墓贼的惯例，国内国外都一样。

马索又一次掌握了主动，他继续说着他的话：“这就不得不提到老板的第二职业了，他作为一名特种兵的同时，还是一名鉴赏者。他能一眼从一堆玻璃碎片中，辨认出那颗是真正的宝石以及宝石的成色、属性和在各大卖场的价值。同样也能辨认出古器的真伪以及那些宝物的历史。对！这就是他能聚敛大量财富的原因。他不需要急着卖出到手的古物，事实上他手上的东西都会直接送到拍卖会，加之他本人的声誉和名望，时常会拍出上亿价值的东西。”

一席话听的群匪呼吸急促，“将不能见天日的东西直接变卖成…变卖成拍卖会上的宠儿，难怪莫金拥有那样富可敌国的身家！那么如果…如果把帕巴拉神庙的东西全部弄出去…啊…哈…”他们似乎暂时忘记了那一身的伤痛，他们两眼开始发光。

马索适时的停下了，留给他们臆想的空间。

是西米，最先从那满是珠宝和金钱的想象的空间中回过了神。他警惕的看了马索一眼，马索在低着头，他微微的弯着腰，显的十分的谦恭。

“哼！”随着西米重重的一声冷哼，这些盗匪才看清了目前的处境。

“我认为，马索，你现在该说的不是这些吧？”西米的眼神渐渐的冷漠起来。

“对…对…我知道…知道…其实我只是想说老板拥有的身份。因为接触的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所以辨认其真伪…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辨认出最具价值的宝物，所以需要鉴赏者这样的人。而在世界各国活动，必须知道那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武器布防等等等等，所以也需要特种兵这样的人。同样他们那个组织经常深入荒无人烟的野外，就和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是一样的，时常会遭受到不知名的猛兽的袭击，所以他们也需要另一种人来解除野兽带来的危机，那么这种人被称作操 兽 师。索瑞斯就正是一名操 兽 师。”

西米的三角眼渐渐的收缩成了菱形，他似乎有些了解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听到的都是他从未接触到的，“这？”他第一次知道，莫金竟然把自己隐藏的这么深。

“操 兽 师通常都拥有教授级的动物学的知识，他们对常见的野生动物的习性等各方面是了如指掌。他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一种陌生物种的习性，并且加以利用。他们可以召唤、指挥、操纵很多种野兽。因此，他们也能让别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野兽的最猛烈的攻击。”马索尽量的平和的说着。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语气稍有不对，都会触怒这群人。

果然雷波吼起来了：“你就是说我们被操 兽 师攻击了。妈 的！卓木强巴是一名操 兽 师吗？”

“不…不…不…”马索的声音就像是打破了盘子的小工，“唉，在那群人里面有个叫肖恩的。他…他似乎是一名……”

“你早就知道他们的队伍里有一名操 兽 师，却他 妈 的没有告诉我们！啊…？”雷波、伊万、猴子三个人把马索夹在了中间，那眼神要吃人。

马索克制住想要逃跑的冲动，他依然小心翼翼地说：“啊，不，事实上肖恩这个人是不是操兽师，就连老板和索瑞斯也不敢肯定，他们只是在闲谈中偶提起及这个人，说是对生物学有很有些了解，可能是一名操兽师。试想，老板是什么人，啊？我一个下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么隐密的事情？啊这些都是我偷听的，对，对，全是我偷听到的。连老板都不敢肯定的事，我更是没有办法确认。而且一到这儿，我们每

天都在逃命啊，我每天都睡不安稳的，我实在是没有想得太多。如果不是那天你们回来身上的味道那样的重，而后来聚集过来的迅猛龙的数量是这样的巨大，我也是不会联想到一起的啊。啊，或许是吓疯了，我自己都不能理解，突然想到索瑞斯告诉过我，操兽师最常用的就是那些生物体内提取出来的信息素，然后用瓶子或者是其余的物品把它装好，然后只需要简单地投掷向他的目标就可以了。我现在真的很后悔啊，为什么没有早点联想到这个事情呢？我发誓，我绝对没有隐瞒的意思，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一起来的这个地方，我和大家一直没有分开过。我也没有什么本事，哦，在迅猛龙追的时候我真的好害怕啊。我怕第一个被吃的就是我。我骗你们对我没有什么好处的。啊，对，我就是再蠢，也不可能蠢到去帮助敌人来对付自己人啊！”

马索越说越激动，这个牛高马大的男子似乎委屈地就要掉眼泪了。

那些受伤的人躺在地上，身负重伤的人看到这一幕，先是露出了鄙夷的神情，随即又想：如果没有马索的提醒，他们或许真的一个也活不下来。

雷波望向了西米，询问：“该怎么处理他？”

西米回首示意，要他们坐下，让马索也坐下。他换了个口气：“嗯，不能完全了解敌人，那可是没有办法和他们对抗的呀！嗯，难道说，你的老板不知道这一点吗？”

马索摇了摇头：“我真不知道老板是怎么考虑的。或许他想，消灭这十一人的小小的障碍是轻而易举的吧？”

“既然肖恩是操兽师，那应该跟你的老板是一个组织的吧？怎么会不能确认呢？”

“啊，不是这样！操兽师这种职业，啊，据说是从中国学来的。不只他们的组织有，外面也有操兽师，那几乎可以认为是动物学的一个领域。只是动物学专家着重研究动物生产和生活的方式，而操兽师在此基础上更着重研究动物的攻击能力和方式并且加以人为地利用。可以说，每一个操兽师都是动物学专家，而动物学专家却未必能够成为操兽师。啊对对，这些都是索瑞斯告诉我的。啊！毕竟，我和他还相处地不错。呵呵呵！”他言之凿凿，没有人怀疑他说的话。

“这就奇怪了。听你的意思，那个组织里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如果他们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为什么不要去做盗墓的勾当呢？他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出人投地，完全可以生活地很好啊。”

“啊，是，我只能是推测，原因还是在于他们那个组织吧？他们那个组织让他们去做盗墓的事，这些人我想是不敢不去的吧？”

“告诉我更关关于莫金和索瑞斯的情况，还有他们那个组织。把你想到的也说出来，不要有所隐瞒。”

“呃，是。据我的观察，那个神秘的组织平日是不会束缚他的成员的行动的自由的。对，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那个组织里的许多成员平时都会有显赫的地位和身份，用这个身份做掩护，但是一旦接到命令就会马上返回组织，接受任务的安排，而且如果不慎透露出了组织的信息，那，那他可能就会马上在人间消失。啊！当然，这，这是我想的。”

丛林里，光线很暗，毕竟这是紧贴着岩壁的最低端的森林最深处。致密的针叶林遮蔽了光亮，几乎每隔两米就有一棵树，连飞索都荡不起来了，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撞上另一棵树。他们原本计划的，从早上离开贡日拉，中午估计就能够抵达鹊姆，如今却因为不能荡飞索，恐怕要到傍晚才能到了。

张立和玛吉自然演绎了一出妾送君千里一步一回头的经典剧目。用岳阳的话来说，就是感动地一塌糊涂啊。两个人就差没哭得稀里哗拉。

从迪吾大人那里得知了木族遗迹的相关的情况，队伍里出现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就是以唐敏为代表的温和派，如果说，敌人在木族遗迹里休息，那么他们只需要绕过遗迹，比敌人先行抵达鹊姆就可以了。因为敌人没有地图，所以他们定然不敢冒然一直向前。至于敌人要扰乱其余的村落，他们也确实是无力去阻止的。而另一派则是以巴桑为代表的强硬派。意见是不管敌人到哪里，就应该追上去，乘他们的病要他的命，把这批先头部队全部歼灭在古遗迹，做到不留隐患。虽然没有明确形成对立，不过温和派的人数要远远的高于强硬派。虽然说这里似乎脱离了法律的界限，不管怎么样，像巴桑这样把杀人当做吃饭一样稀松平常，大家的心理，那是始终有个坎的。如果

面对手无寸铁的敌人，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想也不想就给他一梭子子弹呢？把他扫地脑浆四溅呢？大多数人自问，没有这样的勇气。不过这次，胡杨队长成为了强硬派的铁杆支持者。在他看来，这群狐狼早就应该被铲除，别说在荒郊野外，就算在城市里，也应该看一个杀一个。

卓木强巴和吕竞男都没有表态。不过卓木强巴在心里还是支持唐敏多。至于吕竞男是怎么想，他就不知道了。

“好了，他们是不是在木族的遗迹里还不清楚，不过沿途都有迅猛龙的尸体作指引。我们视情况而定，如果那些狐狼真的躲进遗迹，那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们硬拼，不如在遗迹下面设几个陷阱，把他堵在遗迹之上。如果他们没有躲进遗迹，而是拦了我们的路上，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他歼灭，这样大家看怎么样？”卓木强巴提出了一个能让所有人的方案。不过强硬派对此并不满意，巴桑不会争辩，不过露出不置可否的神情。

胡杨队长说：“恩，这可是放虎归山啊，总之，不应该留下任何一个狐狼成员。”他还把卓木强巴骂了一遍。

吕竞男的腿上有伤，但是她坚持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她似乎不愿意成为大家的负担，还把前进的速度大大地提升了。直到临近了木族的的遗迹，卓木强巴才把她劝得停下来。

唐敏执意要检查吕竞男的伤势，大腿上的绷带已经被血迹染红了。

在这里，迅猛龙的尸体已经很零星了，这有两种可能：一迅猛龙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二狐狼的子弹消耗得差不多了。不过，从第二层平台的森林的面积和他们遭遇的迅猛龙的数量来看，第二种可能性要大一些。

卓木强巴让岳阳跟张立上了树，一是找遗迹，二是观察环境。由于树的间隙太小，飞索荡了好几次才成功，岳阳和张立爬上一棵约四十米高的树，再由树的枝杈荡向另一棵更高的树，接连几个起落，身影消失在茂密的树冠之中。

巴桑说：“为什么，为什么不去遗迹？眼前的情形来看，他们多半已经弹尽粮绝了，他们肯定是躲在那儿了。”

卓木强巴说："先去侦察一下嘛！"

"这里太潮湿了"巴桑说："会影响我们判断，应该去遗迹。"

"巴桑！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杀死呢？如果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那对我们就不构成威胁了吗？"

"不！因为他们想把我们全部杀死，只要一天不除，对我们永远就是威胁！"

"是这样吗？"卓木强巴在叹息："人与人之间相互杀戮，理由只需要这么简单啊？因为他要杀死我，而我没有确保的信心就要先杀死他！"

这个时候岳阳他们在树上说："强巴少爷！前后都有很多迅猛龙好象冲我们来了。"

"上树！"卓木强巴说。

大家纷纷扬起了飞索，能爬多高就爬多高，不过吕竞男在扬腕之后，感到伤口一阵撕裂一样的疼痛，手腕一收，又落回了地面，对其余人说："你们先走，我引走它们。"说着往前就跑。

话没有说完，就看到亚拉法师和卓木强巴从树上下来了，跟着她一起跑。

"看来得想办法把它们都杀，不然不知道武器够不够啊？"卓木强巴就好象没听到吕竞男说的话一样自顾自地说着。

唐敏和胡杨队长也下来，随后是巴桑。

"去遗迹，还来得及！"巴桑的眼中闪出了欢喜。

随后岳阳跟张立也下来了，张立说："嘿！我说，怎么打呀？"

林中探出了一只鬼鬼祟祟的头，盯了他们一眼又缩回树后，其余的地方也有草木在摇晃，一时之间不知道潜伏了多少迅猛龙。

卓木强巴说："那处遗迹在哪儿？"

张立一愣说："没，没看到啊，就注意迅猛龙了，我们就下来了。"

岳阳说："前方岩壁的下边有石梯可以延伸上去，有一处好象是天然洞穴的，距离我们不到五百米。"

这个时候，又有三只迅猛龙隐藏在树后，那么其余的也在不紧不慢地跟着，它们似乎在观察，没有急着进攻。

胡杨队长说："五百米？哎呀，五百米，不知道能不能冲过去啊？"

前面也有身影在晃动，而且看样子这些迅猛龙的数量还不少。

唐敏说："怎么？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迅猛龙呢？"

岳阳说："是从远处赶来的，它们似乎已经散了，不知道为什么又都回来了。怎么？难道是咱们的身上也有让它们愤怒的味儿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卓木强巴。

卓木强巴说："不，不，我没有沾呐。"

亚拉法师也说："没有！如果你沾上了，早在村子里你就被袭击了，不用等到我们靠近这处遗迹它们才会聚拢过来的，哎呀，真奇怪了，这个样子就好象是要把我们趋赶到那处遗迹似的呀！"

果然，在他们身后的迅猛龙，它们只是远远地看着，在前面的也没有猛扑过来的意思，正如亚拉法师所说，就象是打算把他们赶到那处遗迹似的。

岳阳打趣地说："我说啊，嘶，难道说因为它们不能去那处遗迹，啊？估计咱们跟那群人是对的，所以让我们到那个遗迹帮它们去消除那帮人的啊？哟，哟，这么说这些家伙还挺有头脑的嘛！"

张立说："你，你，你看那长相了吗？那个？还头脑？哎哟！头脑不会这么灵光的吧？我说，为什么它们进不了那处遗迹呢？

"呜……"不知道是哪头迅猛龙领了头，很快林中就传遍了那汽笛的声音。伴随着那此起彼伏的吼叫，一只又一只迅猛龙从林中蹿出来了，它们张牙舞爪地扑上来，枪口的火舌在狂喷，但是，那些迅猛龙的冲势更快，就算被枪打中了，也会顺着惯性往前冲出了好几米，而更糟糕的是，迅猛龙似乎知道了枪弹的苦头，竟然学会了利用树木的掩护来躲避子弹。

八个人围成了一个圈，且战且退，迅猛龙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从林中突然蹿出来了，并且充分地展示了它们的迅猛，很快就有十来只迅猛龙的尸体堆积成了一堵墙，更多的迅猛龙踩着同伴的尸体还是

在往前冲，子弹对于它们的迟缓的神经效果是不好的，就算击中了致命的伤口，它们还是在奔跑，直到死。

“轰！”一声巨响之后，巴桑手握流弹发射器，发出了“咔，咔，咔”的响声，他已经把流弹发射光了。

胡杨队长大声地说：“这可不是个办法啊！它们的数量太多了，搞不好啊，咱们的武器也会被消耗光了！”

岳阳大声地说：“看，快看！遗迹的入口。”

只见前方，那是红色的裸露的岩石，分明在这里好象多了一块，形成了一个方圆百余米的空坝，空坝的一边与岩壁相连，岩壁下是那道好象通往天际的笔直的阶梯。

唐敏说：“唉！小心呐！有埋伏，可能？”

卓木强巴说：“顾不了那么多了！这石梯起码有七十五度的陡坡，如果他们从上面探出头来射击我们，我们是照样可以打他们的。”

唐敏说：“他们要是推石头呢？”

亚拉法师说：“阶梯很宽，有石头也可以躲。”

这个时候已经临近了阶梯了，亚拉法师一动身，抢先蹬上去了，他反身向阶梯的下面射击着，为跟后的队员作掩护。

这个阶梯实在是陡，大家手足并用，一口气上了二三十米，听到阶梯下的吼声，似乎那些迅猛龙并没有追上来。

岳阳扭头一看，不禁哑然失笑了，原来双腿强劲有力的迅猛龙，在这狭窄的阶梯上是无法立足的，只能爬上几步，身形不稳，一个倒栽葱就滚下去了。

岳阳提醒着说：“不要担心下边，它们上不来，大家只需要看好上面就行。”

其余的人也纷纷扭过了头，正好看到那些迅猛龙极力往上爬，就好象攀附在冰面，结果一个个都掉下去了，那模样颇为滑稽。

张立看着那千余级的台阶，喘息地说：“哎哟，我说，咱们是不是想一个，哎哟，想一个什么战术才继续往上爬呀？哎呀，哎哟，至少这里距上面还有一段距离啊，啊？我说，如果上面的人想开枪射击的话，也，也不是容易的事，是不是？”

卓木强巴看着低着头的巴桑说："可是，我依然感觉危险还没有解除，那不是来自遗迹的入口，也不是来自下面，似乎又是那样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下期预告：

在神殿遗迹的入口处，卓木强巴一行人后面是紧追不舍的迅猛龙，头上还有巨型食肉鸟盘旋，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攀爬上千余级台阶，西米一伙人留下的血迹出现了.....

卓木强巴看了低了头的巴桑一眼说："可是我依然感觉危险还没有解除啊。既不是来自那遗迹的入口，也不是来自下面。似乎又是那种感觉，太奇怪了。"

岳阳喘着气说："你一分钟能爬多少层楼啊？"张立说："二十几层啊，怎么了？"岳阳说："通常一层是九级台阶，就算九级，那一分钟最多爬二百层台阶。而且越高越累人，这起码有一千级台阶，估计得花十分钟才能爬上去。"

张立说："是啊，等我们爬上去，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可是要是敌人刚好守在那，那咱们可就中招了。"

岳阳摇了摇头："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得赶快爬，否则比在下面让迅猛龙吃掉还要死的更惨呢！你看天上。"

张立扭头望天空一看，闪着光芒的天空之中，有几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在盘旋飞舞着。看上去不比一只普通的蚊子大多少。可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那那就是巨鸟啊！香巴拉人说的贡命鸟！卓木强巴和巴桑也看到了危险的来源，急速的说："快点，快点，趁着这些鸟还没有发现我们。"

可是没爬两步就发现不行。背着重约40公斤的背包，哪能爬上这近乎千余节的台阶呢。好几次岳阳和唐敏要和那些迅猛龙一样，重心不稳跌下去。幸亏身后的人们扶住他们。

卓木强巴一看不行，命令道："把背包放到台阶上。带着轻武器上去。快。"岳阳紧张的看着天空，这些巨鸟还在盘旋。不过似乎仍然没有发现他们。

唐敏说："可是背包里还有。。。。"

“来不及了！先上去再说”卓木强巴说着，帮唐敏放下了背包，推着唐敏往上爬。所有的队员都是手足并用的，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在爬。

岳阳时时的扭头观察着，爬到距离顶峰还剩三分之一的路程的时候。岳阳敏锐的发现：至少有两只蚊子大小的身影在开始慢慢变大。现在目测起来至少有苍蝇大小了。它们发现了，发现我们了，它们正在往这飞。

快。。

岳阳也在不住的提醒大家，大家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往洞穴上爬。都知道上去了才有希望，悬在这半坡上根本无法与那些巨鸟相抗衡。

吕竞男带着伤，爬这样的阶梯，格外的费力。卓木强巴只能走在她的身后。一路爬来至少把她接住了五六次。不过她一直在嘱咐敏敏小心和尽可能的快。

转眼之间，那天空中的黑影，已然有麻雀那么大了。而岳阳抬头向前看这笔直的阶梯仍然是望不到头。在自己的身边听到的全是猛烈的呼吸声，他们第一次知道急速爬梯原来也是这样累的。岳阳大大的吸了一口气，然后一鼓作气的往上爬。手一滑手上握着的自动步枪一下就滑下去了。只听后面的强巴说：“别管了！快爬！”

岳阳回头再一望，那身影已经像老鹰那么大了。胡杨队长在旁边喊起来：“别看了！你看什么啊！爬！”在身后已经感到呼呼的风声了。可怕的巨鸟就在头顶，那黑色的投影又一次笼罩在众人的头顶。岳阳似乎感到有些气馁了，因为以他的精确的判断力，已然断定在他们到达遗迹大门以前，那是肯定会被这些巨鸟赶上。

可是爬了一段，怎么还是没有受到攻击呢？而且那猛烈的风，依然从头顶上略过了。难道。。。。难道这些巨鸟的目标原本就不是我们，而是下面的迅猛龙。岳阳忍不住又回头看，奇怪呀。。。奇怪呀。。这两支巨鸟既没有袭击人，也没有对迅猛龙下手。而是在阶梯的半腰，在山腰之间争夺着什么？是武器装备吗？不不。背包也在更下面的地方啊。

这个时候，巴桑冷静的说：“不用看了，是吸引弹！快走吧”原来是巴桑扔出了吸引弹，在这种时刻冷静才是最关键的。这颗吸引弹蹦着跳着向台阶下滚，或许对那些巨鸟而言，这种会发光但是嗡嗡叫的

东西，就是它们眼中的宝物吧。两头巨鸟，为了争夺这个发光的东西，它们竟然打起来了。

趁着巨鸟在上空正争持不下的时候，岳阳又往上冲了百来米。亚拉法师呢？亚拉法师呢？只见亚拉法师在那个天然岩穴探出了头，对下面说："上面没有埋伏。都上来！"

岳阳心中一惊：啊。。他。。他。怎么这么快啊！他什么时候爬上去的。当所有的人都有惊无险的爬上那个天然洞穴的时候，那两只鸟依然为了这个宝珠打的头破血流了。其中一只狼狈逃窜，另一只衔着发光的宝珠，昂首顾盼，自命不凡。

洞穴坍塌的门口，被一只巨鸟的尸体堵住了。它显然是被另一伙人打死的。亚拉法师说："里边没有人，那些人似乎往更深的地方撤退了。"

岳阳站在洞穴的入口。侧着身子向外探。顺着岩壁望过去，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孔。就像是蜂巢，直到张立叫他："你看什么呢你？你还不快进来呀！"岳阳这才最后一个进入洞穴，在心中还在疑虑：这不是天然的洞穴!不是!这是被人为破坏的，以前洞穴的上方是做成宫殿和楼台的样式吗?

从巨鸟的尸身上踏过，就进入了洞穴的里边.岳阳望洞穴的左手方向看往前延伸，那些天窗落下的光柱,照在残台和破损的石像上形成了一道光柱长廊.举目凝望,看不到长廊的尽头.只能看到参差交错的光柱,和那些在光柱当中游弋的尘埃.石像背后的墙上,似乎还有很多壁画的。不过如今都剥落了。唯有墙根处还有一些银色的碎块。张立问："这些是什么呀？他惊异的看着，从这些残破的碎石块上也可以想见这些石像当年的巨大。张立正站在一个较为完好的鸟头的旁边，他的高度仅到鸟喙的下缘。

亚拉法师解释说："这些呀应该是古苯人最原始的神灵。别说是你们，就连我也从来没看过这些雕塑。不过传统苯教把世间分为天、人、地三界，居住在天界上的是赞和龙；地下世界则有各种魔来统治。这些雕像应该是赞吧！可惜电脑在下面没法查资料。"

唐敏一进洞穴，就忙着给吕竞男检查伤口。吕竞男靠一座残像上让唐敏处理，两个人小声说着，面带微笑。卓木强巴看在眼里心中欢喜。

地下有厚厚的尘埃，在那上面留下了无数的足印。岳阳侦查着，他说：“应该有5个人，3个身高在一米八以上。从脚印看，他们是我们来这里以前，就前往遗迹的深处去了，只有一个人留守。那个人看到我们来了，或者是听到了枪声，就赶去和他的同伴回合了。所以他的脚步显的慌乱。这个人身高在一米六五在一米七五之间。和另一个人差不多。从地上的血迹看，他们中有人受了伤。不过人数、伤势不明。”

巴桑也注意到地上的血迹，有几处血已经流淌成一团，尚未干涸。他走过去伸出了食指沾了一点血液，横着在舌头上抹一抹。跟着好像是在品尝毒品似的细细的品尝着。最后，在一口将血和吐沫吐出来。连续尝了几个地方，巴桑得出结论了：“四个人的血，其中两个伤的很重。”

岳阳从来没有见过巴桑露这手，他暗惊不已。询问说：“这。这个这么弄的？巴桑大哥，能教教我吗？”

“嘿嘿。。。尝死人的血尝的多了，自然就能分辨”

岳阳打了个寒战，他再问吕竞男，吕竞男也说：“巴桑应该是尝出静脉和动脉的不同，脚印告诉我们，其中一个人是跛的，而另一个人的手受过重伤或者断了。他走过的路还有血在滴落，而且是动静脉混合血液。”

亚拉法师也补充说：“他身体的重心稍稍偏右，因此受伤的是左手。”“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进去还是守在这？”

巴桑恶狠狠的说：“当然是进去，他们有2个人重伤。武器弹药也几乎消耗光了，这个时候不杀了他们。难道等他们的伤养好了咬我们一口吗？”

他盯着卓木强巴，卓木强巴皱了皱眉。胡杨队长也表态说：“对呀！就是要痛打落水狗嘛。”唐敏说：“可是他们已经受了重伤了呀！如果换做我们，他们也。。应该会放了我们吧”

巴桑的脸上出现了残酷的笑，他凑近唐敏的脸说，近到不足一尺的距离。他一字一句的告诉唐敏说：你不要忘了他们连自己人都不放过，更何况是我们？你认为他们抓住了你会怎样的？”

看着巴桑那好像是狼外婆的笑容，唐敏的脸色变的惨白。卓木强巴出声制止说：“够了”他习惯似的看着吕竞男。可是吕竞男在低头沉思，好像在想什么。岳阳盯着洞穴的深处说：“这里面不知道有多深啊很容易埋伏呀。”

岳阳就站在一根足有2人高需3个人才能合抱的石头上边，看上去似乎是某个雕像的一节手臂。巴桑沙哑的说：“我目前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他们知道咱们来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做怎样的埋伏。。”

看着巴桑和胡杨队长跃跃欲试的样子，又听到下面不断传来的嚎叫。卓木强吧说：“好，如果休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往里走，分2个小组，间距百米。大家要小心。”

第一队由亚拉法师、胡杨队长、岳阳、张立等4个人组成，亚拉法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没有沿着长廊的地表在移动，而是在众多倒塌的石像残端跳跃着，卓木强巴很担心，这样非常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不过吕竞男毫不在意，岳阳很快就注意到亚拉法师这样奇怪运动的轨迹。看上去法师好像是从一处跳到另一处略作停顿，然后继续前进，但是其实呢，亚拉法师的身体一刻都没有停止移动，真正当你想举枪瞄准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就无法瞄准他的。

顺着光柱长廊绕了一个弧形，亚拉法师轻轻的咦了一声，他加快了步伐。岳阳和张立赶紧跟上。刚转过弯，前面有一道石门，现在只剩下方方正正的门框了，光线从门外照进来。岳阳看了看,脚印出门而去，随后又踩回来了接着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怎么回事，难道此门不通吗？他跟着亚拉法师走出了石门，眼前一亮。头上是朗朗的浩空，脚下绿荫如毯，这里竟然又是一个好像天然洞穴的半球岩洞，不过比刚才那座还要大数倍。

岳阳来到了岩台的边缘，脚下还是有陡峭的阶梯，不过只有数级，数级阶梯之下，好像被厉斧劈开了形成了数百米高的断崖，岳阳吐了吐舌头。难怪这群胡狼又折回去了。张立跟出来说：“他们跑了吗？”

胡杨队长说：“你看这里应该下不去吧。”岳阳点了点头。亚拉法师已经开始往回走了。岳阳还站在洞穴的边缘，看着那些向左延伸的大小不一的天窗。

张立说：“哎。。怎么了，怎么还不走啊？”

岳阳缓步跟上说："我在想啊，这些或许不是天然洞穴，他们是被人为破坏的，这上面本来应该是屋檐，有斗角，它们或许就是我们从密光宝鉴上看到的那些宫殿琼楼上面。"

"是吗？"张立只是停了停，他发现法师已经走了很远，赶紧跟上去。

岳阳接着说："它们修建在半壁上有这样的高度，如果规模够大，应该能从海面看到呀，被破坏的可真干净。岳阳说着，想起门外那洞窟没有留下半点人工的痕迹，不由的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亚拉法师停下了，岳阳张立还有胡杨队长赶紧隐蔽。半天也没听见动静，只见亚拉法师站在一个好像是张了蝙蝠翅膀的石头上。他说："足迹乱了。"

最后这个通报消息的人，似乎也发现了地上明显的足迹，他有意把他原来留下的脚印多加了一些足迹，或者是用脚把印迹扫开，看起来像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似的。

在这些乱七八糟的脚印前方原本是五个人的脚印，突然变成只有一个人的脚印，张立说："你们看，他们弄乱了脚印想迷惑我们，奇怪这些人的脚印怎么消失了呢？"

亚拉法师指着不远处一个石像的残腿说："看看。。那上面有2个脚印而且跨度很大，很明显。"

岳阳说："他们没走多远，那个留守的人在这里和其余四个人会和，其中的四个人采取和亚拉法师一样在残像上跳跃前进的方法，只有这个跛足的没法跳，所以才走地面。要小心了，敌人可能就在前面。"

不过这样一来沿着足迹追击的难度就更大了，不知道敌人会躲到哪里。再往前四五十米亚拉法师又一次停下来他盯着前面的墙壁，一道黑色的线，从墙壁一直拉到了地面又由地面延伸到了另一侧的墙壁，黑线的两侧画着好像钱币一样的羊的符号....

岳阳轻轻的说："哎，这是什么啊？"

"这个，"亚拉法师说："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金刚线。黑色是"定"，周围的符号指身、法、意。算了！还是简单的说。如果在古

苯教里这条带符号的线，那就像是警戒线。它代表着危险，不可逾越。

”可是张立看着延伸之线的另一端说：“这才走多远呢，强巴少爷他们还没出发呢。”岳阳说：“这条线留在这已经很久了吧！碳化的线是保存时间最久的，可是你们看，边缘已经斑驳了。前面也没有传来惨叫什么的呀。”“哎——，咱们更得加倍小心呀。”亚拉法师先是皱了皱眉头，随即看了看破损严重的石台和石台上的石像。他点了点头说：“跟在我的后面。”

四个人一前三后跨过警戒线。后面的卓木强巴见到他们转过弯不见了，也开始跟上了。过了警戒线，空气之中就弥漫着一股气味。这不是好味道。终于，岳阳忍不住说：“什么味？好臭！”

张立说：“哎呦，好像农村里的鸡窝那个味。哎呦，是鸡粪的臭味！臭味越来越重呢。”但是地上的脚印清晰的往前走，如果是敌人故弄玄虚，在这唯一的通道内，他是没法脱身的。前方开始亮起来了。原来是靠外的岩壁，已经彻底崩塌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地窗。光亮直接从外面照射进来。

张力对岳阳说：“你说——他们会不会——直接从这个地方跳下去啊？”岳阳说：“你敢啊？”他紧张的摇了摇头，又接着说：“哼，我看他们也不敢！”走了十来分钟，途中经过大大小小十一个整面墙都坍塌的落地天窗。亚拉法师说：“注意！注意！有岔道了。”正前方依旧是开着大小天窗的明亮的长廊。在右手边，一条约一人高深不见底的小巷，地下的足迹顺着长廊在向前。在洞口一瞧，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从痕迹看，似乎没有人进去过，不过也不能肯定。

张立说：“哎！要有烟爆弹就好了。”胡杨队长说：“我看那，咱们得继续往前走。”

法师绕了了岔道，顺着光亮的地方继续向前走。突然，他凝视说：“不对！不对！前面有东西！有东西。”

岩壁微微一震，似乎有很巨大的东西过来了。岳阳正站在外壁坍塌的地方，天上又有黑影在盘旋。“鸡粪的味道；黑色的线”在一瞬间这些就被联系起来了。此时，岩壁的震颤越来越明显了。岳阳大声的喊起来：“不好！是鸟巢啊！”

张立跟胡杨队长一愣，亚拉法师转身。就在四人中间随着岩壁的震颤落下了一个东西——有黑色的两条带子，像——手表。

这个东西他们不陌生，“黑色的飓风！”在倒悬空寺就让他们吃够苦头了。“快走！”“来不及了！”发出喊声的分别是胡杨队长和亚拉法师。腕表的定时装置显示还剩2秒。只见亚拉法师双手一翻，分别印在了岳阳和张立的身上，同时飞出了一脚把自己对面的三个人同时打飞了，他自己也向着巨鸟奔来的方向弹射而出。

“轰——”炸弹炸开了，而且不止一枚。跟着天崩地裂的巨响一声接一声，碎石飞溅，烟雾弥漫。当岳阳能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被惊呆了：他们走过的长廊已然被炸塌了，他和张立所在的地方，长宽不足2米，俨然成了突在岩壁上的一个岩桩，打个滚就会掉下去。张立正悬在断崖处，艰难的网上爬。岳阳赶紧把他拉起来。

胡杨队长被法师一脚踹到了另一个断崖处，和岳阳他们隔了五米的断裂带，似乎是被爆炸的冲击力推过去的，好像腿还被压在了石像的下面。

而另一端的亚拉法师呢？法师呢？看不见了，他似乎消失在另一个弯道。

岳阳大声喊：“胡杨队长！你怎么样啊？没事吧？”

胡杨队长咬了咬牙，从石像抽出了腿，对岳阳说：“哎呦——，没事，哎呦——。你们可得小心啊，这下面可要垮了。”

岳阳一看他和张立立足的地方，碎石崩落，像是随时都会掉下去。可是前面相隔有六七米，后面更是垮塌有一二十米，那边都跳不过去呀。岩壁已经被炸成了碎石渣，这样的岩壁是根本没法攀爬的。

“被困住了吗？”岳阳望着张立：“怎么办？怎么办？”张立一个劲的翻腕子，而飞索就卡在绞盘里出不来。他气急败坏的说：“这个飞索——它怎么不能用了？

根本就过不去！我真讨厌靠近这些岩壁。”岳阳转过了身：“这里——会垮的，咱们得——赶快想个办法。看那——看那——那个洞！对！那个洞——，我们可以跳过去。”

张立在断崖边犹豫着，他拉住了岳阳：“我——我——我可有恐高症啊，我怎么跳啊！”岳阳说：“你看你，这个时候就别再开玩笑的

啦，啊？在倒悬空寺的时候你怎么跳的啊？你现在还那么跳！”说完，岳阳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一个冲跳，稳稳的落在了那个黝黑的洞穴之中。

但是他转过了身，却没有看到张立。他走到了洞口，继续大声喊：“张立，快跳啊！你还等什么呢？”张立他老是看着断崖的下面。在倒悬空寺，这下面可是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瞧不见啊。可是这儿呢？这儿就不一样了，这儿可是看的是清清楚楚的。笔直的、陡峭的悬崖峭壁就好像是刀劈斧削的呀。下面，根根都是坚桩的绿树。这怎么那么高啊？

那处岩桩的根部有一道裂缝开口，已经延伸到下端了，整块突出的岩桩随时都会垮。岳阳急了：“傻瓜！你快跳啊！快！”

张立还是迟疑。他后退了一步，也像模像样的跑起来。临近边缘跳跃，这一蹬，可没蹬上劲，向半空当中就扑过去了。

岳阳急了：“白痴！”把枪柄递上去，张立抓住了。岳阳吃力的把他拉进了洞里。

那边，胡杨队长也颤颤巍巍的站起来对两个人说：“好！呆着那别动。我去叫强巴。”

岳阳回应说：“小心点！胡队长”

回到了洞里，看着萎靡在地的张立，岳阳询问说：“我说，你这个家伙，你怎么会怕高啊？”

张立摇了摇头：“不知道啊。我当兵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啊？不过我当兵好像也没有做过高空作业。要不，就是我们家乡那边都是矮房子？对了，别说这个了。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就在这等着？”岳阳看了看洞穴的深处，又看了看张立。微笑的说：“进去看看嘛。”

爆炸声刚一响起，就有四个人从一处垮塌的岩壁上爬上来。那正是西米、马索、伊万和胡子。“跟着我们，呵呵——很好，很好啊，如果没给杀死，就让他们去和巨鸟玩玩吧！”西米在冷笑着。

胡子含糊不清的说！@@#4《听不清》多了张嘴，他说话漏风。西米说：“你知道那家伙的弱点，它见不得闪闪发光的东西。让它和那些东西守一辈子也好。哎，注意隐蔽！有人来了。”

卓木强巴他们跑得很急，听到爆炸声就往前冲。虽然他们已经预防敌人从岔道逃脱，那想到敌人竟然——敌人竟然会——炸断岩壁呀！实在是太狡猾了！

卓木强巴跑在了最前面，在奔跑途中，他突然心生警觉，就地一滚。巴桑说："有埋伏！"两颗子弹擦着肩头飞过，一阵火辣辣的痛，然后才听到了枪声。再慢一步，那子弹可能就是穿胸而过了！

枪声已经开始响起了。强巴、吕竞男、唐敏、还有巴桑各自在石像后面隐蔽着，敌人也躲在了石像的后边。前方的四个人生死未卜，卓木强巴心中很急。可偏偏拦路的敌人非常的顽强，枪法又准又狠，稍有动响马上就洒过来一排子弹。

卓木强巴扭头寻找着帮助，只见唐敏和吕竞男都靠在左边的石像后面。"巴桑呢？""在后面看不见。"吕竞男轻轻的摇了摇头，示意不要轻举妄动。

"得想一个作战的方案，必须快速的解决前面拦路的敌人。"卓木强巴的脑子在飞速的转动。

"叮铃铃——"一个吸引弹子扔过去开始嗡嗡叫了。

"啪啪啪——"数枪把吸引弹打成了碎片。西米把usp弹夹退出来，又重新装进去，对前面的胡子说："嘿。玩这套？拿我们当猴耍呢！"

卓木强巴正瞧着吕竞男那质疑的目光，似乎在询问他："想做什么?"

他也没有多想，子弹从三个方向打出来，左前方50米有一个人；正前方四十米有一个人；更远的地方，岩壁垮塌的地方有2个人。影子露出来了，敌人藏的很好，可以从残像的缝隙里看到中间唯一的通道。身体全都隐藏在石像的后面，只要自己一旦踏出这个藏身的地方，就会被袭击的。枪打不到他们，除非把手雷直接扔进他们藏身的地方，否则也炸不住。可是，卓木强巴最大的投掷空隙也不足十厘米，相隔有五十米的距离，要想把手雷扔进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恐怕没有人能做到吧！

“难道对方真的无懈可击了吗？冷静！冷静下来！”卓木强巴在告诫着自己，重新分析形势。如果直接冲过去呢？左前方有3个人，前后呼应。就算冲到面前，那也是无法全身而退的。正前方只有一个人，而且距离最近，可是他躲得非常好。那个人藏在3个接近2米高的石墩中间，而且头上有根石柱搭下来，形成了一个门字形，这个人就好像躲在碉堡里，与他们的同伴相互照应着。唯一的破绽，是门框了，由于石柱和石墩之间没有完全吻合，门形碉堡的正上方是有空隙的。

卓木强巴可以看到碉堡内的光影在变化。他估计了一下，手雷可以塞进去。如果从门的正上方把手雷扔进去，就算爆炸了，冲击波也不会影响到自己。反而是在左前方的敌人会受到干扰。

可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冲到这个碉堡的面前？怎么才能爬上那碉堡的顶部呢？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何让自己不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呢？

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忽然想起了亚拉法师。“对了！像法师那样移动身体！不行，我做不到啊！那么——，对对对，就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对了，用这种方式吧！石墩离地方的高度约一米八，和自己的身高相仿。能跳到那么高吗？看来，真的搏一把了！”

计划妥当了，卓木强巴把自动步枪平放在地上，把一把微冲配置在最容易握住的位置，又摸出了2枚吸引弹，右手握着了一颗手雷。

在吕竞男和唐敏惊讶的表情中，卓木强巴露出了一个自信的微笑。他扔出了第一枚吸引弹，那吸引弹从半空划过，划过一条亮丽的弧线。

在几乎是同一时间，卓木强巴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走中央的通道，而是沿着内侧的岩壁，身体一侧，沿墙而起。这正是他们练习过无数遍的蹬墙步，能够凭借着身体的冲势，拔高二三米，沿着墙走七八步。

西米他果然没有想到，卓木强巴会沿着墙冲过来。等他发现卓木强巴的时候，他已经顺着墙绕过了障碍，已经冲过了二十多米。同时第二颗吸引弹又扔出去了。

西米还没有猜出卓木强巴的意图，他还在用眼角的余光在看，扔出来的是吸引弹呢？还是别的什么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又冲出了十米，距离伊万藏身的地方，仅有数米的距离了。西米这才明白，这才明白他要干什么。而这个时候，伊万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颗吸引球上，正在用枪射击着这颗吸引球。

西米这才调整枪口，同时他提醒伊万说："敌人在你的头顶！"而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已然是用尽全身的力气一蹬，身体猛地团起，平地而跳，让足底的高度与身体等高，一跃跳上了接近2米的石墩，手臂一张把手雷送进了碉堡，这是卓木强巴的唯一的停顿。

可惜西米的枪口还没有移到卓木强巴的立足点，而在这一瞬间，伊万刚刚打碎了吸引球。他的耳朵听到了西米的呼唤，大脑开始在分析那呐喊声的意义是什么。西米的枪口正在由后往前移，正在努力的追赶着卓木强巴的身影。

卓木强巴已然把手雷送入了伊万的藏身之处。然后，他身体后仰，双足奋力一蹬，犹如离弦之箭倒弹而去。

轰……火光乍现，烟尘四溅，子弹擦着卓木强巴的发际飞过。卓木强巴一个倒空翻落在了地上，在半空的时候双手抽出了斯凯尔微冲，朝烟雾中的敌人反击着，同时趁着烟雾的掩护，朝着左前方扑。

吕竞男跟巴桑也纷纷的从藏身的地方策应着、掩护着，没有任何的阻滞。又是一个飞身上墙，卓木强巴手持着双枪，从墙壁上跑过去，在半空身体跟地面是平行的时候，突然踏着墙壁做了个360度旋转，就像轮滑运动员在半空做的那种动作。

在翻身的同时双枪喷火，把藏在另一隐蔽的地方，还在围着石像发愣的胡子给击毙了。从墙面落地双手一前一后同时开火，即让前面的敌人无法还击，同时又保证身后的敌人完全毙命。紧接着，双枪朝前一个侧空翻滚，旋转着的枪口喷火不断，子弹全方位的封锁住了敌人。

西米发现卓木强巴从烟雾中冲出来的时候，正看到卓木强巴在墙面上做三百六十度的旋转，而且一面旋转一面开枪射击。胡子中弹倒地了。

"这。这是在玩枪呢？开枪也能像舞蹈一样行云流水吗？飘忽不定吗？"西米突然觉得自己以前那几十年的枪都白玩了。原来开枪射击也

可以成为一种艺术，也能让人产生一种近乎完美的感觉。那种在空中翻腾的射击的方式能避开吗?

他见到了卓木强巴迫近了，他再也没有犹豫直接从墙面的破口处跳下去了。

不仅敌人震惊，巴桑他们同样的震惊。精准的计算；时间的掐算；连爆炸后的烟雾掩护都一一考虑到了。然而更令人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套动作——这套突然发挥的堪称无暇的动作。

黑发在空中飘荡，眸子映着火光，子弹在空中飞旋，带走了空气的温度。那一气呵成的动作，让吕竞男为之动了容。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吕竞男几乎以为自己看到得是一为艺术体操的表演。每一个步骤都像实现编排好的，仿佛已经经过了上万次的排练。每一个动作都是力与美的体现，而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体操表演者手持着双枪在半空旋转的时候还在开枪，还在向敌人射击着。

吕竞男喃喃的说："我们……可没教过他这个东西呀！"巴桑一看到卓木强巴的动作，就已经明白了。"啊……哎呀！真棒啊！"强巴少爷是把俄罗斯那些跑酷少年的动作，跟射击完美的融合了。这是做的如此的娴熟。是在令人难以相信呀！是突然的超常发挥呢？有时候强巴少爷怎么就会变得让人看不透啊！

小巷并不长，但是转了一个弯之后，就与光线隔绝了，完全陷入了黑暗。岳阳一步一停的在望前面走着，他用脚小心的勘察这地面，惟恐一脚踏空或者踩着什么机关就不好了。张立一只手抵在了岳阳的后背上，以确保两个人的距离。

"哎。我说，快点！能不能快点？""黑布隆冬的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快？""哎呦！怎么不把灯打开呀？他们这个自动步枪可是带电筒的.""你傻呀！前面要是有敌人不是就暴露了吗？哎。嗨。有光亮。是。。。"似乎已经走出小巷了。

前面是一个大厅，或许更像是一个仓库。总之一大堆黄澄澄的东西把里面堆得满满的。更为细小的光芒朝着四面八方漫射，好像阳光透过筛子照下来似的。"啊……咱们发财了！"

两个人被眼前那耀眼的黄色深深的吸引了，那可是一大堆呀。垒的像是个小山坡，足有十米高。那些细小的光柱照在上面，顿时发出

了令人无法抗拒的光。金色的光。除了中间那一堆大的，旁边还有无数的金像。虽然残破，但是光芒可人。那怕再难看，也没人不喜欢。

张立和岳阳几乎是向这个金山冲过去了。在途中才感到在金光之中，怎么还透着一股寒气呢？等他们察觉的时候。一把特种匕首飞过来了，慌乱之中，岳阳举枪迎接。

当！的一声响，震得岳阳的手臂一阵发麻。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在金山的顶端有一个人盘踞在上面。他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在光柱之中那身影就像是从荒野之中爬出的恶魔。是莫金的人。一看这个身影岳阳就认出来了，在倒悬空寺打过交道，这个人就是雷波。

一看到这大堆的金子，他两眼发亮摸摸这块舔舔这块，这个雷波他说什么也不走了。正好西米需要有人来吸引追捕者，索性就把雷波留在了这金堆上。雷波还不明白呢，西米他们已经把外面的进口炸毁了，他被永久的困在了这堆金属上。

说时迟那时快，雷波一刀没有击中岳阳，在金山的另一头他心中发着狠说："全是我的！全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不要抢别想。。"岳阳也回过了神，顺手久朝雷波消失的方向扔了一枚手雷。轰……炸开了，随后久响起了雷波纳狂暴的吼声："ma的！别用炸弹，会炸坏这些金子！"

岳阳和张立对望了一眼，没想到有人爱财爱到这样。正想着，雷波依然从金山的后面闪出来了。岳阳和张力同时开枪，这个家伙一个翻地滚，躲在了一金像的后面。雷波怪笑着说："嘿。枪法太差了，想跟我抢金子，下辈子吧！"

岳阳一眼看到了雷波露在了外面的鞋背，开了一枪，只看到冒烟的鞋面。也没有听到雷波的喊叫。他顿时明白了：那只是一只鞋。雷波的身影，从另一具金像后面露出来了。岳阳又把枪打过去，子弹和金像碰撞着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雷波闭着眼睛他似乎在品味着金子的声音。这种声音让他浑身通泰，似乎连脚都不疼了。

枪声停下了，雷波又是一个蹿跳从一尊金像的身后，翻滚到另一尊金像的身后。又引来了一连串的枪声，雷波的动作很快，他总是在金光中蹿过来蹿过去，而且和卓木强巴使用的战术相同。他总是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等你看到他，他已经转移了其他地方。

接连几次之后，岳阳和张立都忍不住怀疑自己的枪法。张立说：“我说，小心点！他这是在消耗咱们子弹呢！”岳阳点了点头：“知道！这个家伙，到底还想干什么？”雷波在阴暗的地方说：“恩。怎么子弹打完了？那可该我了。”什么?就听到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岳阳身旁的金像突然倒塌下来.。

雷波原来早就在这里了，.他自然不会没有准备。不过这个机关，似乎做的差了一点。金像倒塌的速度很慢的，正因为如此，岳阳才得以逃脱。否则，被三四米高的金像砸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岳阳非常的窝火，他对着暗处大声骂着：“就这个水平啊！嘿。也不怎么样啊？你差劲的很啊！嘿……你有没有学过什么叫机关啊？我看你啊，就会躲躲藏藏的跟个老鼠似的。就你这种货色，还想守金子？你呀！我看你就赶紧捡2个金豆子趁早滚吧！”

雷波在暗处也对骂着：“小兔崽子!让你尝尝爷爷厉害!”岳阳对张立一点头：“对，好极了！这个家伙爱激动，这就好办。

于是，战场的形式对调了。岳阳和张立开始跑，雷波不知道躲在那里。总之，不时有金像被他推倒，或者是金像的头上倾斜下许多许多的金块。两个人边跑边骂，诸如“你的动作太慢了，跟个娘们似的！。你身体长的真是肌肉吗？是充气的吗？”张立和岳阳挑衅的恶毒的辱骂，像炮轰一样的发出去了。

雷波气的哇哇乱叫，他没想到这两个家伙的嘴骂起人来，比他们的枪还要厉害。趁到岳阳和张立逃到另一处机关下面，把那些金块倾倒下来。他自己终于蹿出来了，岳阳还没有回头。就已经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往自己扑过来了。

他把枪口望身后一支，雷波侧头避开了，只响了一枪就被雷波抓住了枪管。雷波用力一拉把枪拉过来了马上调转了枪口，扣动扳机，可是枪没有响。原来岳阳在开枪的同时，依然推出了弹夹。同时这颗子弹也打出去了。雷波抢到的是一只空枪，张立在一旁策应，但是雷波的位置正好在岳阳的身后，虽然高出了一些，但是很难瞄准。

岳阳趁雷波开枪的间隙，飞起一脚。雷波手臂一封，顺势对着岳阳的鼻子就是一拳。岳阳伸出手来架，可是雷波的拳头真大啊，不是岳阳随手就能挡得住的，这一拳正正的砸住了。虽没有打住他的鼻梁，也打出了鼻血。疼啊！

开始往后退，雷波把空枪猛然的砸向了岳阳。岳阳身体一侧，张立的枪就响了，岳阳避开了，那空枪正好挂在了张立的usp的枪口上。枪口向下一击，子弹向下飞溅，打在了雷波那条不太方便的腿上。

雷波暗暗地骂了一声，岳阳又抽出一把usp手枪，同时对张立说："他没有枪！"雷波的枪在打迅猛龙的时候就毁了，不过他的其余的武器还有。他拖着伤腿拐到了一尊金像的后面，他手一挥出了个什么东西。

张立赶紧卧倒，随之，眼前一片刺眼的光芒，接着，耳间一阵空鸣"闪爆弹""闪爆弹"在这个几乎封闭的空间发挥了绝对的威力。那刺耳的尖叫声，几乎令人昏过去。好容易才停下来，岳阳就觉得一阵头晕眼花。走路也走不稳了，手中的枪掉进了金堆。越是扒拉，这个枪就掉的越深。怎么也拿不出来。雷波呢他也不怎么好过，虽然尽量的阻止声音的传入，还是被这声音震的嗡嗡响，一时间什么都听不见。张立的眼睛被闪了一下，一时间也是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大叫那一声，却使他的听力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岳阳与雷波是听不见。雷波手扶着金像站起来，岳阳趴在金山上，张立不知道自己是否藏好了。摸索着藏在了另一尊金像的后面。这时候雷波睁开了眼睛，他搜索着，他看到了，他看到了张立的枪露在了金像的外面。他的脸上露出了狞笑，他从另一个方向挪移过去，同时警惕的寻找着岳阳的行踪。眼看着接近了，接近了，接近了张立藏身的地方了。而岳阳还没有现身，雷波心中已经认定：张立你死定了!

突然他的脚下一阵刺痛,他忍不住抽了一口冷气.他自己并没有听见，但是张立感觉到了。拿起了枪就朝声音的地方射击着。雷波一看张立举起了枪，吓得赶紧躲回去。心里还在纳闷啊：自己是怎么暴露的?

原来在张立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并不是傻瓜啊。在藏好之后摸到地面到处都是碎金渣，顿时朝自己身旁抛洒出去。他知道雷波的一只脚是没穿鞋了，而且还没子弹打中了。踩到碎渣，那只脚不可能没有反应的。

雷波正在金像的下面思考着，怎么对付这两个来抢金子的家伙呢？突然他感觉到头顶有风，朝左一偏，顿时感觉到左肩一沉。被重

物砸了。却是岳阳趁其不备，无法听到声音爬上了金像的上方。搬起了篮球大小的金块往下砸。

可惜呀，只砸中了他的手臂。雷波狂了，他随手从地面上捡起了一块金子反砸。岳阳岳阳望后一避，自己是站在残像的上端，从金像上跌下来。幸好有手攀住了金像的边缘。

张立的视力还没有恢复，听到远处有声音，没法辨认是谁。而岳阳不知道，张立看不见啊。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开枪呢？岳阳心里想：张立已经哪里有什么不对劲了。

岳阳大声的喊着："开枪啊啊！开枪！还等什么呢？"张立一听到岳阳的声音，知道刚才惨叫的是雷波。把枪举起来，可是眼前一片模糊。雷波寻声一望，正看到张立拿起了枪。二话没说又是一块金子飞过来了，竟然把张立手中的枪砸掉了。

张立一缩身，跟着手在地上摸索着。岳阳一看就清楚了，原来这个家伙是被闪了。他的眼睛是看不见的，雷波也发现了，他手拎着砖块大小的金子凶恶的扑过去。看不见张立他过来了，张立停止了摸枪，侧耳听着风声。

岳阳飞速的赶到了，从后面勒住了雷波的脖子。他叫喊着："快走！"雷波猛的肘击岳阳的小腹，张立听到声音了。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些模糊的影子，他对准影子就是一拳，

砸在了雷波伤肩的地方。

雷波大叫一声，将岳阳甩过了肩。又把金砖砸向了张立、岳阳又顺势吊住了雷波的膀子。张立又一拳砸在了雷波的面门，三个人都没有武器了，两个聋子、一个瞎子展开了肉搏混战成一团。

张立、岳阳和雷波这三个人都没了武器了，他们展开了肉搏,混战一团。雷波的身体的优势，原本远远的好于张立跟岳阳，只是腿上有伤，肩上也有伤，被岳阳像膏药一样的贴在他的身上。又被张立打了几拳，眼圈都青了。

而这个时候，张立的视力依然是恢复了，出拳越来越准，越来越狠。雷波不时的把岳阳甩在前面，把岳阳当做了盾牌。岳阳也吃了张立不少的拳头，这一击张立下钩上摆拳击打雷波的下颌，雷波暴怒，

用头直接砸向了张立的拳头。同时掰开了岳阳箍着脖子的手腕子，跟着把岳阳扔出去。

但是岳阳的两条腿，又夹住了雷波的伤腿。岳阳被甩出去的时候，雷波身体失衡，他伸手抓住了张立的手腕子，三个人跌翻在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岳阳的腿锁住了雷波的伤腿，一只手勒住了雷波的脖子，雷波的一只手掐住了张立的脖子，另一支脚夹过来，用膝盖抵住了岳阳的下巴。张立的两只手抱住了雷波的伤臂，脑袋抵住了雷波的胸口。三个人就这样扭打着、滚动着，在地上打作了一团。

卓木强巴看着西米跳下去的地方，心里在暗暗吃惊：这么高也敢跳吗？他停下来小心注视西米藏身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个人。

吕竞男、唐敏和巴桑也靠过来了，把最后一个人也包围起来了。唐敏一句话也没说，她只是呆呆的看着卓木强巴。在卓木强巴冲出去的那一霎那，她几乎要喊出来了。可是，

她接下来看到的事情，使她感到如在梦中。

有人把枪从石像后面扔出来了，接着是两只高高举起的手，而且在不停的发着抖。一个半生不熟的声音，用中文说："别开枪！投降!投降!"那声音在哭调中,还发着颤音，卓木强巴放下了枪"滚出来"只见马索踉踉跄跄的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

两条腿像个面条似的发着软，一条腿依然已经中断了，血水不住的往下流。没走两步就仆倒在地，然后又爬两步，来到了卓木强巴的脚下。两只手死死的抱着自己的后脑，屁股个高高的撅起来。

他的全身都在发抖，"不要杀我！哎！不要杀我。"那声音让人听了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他大声的哭喊着："不要杀我。我上有嗷嗷待哺的老母，下有八十岁的孩子。"马索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他这么说出来这话不是很通顺的。本来他的声音就怪腔怪调的，如今还带着哭音发着颤,声音更是说不出的怪异.。听的唐敏"哧"的笑了。

卓木强巴一看这个人金发碧眼，他询问吕竞男说："这个人不是狐狼的吧？"吕竞男认识他："他叫马索，应该是莫金的管家。"马索勉强的听懂了，吕竞男认识自己。看到了求生的希望，赶紧对吕竞男笑着说："是！我是被逼的。"原本他是一副痛哭的表情，如今强行的把嘴角望上提，那，模样变成了鼻子上面在哭，鼻子下面在笑，一张脸依然分作了两半。

说着又好像是捣蒜似的朝着卓木强巴磕头不已，看这个样子，如果卓木强巴肯松口的话，说不定他可以去舔他的鞋面的。

卓木强巴露出了厌烦的表情，对身后的人说：“你们看着他，看能不能问出什么？我去看看岳阳他们。”说着他根本不给马索讨好的机会，从他的身边跨出去，马索泪眼朦胧的看着，这剩下的三个人。

马上就锁定了目标，对这吕竞男又是讨好又是表现他的可怜。在半道碰到了胡杨队长，胡杨队长把他们的遭遇一一说明。卓木强巴看到胡杨队长腿上的伤，对胡杨队长说：“你呀，先回去让敏敏帮你处理一下伤口，额，要不要我扶你啊！”胡杨队长表示不用，要带卓木强巴去找张立他们。

卓木强巴坚持要胡杨队长回去接受治疗之后，再望前走，自己呢又望前冲了。岳阳、张立、雷波这三个人扭打在一起，都使出了吃奶的劲想制服对方。也不知道僵持了多久，岳阳看到自己的手都酸了，而雷波好像一点松手的痕迹都没有。

张立觉得自己气尽难耐，但是雷波的手好像是铁钳，怎么掰也掰不开。雷波也不好受，他负伤的胳膊和伤腿，给他带来了钻心的痛。张立的头上顶在他的胸口，让他无法呼吸，岳阳呢又勒住了他的脖子。虽然没有卡住气道，不过，还是十分的难受。

三个人的力量都无法制服对方的时候，雷波愤而发力。先是抓住了张立脖子的手，忽然松开，化掌为刀，往张立的咽喉这么一斩。张立顿时觉得额。气都被斩停了。接着雷波伤臂的手松了，雷波忍痛把伤臂抽出来接下来，右手又去揪岳阳的头发。用后脑勺猛的撞击，又把岳阳撞得鼻血长流，岳阳负了伤，他不退反而进，他一口就咬住了雷波的耳朵。张立也朝着雷波要害的地方，猛蹬了一脚。

雷波剧痛啊，他腰疼的弯起来像个虾米。他手往地下一这么拨，握着一块金砖揪朝张立砸。张立往前一挺，砖块呢，就砸在了张立的背部了。

这一击，让他觉得脊梁柱都要断了，他滚到了一旁，还被雷波一脚踢在了脸上。岳阳一见张立被砸，也急了一口就把雷波的耳朵给撕下来了。朝着雷波的太阳穴又连撞了几次，他自己都撞着自己冒金星，不知道雷波这回怎么样。雷波凶神恶煞的扭过了头，对这岳阳的脑袋，就是一下，哎。这一下头碰头，把岳阳撞得跌出去了。

接着，雷波要举起金砖砸岳阳，“啪”的一声，岳阳惊讶的看着自己举金砖的手。啊。额……。怎么？怎么自己的手，尽然被子弹穿了一个洞。只见张立举着战术usp，一边疼的呲着牙，一边瞄着雷波，。看样子他的视力亦然恢复了，咔咔。。。。。没想到那枪只剩下一发子弹了，雷波咬牙切齿，举起了一块更大的金砖，准备打下张立。

但是。。但是他只感觉眼前一阵金光在晃，自己怎么就倒下呢？岳阳勉强支撑着身体，他双手抱着一根人腿那么粗的好像是金锏那样的武器，这一次可是砸中了雷波的头部了。那怕他是金刚铁铸的，这一击也会让他笔直的倒下去的，他身后的金像一阵晃动，随时有倒下的可能。岳阳又赶紧退了两步，击倒了雷波。

岳阳再也没有力气抱着这么粗的一根金棍子了。他无力的坐在地上大口的喘着粗气，和张立面对面的看着。两个人一个脸上开了花，一个鼻血长流，形象可真狼狈。“啊。。。哈。。哈哈”不知道是谁先笑的，不一会他们望着对方都在哈哈大笑。笑够了，岳阳扬起了头，大声的说：“啊。。。。。啊。。这些金子。。都是我们的了。哈”谁知道一听到了金子这两个字，原本依然昏过去的雷波站起来了。他全身都冒着血，头上更是红的黑的涂了他的满脸。只见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狰狞的说：“金子。。金子。金子都是我的。”

岳阳和张立再也笑不出来了，现在他们两个人，依然都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只能看着雷波像魔鬼一样站在金像的下面，面对这金山在咆哮着。“全都是我的；全都是我的；我的。。我的。”

一扭头，雷波两道凶光射向了岳阳和张立。这个浑身浴血的恶魔，迈开了一条腿。然后又拖过了另一条腿，就这样向倒在地上的两个人走过来了。岳阳和张立亦然没什么信心了，“啊。。都这样了。。还。还。打不死啊这。。这家伙什么做的呀？啊？”

看着雷波越来越近了，岳阳绞尽脑汁的在想着办法，但是却冷静不下来。这个时候，听到了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岳阳和张力两个人都变了脸色。在雷波的身后，那个高约七米的巨大的残像，已经慢慢的倾斜过来了。那残像的根基原来就不稳了，使一些碎金块胡乱的堆积在一起的，刚才被雷波这么一撞，这重心就偏了这个时候再也支撑不住了。它由慢到快慢慢的倒下来了，雷波猛然回头只

见那巨大的金像，亦然把自己笼罩在内了。啊。。。。。没有来得及发出惨呼，他被砸个正着。轰。。。。。

金像倒塌之后裂成了几节。地面都在震动，扬起了灰尘。尘埃落定之后，只见雷波的身体完全被压在了金像的下面，只有一双腿露在了金像外面。那腿时不时的在抖动一下，血水很快就淌了一地，看来这回是活不成了。

啊。。额。。。岳阳抚摸着自己的胸口，他大大的出了一口气，可是还没有缓过气来。依然听到入口处又有声音了。他和张立顿时大惊，不知道来的是敌？还是友？吓得不敢再出声，直到来人开口问：‘什么人呢?

“什么人？什么人在那啊？”两个人这才听出来，是亚拉法师的声音法师呀。亚拉法师呀。！两个人拼命地想大声喊，亚拉法师几个跳跃就来到了两个人的面前。

只见遍地狼藉，两个人躺在地上。岳阳没法理解的说：“法师啊！你是怎么过来的呀？”他们离这个洞口只有不到2米远，可是亚拉法师，可是在断崖的另一端。离这个洞口起码有十余米。就算法师能够沿墙飞走，他也走不了这么远呢？他们蹬墙步的极限，通常是七米左右呢。

法师看起来也是衣衫凌乱的，亚拉法师对岳阳说：“哎。你的推断没错，那边果然是鸟巢。那些巨鸟在这饲养后代，对！我杀了3只，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什么？什么？”岳阳和张立听到这都呆了，就好像卓木强巴第一次听吕竞男说杀了森蚺一样。这些巨鸟，那可不是一般大呀？什么？亚拉法师说什么？他杀了三只？现在看起来，亚拉法师能到这里，那已经不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样的巨鸟都能说杀就杀，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张立苦笑着点了点头哦。哎。反正他知道法师很强就是了啊，自己是绝打不过这个老人家的。

张立指了指金山，对法师说：“法师啊！你看我们发现了一座金库啊金子啊，这么多的金子这全是金子呀”法师奇怪的看了两个人一眼，他接着说的这句话。差点没让这两个人昏过去。法师说：“这是铜.”

“嗯？？什么？什么？铜？不不？这怎么可能是铜呢？铜哪有这么好看的颜色？法师！法师！你看这些光？光。法师你的看清楚点

啊！”张立还带着一丝期望

“法师，这里。。这里少说也有几百年了吧?是铜?铜?怎么可能保持的这么完美呢?这可是光亮如新呢!”岳阳也急了

亚拉法师淡淡一笑:：“嘿。这个嘛！这就可以说是古代的秘法了，你们可以管他叫做铜合金。这么说呢，就好像战国时期那种镀落的箭一样。是一种用来保证铜不会生锈的氧化的方法。在我们密教的卷集里是有记载的，只不过炼制的方法已失传了。”

张立和岳阳大受打击呀，早知道是铜，何必跟那个家伙那么拼。还差点把命丢在这。亚拉法师没有给两个人任何幻想的机会，只见他抱起了岳阳使用过的像是金锏的棍子。对岳阳说：“你看如果是真金打造，你认为我还能抱起来吗？”冷静下来的岳阳细细的想了想：对呀！如果是真金的，这根棍子起码的好几百公斤呢！那根本不是常人的力气所能拿得起来的呀！啊。。

他彻底的焉了。

下期预告：身负重伤的马索引起了善良的唐敏的同情,却中计被马索挟制.巴桑万万没想到大大低估了马索的实力

冷静下来的岳阳细细的想了想“对啊！对呀！如果是真金的，这根棍子起码得好几百公斤啊！”那、那根本就不是常人的力气所能拿到起来的呀！他彻底的蔫了。亚拉法师拿着铜截看了一眼已然直挺挺的雷波,他询问岳阳说：“你们的对手很厉害吧!”“对，对”“这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啊！”“嗯”两个人赶紧你一言我一语的把雷波的强悍一一道来。

不过，亚拉法师听到一半就摇头了，拿着这个铜截说“这个，是他拿来做武器的吗？”“哪、哪能啊！要是他拿到这个东西啊，我们早就玩完了，嗬，那是我在地上刨的”岳阳解释着说。

亚拉法师疑惑的点了点头，“哦，那就不是他了，我说呢，如果他真的那么厉害，你们两个人不可能还躺在这。”“是什么？什么？法师，你、你的意思是？”岳阳敏锐的问。

亚拉法师看着这个半球的洞穴，告诉躺在地上的两个人说：“这个地方在你们来之前，已然发生过一场打斗，而且那场打斗远远的胜于你们刚才的这场。”他环顾四周，又说：“这些铜像，或许很早以前就

被毁了，不过这场打斗把这些铜像破坏的更彻底，你们应该庆幸，如果在那些人的面前，嗬，恐怕呀！你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法师再次凝视着手中的铜截，心里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为了争夺金子吗？不，不可能，以这些人的身手，应该不会为金子所动心的，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分辨不出这些到底是金子还是铜呢？”

岳阳跟张立面面相觑，听不懂法师在说什么。“什么？什么另一场打斗？怎么？怎么就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了？”

法师见他们还在疑虑，把手中的铜截递给了岳阳说：“来、来、你看，你看这、这，对，看到了吗？难道你认为这是你留下的吗？”法师给岳阳看的是铜截上的五个凹槽，有大有小，间隔正好像是一个人的巴掌。

“咦？”岳阳惊奇的把自己的手掌贴上去，那个人的手掌要比自己的大很多呀！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只手握成拳头该有多大呀！而且这、这可是铜啊！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在这上面留下这样的印痕呢？“这。这不可能吧！这、可、可是铜，难道，法师能够做到吗？”岳阳惊呼起来。

亚拉法师摇了头“不，虽然我不能，但是我知道有人能，人力的确可以做到”亚拉法师知道，自己的大力鹰爪功还只能捏碎砖石等硬物，要想在这铜合金上留下痕迹，还差一点点。

亚拉法师放下了铜截，转而在洞窟里搜寻，那在那些尚未完全破损的铜像的残端的地方寻找着痕迹，他时时停下来思索一番，仿佛在回忆着那曾经发生过的打斗，亚拉法师查看的时间越长，眉头就皱的越紧，仿佛遇到了极大的难题。

岳阳跟张立，他们互相搀扶着，艰难的站起来，站在法师的身后，查看那些他们没有留意的痕迹，他们看到了印在铜像上的拳头的凹陷，还有些极其细微的划痕，粗看就像是铜像上的自然裂痕，不过细看就会发现，那些极锐利的兵刃，在铜像上留下的痕迹是看得出来的，岳阳用自己的头发探了探那些裂痕，裂口居然非常的深，而表面又是那样的光滑，这是什么兵刃造成的呢？

亚拉法师说的没错，岳阳和张立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打斗痕迹，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打斗，可是，从他们留下的这些痕迹来看，那可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激烈的打斗。

亚拉法师刚开始只是心奇，但是到后来已经看的心惊，他的心里在说：“这些人、这些人的实力，恐怕已经和长老院的长老们相差无几了吧！这些可怕的人，是戈巴族人吗？那还是别的、什么人？”

岳阳也已经得出了结论，这场打斗应该发生在几年前，而且这些人是从外面来的，支持他这个结论的是一枚硬币，那枚硬币被卡在铜像上，因为和铜像的撞击，硬币已然由正圆变成了椭圆，上面的文字他们已经不认识了，可是却清楚的刻着1985这样的字样。如果是在亚拉法师来之前发现的这枚硬币，岳阳他们会认为那是某种专门发射硬币做子弹的武器打出来的，不过现在看，极有可能是用腕力直接掷出来的。

张立最清楚这代表了什么，虽然他们特种兵也能够掷飞针击穿玻璃板，可那毕竟是尖锐的东西啊！要将钝行的硬币掷出去，而且把它撞得变了形，那需要多大的腕力啊？若非亚拉法师有言在先，他会认为这绝不是人力所能的。

亚拉法师把硬币拿在手里翻转着，突然，“噗”啪的一声，手腕一翻，只听见叮的一声响，硬币跟铜像相撞发出了脆脆的声音。岳阳赶紧到发出响声的地方看，只见硬币在铜像上撞出了一道浅浅的凹槽，但是它自身却没有变形，而是跌落在铜像的下方。

亚拉法师验证了自己的想法“果然，我的能力只能做到这样了，外面的人，外面的人，竟然是外面的人，外面什么时候已然出现了这样的强者呢？这太可怕了，出去之后一定要告诉长老会的长老们”

这个时候，洞口传来了卓木强巴的声音：“岳阳、张立、亚拉法师！”岳阳等人赶紧边跑边朝洞外回应着：“嘿！强巴少爷，我们在这呢！没事、没事、我们没事！亚拉法师都在这！都在这！”吕竞男说：“没绳子他们可过不来啊”原来，胡杨队长回去之后，吕竞男见到已经有三个人看管着马索，而那个家伙似乎，已然受了重伤，所以也跟过来了。卓木强巴拍了拍自己的头，心急则乱，而放绳子的背包还在台阶上，他让岳阳等人耐心等待，自己和吕竞男回去拿绳子。

唐敏对胡杨队长说：“你看，你腿上的骨头好像已经断了，待会儿得给你上夹板才行啊”巴桑在死死的盯着马索，那枪口一直对准了他，马索看起来低着头一动不动，其实，他那一双眼珠子一直在转。

这个时候，见唐敏已经简单的给胡杨队长检查了伤口，他赶紧小心翼翼的凑上前，脸上挤出了难看的笑容，他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姐姐，姐姐，能不能也帮我，我想我快不行了，唉！这血一直在流，姐姐，我的好姐姐！"

唐敏面色一红，一个看起来已经三四十岁的男人管自己叫姐姐，总觉得怪怪的，她看了看马索，果然那血还在渗的不停，一条裤腿已然完全被染红了，马索呢！有事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唐敏心中不忍。

她又看看巴桑，只见巴桑铁着脸摇了摇头，意思是这个人的死活你不要管.马索呢！他含着眼泪，一双湛蓝湛蓝的大眼睛一直在看着唐敏，时而再看看自己受伤的大腿，虽然不再说话了，但是，这个模样分明在说："没想到，你们也是这样的人，我认命了。"

终于唐敏说："你过来吧！我看看"

马索把头转向了一边，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大男孩，也好让唐敏看看挂在脸上的那一行泪。

唐敏说："哎，只要你别乱动，就不会有事。来，让我看看。"

巴桑皱起了眉头，虽然他的枪口已然对准了马索，可是，唐敏离这个人太近了，他在计算这样子弹穿过这个人内脏的话，还会伤到唐敏。如果打头那，这么近的距离会不会击穿他的颅骨哪?

而这个时候唐敏正准备卷起马索的裤管看看他的伤口，突然质疑的说："你的血是冷的？"

如果是受伤从体内流出的血怎么会这么冷哪？这个时候唐敏看见对方那双可怜的眼睛突然间就露出了凶狂，唐敏还来不及发声，马索已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唐敏施展擒拿手法翻腕反抓马索，马索的手腕再翻抓住唐敏，同时，那庞大的身躯异常灵敏的绕到了唐敏的身后，那条伤腿哪还有半分受伤的样子?

这整个过程不过发生在一瞬间，巴桑和胡杨队长都在一旁，竟然来不及制止马索，就看见唐敏的手按在马索的伤口上说了一句接着马索就已经贴在了唐敏的身后了。他一只手擒住了唐敏的双腕，另一只手在地上抓住了三棱刀状的石器，那刀尖距离唐敏的眼珠只不过一毫米。

“别，别激动！”马索警告巴桑和胡杨队长：“对，对，我也不想这位美丽的小姐受到伤害。退，退，退后，退后！你，你把枪扔过来！”

巴桑握着枪的手一动不动，他反过来说：“你动动试试!”同时他的食指已然渐渐的加力了。那扳机渐渐的发出了声音。

胡杨队长赶紧说：“别乱来，巴桑！”

马索没想到对方也有他这样的人，他赶紧把他的头藏在了唐敏的脑袋后面，而此时唐敏突然往后抬腿踢中了马索的要害。

马索早有防备，双腿一夹，就夹住了唐敏的攻击。见这个女孩不老实，他拿住他的手一松，身体微微的向后仰，朝唐敏颈部的动脉这么一斩，唐敏昏过去了。

马索又贴上去，这次是一只手从唐敏的腋下架住了唐敏的身体，另一只手还是拿着石刀，对准了唐敏的眼睛。

巴桑心中一惊：“啊，这个手法太熟悉了，他们都受过这样的训练吗？从敌人的动作就可以判断出那绝对是专业级的特种战士啊！刚才他们完全被马索的另一副模样给骗了，他的软弱无力是装出来的，那伤口的血难道是用那些备用成分血伪装的？看来那把三棱状的石器也在敌人的算计之内了，我怎么竟然能犯这样的错误?

马索拖着唐敏在一步步的后退，巴桑也在步步紧逼，巴桑可不像胡杨队长那样顾及唐敏的安危，只要马索露出一丝破绽，他的子弹将毫不留情的射出去的。

每一个战士出发前都要做好必死的准备，那是绝不接受敌人的威胁的，用铁盒血的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使命，对，这就是巴桑所接受过得训练！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子女被架在眼前，他也不会有丝毫的妥协！

而此时的马索也在冒着冷汗，他知道六亲不认、铁血无情，这样的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他开始懊恼没有从老板那里更多的了解这群人。

不过，他发现了，在对方的队伍之中有一个受伤的大胡子的身影，似乎很紧张。于是他马上抓住机会对一个大胡子说：“你...你..你不要再靠近，不然我就...”

马索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如果从台阶下去风险似乎很大，而这时候他的眼角捎到了一块半圆的石盾一样的东西，足以让自己躺在上面。

马索想到了一种逃生的办法，马索最后把路线又计算了一遍，接着，他把唐敏往巴桑那边一推，然后，又把石刀掷向了胡杨队长。

巴桑和胡杨队长的注意力被分散了，虽然只是两三秒，可是已然给了马索足够的时间。推开唐敏和扔石刀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接着他就把那半面石盾一脚踢向了台阶，而自己飞身救扑上去了。

等巴桑注意到他的时候，马索已然像冲浪运动员一样伏在石盾上朝着石阶下面飞冲而去了。

巴桑来到了台阶的旁边的时候，马索已经在百米开外了，巴桑开枪射击，穿着防弹衣的马索举着一块石头挡在了自己的头上，他挥起了一只手向巴桑做了个拜拜的姿势。

巴桑弹夹里的子弹射光了，也没奈何的了远去的敌人。他愤怒的挥了挥手中的枪，同时突然感到：他...他低估了，低估了这个敌人的真正的实力。

下期介绍：走出了迷宫一般的森林，卓木强巴一行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竟然有三五十人列队正在恭敬的等候着他们。传说中的圣地阙姆就在眼前！

巴桑弹夹内的子弹都打光了，也没有奈何那个远去的敌人，他愤怒地挥了挥手中的枪。突然他明白了，他低估了敌人真正的实力。

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和吕竞男也赶到了，他们听到了枪声，他们心知不妙，接着就看到了站在台阶入口开枪的巴桑和躺在地上的唐敏，胡杨队长。

唐敏慢慢地醒过来了："强巴……我……"她眼圈一红，卓木强巴把她的头抱在怀里："好了，好了，没事了……"

吕竞男来到了台阶的外边，只见马索的身影已经非常模糊了，就问巴桑那个人就是刚才受伤的那个人？ 巴桑点了点头，吕竞男奇怪地说："怎么回事啊。" 她也想不明白，三个人，怎么竟然能让一，受伤而且没有武器的敌人逃了呢?

卓木强巴也来到了台阶的边缘，他看了看天空，天很快就要黑了，已经没有巨鸟在天上盘旋，于是他说：“ 先把背包拿上来，把张立他们救出来再说。”

四个人走下了台阶才发现背包已经少了两个，不知道是被那个马索拿走了，还是被巨鸟带走了，下面已经没有了迅猛龙的叫声，那个马索多半已经逃了，四个人一次把六个背包全数拿了上去，唐敏马上着手处理胡杨队长的伤口，卓木强巴把岳阳等人接出来他们准备今天晚上就在这上面过夜了，巴桑说了马索逃跑的经过，吕竞男说：“是我们轻敌了。”

卓也暗自摇头，如果不是巴桑和胡杨队长亲口证实，他根本就想不到，那样的一个人，他会突然变成了另一副摸样。

岳阳他们说起另一起神秘打斗事件，那就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了，那枚硬币，经电脑查询，发现是现在依然在市面流通的一种硬币，难道说，那个国家竟然有那么厉害的高手在吗？亚拉法师和吕竞男都很担心，帕巴拉神庙会不会已经被那些可怕的人物找到了，如果这些可怕的人物还在这里，那他们又该如何应付呢？

那些人可不是像莫金这样简单的对手，而卓木强巴也担心，那些人会不会是唐涛发现紫麒麟之后再来到这里的呢？紫麒麟会不会已经被带走了呢？这天晚上，大家睡得都不好，唐敏受了惊，卓木强巴把他搂在怀里她才甜甜地睡了。

第二天一早，在确认那些迅猛龙已经散去之后，他们离开了遗迹，他们继续向着阙孟前进。这一次再没有遇到成群结队的迅猛龙，就算有零星的一两只，也是迅速得逃窜而去，卓木不由得想起昨天的那种怪异的感觉：难道，难道迅猛龙真的是被什么东西驱赶着向他们发起袭击的吗？

按照迪吾大人所说，那处穆族遗迹在工。。和阙孟之间的位置，因此只需要半天，就可以抵达阙孟。可是奔袭了半日之后，仍然没有看到阙孟的影子，前方沟壑渐渐地多了，水流四溢，道路泥泞难行，不得不离开岩壁，绕道林中。

这一来在林子里绕行了片刻，发现竟然迷失了方向，他们重新绑定了红绳试了好久，总算走出那了迷宫一样的树林，而另他们惊奇的是，在丛林的另一端，竟然有三五十个人，他们整齐地列着队，恭敬

地在等着他们。卓木强巴他们都楞住了，不知道这些人是敌还是友，毕竟那三五十个人个个膀大腰圆，他们赤裸着上身，那身材可以参加健美比赛，特别是看起来是队长的那位几乎和卓木强巴一样高，但他的肩比卓还要宽，胳膊比卓更强壮。这些人就是勇猛的武士，可是呢，他们却恭恭敬敬地站成一排。

没有拿武器，似乎也不含敌意，卓木强巴走上前开始喊话了："你们是什么人？"

"哎~呀，尊敬的客人，我们可算等到你们啦~"说话的这声音尖尖细细的，还故意放得很嗲。

如果是女人的声音是可以理解，可偏偏他是男的，骤然听到了这个声音，就连卓木强巴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也猛然打了一个冷战。

答话的不是那些武士，而是从那些武士之中闪出来的一个人，他的身高不到一米五，大概比多吉高那么一点。一颗油亮的圆头，就像是灯泡，表示他的身份也是一位迪吾，或许他一直站在那些武士的身前，只是和那些武士比起来，他的身材实在太矮小了。以至于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这个光头小矮子憨态可鞠地深深地哈了一腰，继续用他那混身发麻，寒毛直立的声音说："哎~哟，我们可算是等到你们了，你们是（加密人？），对么？"

光头小矮子的目光在卓木强巴他们的服饰和背包上来回地扫动着，显然也不是很确定。不过他似乎很快就确认，他笑容满面地抬起了头，那副亲切的样子，让岳阳跟张立看了很受用，就像是就像是在五星级的宾馆，享受了贵宾级的待遇。

但是卓木他们对这样的笑容带着深深的戒备，因为就在昨天下午，在那名叫做马索的人的脸上曾经见到过同样能够的笑。

卓木强巴说，是的，我们是（加密人），你是怎么知道到的，光头矮人继续地笑这："呵呵呵呵……我说呢，我早就听说你要来了，特别奉国王的意志在此恭候大家的额，哼哼哼呵呵呵。。"

那故意做作的声音充满了献媚，带着阴阳怪气的强调，总想起电影里的那些坚信自己是女人的男人。

唐敏不禁暗想：怎么，难道这就是阙孟的迪吾大人了么，这太可怕了！"

卓木强巴他们则以为，是别的村民提前到了阙孟，把他们的消息带过来了，惟有岳阳觉得这明迪吾说话很含糊，却没说是什么人告诉他的，也没说是什么时候。同时他还注意到这位迪吾的左眼黑眼仁已经被一团灰色的污垢所取代了，他的左眼是瞎的，不过那脸上动人的笑容足以掩饰这小小的瑕疵，如果他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做作，说不定岳阳还真会飘飘然。

小矮子拍了拍自己的光头，又说起来了："啊，哎，哼哼哼哼哼……忘了自我介绍了，哎，我叫郭日念青，这为是僧苏，我们的宫廷卫队长，恩，请跟我们来把。尊贵的客人，我们的王将以最隆重的礼节来欢迎你们。"

桌木强巴他们点了点头，他们正好要去阙孟。吕竞男悄悄地向卓木强巴暗示，要保持警惕。双方略微做了介绍。郭日念青就敏锐地判断出谁是来的这群人的头目了，于是卓木强巴就成了他口中的强巴大人。郭日念青像迎宾的侍者一样，弯腰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那矮小的体形和稍显笨拙的姿态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只澳洲的树袋熊，连唐敏都不禁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哎哟。"郭日念青好象刚看到卓木强巴他们的背包，他猛然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请让这些下人，来替你们背那些沉重的货物吧，虽然他们都很笨，办什么事都办不好。但是，这一身的蛮力多少还是有一些的用处的，嘿嘿嘿嘿……，他们能为尊贵的客人效劳，哼哼哼哼……，那将是他们毕生的荣幸。"

"这个，就不用了吧！"卓木强巴和吕竞男在一瞬间用眼神交换了意见。

"哎哟哟哟哟哟！这怎么行呢？不行不行，这些本来就是他们下人干的活儿嘛。恩，还有，哎哟，这位客人的腿上有伤，这样都不要我们效劳吗？如果让国王看见我们怠慢了客人，那我们……那我们可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样子像是急得六神无主，看起来会是像被国王责罚得生不如死的样子，卓扭头一看，岳阳和张立早就迫不及待地把那沉重的背包交给那些武士保管了。

现在，反过来帮着郭日说话了："强强强强巴少爷，我看吧也不就，就让他们拿着，是不是？不然呢，他们也没法交代呐。"

岳阳一见强巴少爷看过来，得意洋洋地暗示着，意思是：武器没有给他们呢，武器还在自己的手上呢，找几个背背包袱有什么不可以的？看他那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肯定早就想甩包袱了。

背包交给了那些武士扛着，他们呢，各自留了一两件防身的武器，跟在那些武士的身后。在闲谈之中，得知这位郭日念青还不是一位迪吾，他只是迪吾大人的学徒，不过，僧苏等一干武士，都管他叫大人，没想到学徒的地位也会这么高。

他们问起阙孟的情形，郭日念青一一做答，不过或许是他的笑容和声音的原因，卓木强巴总觉得他的回答不尽真实，转而跟僧苏又聊起来，对于这个身材比自己还高大的宫廷卫队长，卓木强巴反而更有好感，但是与僧苏的谈话纯属一问一答，这个壮汉从始至终都面无表情，反而是郭日的脸上一直保持着这种标准的笑，就好象特别锻炼过一样。

在周游于众人当中，他必恭必敬回答着各样的问题，看他挪动着那两条粗短的快腿快速地翻走着，说不出的滑稽，常常地引得众人会心地一笑，当卓木强巴等人提出要见迪吾大人的时候，郭日想也不想就慢口的答应，这又让卓木强巴心生疑窦，但是，又说不出来究竟什么地方可疑，穿过了密林的机关阵，翻过了横在眼前的小岗子，天地之间的巨大的转变，让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密林里阴暗的天空陡然明亮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湖——这是他们在香巴拉见到的最大的湖，和它比起来，张立遇到的玛吉的那个湖泊，顶多算是个大一点的澡盆吧，湖的正上方是一道瀑布，没错，那是一片瀑布，不是一道，卓见过的瀑布也算不少了，在美洲遇到的环形梯田式的瀑布，莫脱的山涧飞瀑和冥河里的银丝根须瀑布，但是要说雄奇壮观没有哪一道瀑布可以比得上眼前的。

由近及远地望过去，白色的飞瀑与整座湖连成了一片，白色的浪花卷起了千堆雪，飞溅蒸腾的雾气足有数百米高，弥漫在整个湖面上，仿佛满滩湖水都在沸腾。而最令人惊奇的是，站在湖边，明明感知大地在轻轻地颤抖，湿雾缭乱，然而却没有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那声音远远地飘荡开，那感觉更像是一曲缓缓奏响的远古的交响乐……

跟进郭日说，香巴拉的第二层平台，就被这个天然的大湖一分为二，湖的这一段，是郎布王国，湖的另一端就是亚加王国。这道令人赞叹造物主奇迹的瀑布，被他们称为“银色的天之落幕”，是香巴拉四大奇迹中唯一存在于第二层平台上的，而瀑布下的大湖，叫诺日朗错-生命之海。

就是所有人都惊叹于眼前的奇观的时候，吕竞男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她深深的知道，在这种容易让人忘记身处何地的美丽景色前，通常也是发动袭击的最佳的环境。不过，这个时候，这些武士们都像木桩一样钉在了地上。

郭日的脸上仍然洋溢着那种熟悉的微笑，没有半点不妥的迹象。吕竞男不禁暗想：“是不是自己又多心了呢？”

阕姆，就建在瀑布的后面，从那石窟的造型来看，和卓木强巴他们昨天抵达的穆族遗迹应该是同一时期的建筑，只不过没有了外面的墙壁，取而代之的是一根根刺天地长矛，看上去更像是山壁张开了大嘴，那排长矛就像锋利的牙齿，那道口子向后一直裂深，不知道是不是和那些鸟巢链接在一起。

向前，则钻入了白色的瀑布后方，不知道哪里是头。有数道千记台阶分布在崖壁之间，不过他们走的并不是台阶，而是用绞盘吊篮垂直上下。看着那些没有护栏的羊肠台阶，岳阳忍不住说：“啊呀，这，这里的确是易守难攻的壁垒啊。只是上下出入太麻烦了”

郭日笑着说：“啊？啊~嘿~嘿~嘿~嘿~嘿~嘿~嘿（艾宝良笑起来听的我头皮发麻），为什么要上下出去呢？我们是为了迎接最贵的客人-你们，才特意下来的，否则平日里除了士兵锻炼和商人来往，其余人是不会下来的。”

岳阳奇怪的说：“什么？不上下？不下来，你们吃什么啊？”

下集预告:

郭日念青告诉卓木强巴一行人，他们生活的上层的平台非常大，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等到几个人上到平台之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原来这一切都是阙母人设计好的阴谋，他们被关禁闭了……

岳阳奇怪的对郭日说：“可是，这，这上面的人不上不下吃什么呀？”

郭日说：“上面很大诶！我们可以自己自足嘛。”

吊篮缓缓上升，岳阳很快又注意到，这个吊篮正中细绳子的地方不是直接悬在吊篮上的，而是一组动滑轮，而绳子的末端系在另一组动滑轮上，两组动滑轮间隔约有15米，如此算下来，从地面到雀亩大约有二三十组的动滑轮，这显然又是戈巴族人创造的一个机械奇迹呀，既解决了绳索的长度不足，又解决了吊篮的启动能力的低下，这一点，在森苏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据传说，这些吊篮的确是戈巴族人带来的奇迹，不过现在阕姆人已学会了自己制造这样的吊篮，并且进行了改进，最大的吊篮起重能力是50头牛，郭日暗中狠狠的瞪了森苏一眼，似乎在责怪他，不应该把这样的秘密告诉外人。

岳阳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个表情，同时他注意到，郭日虽然一直那笑盈盈的脸，但，每说一句话好像都在观察他们的反应，岳阳心想，恩？嘶，他为什么这样的小心呢？是怕得罪和慢待了我们，还是别有用心呢？不过，我们是初来，难道前天晚上那些敌人来过？不！我们走的是最近的一条路，并且追上了和我们走同一条路的那几个人啊其余的人没有地图，而且被迅猛龙追击丶，体力也不如我们啊，他们比我们快，这个几率几乎等于零啊，就算笔我们提前到达，他们也只会引起阕姆人的警觉，他们会不会说当地的话还不确定呢，那么，这些阕姆人见到我们就不是欢迎了，如果，岳阳排除了各种可能性，最后得出了结论是，恩，看来这个郭日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外交家，他应该是国王身边的亲信，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他对我们没有恶意，这里山青水秀，是啊，不知道有没有另一个玛姬阿米在等着我们呢，嘿。

谈话之间，吊篮渐渐的升到了低顶部，卓木强巴等人惊异的发现，阕姆建成的裂缝在下面看不是很大，到了这儿才发现，裂缝的上下端的高度约70米，进深恐怕得用公里计算了，起码在万米以上，两旁的宽裂那更是无法计量。

卓木强巴突然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些裂缝不是人工制造的，而是香巴拉的第三层平台的岩壁形成初期受力部均匀造成的上下断裂，而

形成了第二层平台和第三层平台之间的一个小平台，整个阕姆就坐落在这个小平台上，整个阕姆，可以称作一座奇迹之城，到处都是戈巴族留下的古文明，平台边缘那一溜刺天长矛，在下面看和普通的长矛没什么区别，但是，到平台上面看，每一根都有一米的直径，它刺向天空，高低不等，最长的估有60多米，最短的也有四五十米，这应该是为了防御那些巨鸟儿准备的，这些巨矛斜斜的刺向天空，为了保证它们被固定在边缘，埋入岩体的部分起码也要有漏在外面的同样的长。

这使他们想起了在到悬空寺里攀爬过的那些铜柱，天知道，这么粗大的柱子是怎么被浇铸出来的，巨矛之间间隔十余米，有护栏，那应该是为了防止有人不慎从边缘跌落。巨矛表面光亮如新，发出了黄澄澄的光，很难让人相信这些巨矛已经毅力了千年之久，铜合金，这真是一种让人称奇的技术啊！

而在裂缝的顶端，还能看见一个个圆盘形的东西，，就像是一面面巨大的镜子，正是这些圆盘把外面的光引入了阕姆城的深处，使整座平台保持了同样的光亮的程度。

据森苏说，以前那些圆盘的数量还要更多呢，因为有些掉下来了，就再也放不上去了，而没人知道，戈巴族人事怎么把这种圆盘放上去的，除了圆盘，顶端还有密布的管道物，用望远镜仔细的查看，那些竟然并不是什么管道，而是他们在到悬空寺看到的那种缠绕一切的植物，不过这种植物在这里似乎用作了别的用途，他们一端沿着裂缝向外生长，沿着外壁爬上去，应该是直接没入了瀑布之中，随后，它那种特殊的生理特征使瀑布中的水被吸到了阕姆城中，在通过岩壁中开凿的管道和沟渠把这水引入了阕姆城中的家家户户。

在接近平台边缘，他们已经看见了转动吊篮的士兵了，没想到，吊起他们这一行近50人的，竟然操作的只有两名士兵，随着吊篮一点儿点儿的高出了平台，阕姆，这座朗布王国的都城渐渐的出现在他们的眼前，看着眼前这广袤的草场，大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啊！这就是阕姆吗？难怪供日拉村的迪巫大人告诉他们，这里是没有森林，十分明亮并且不怕供鸟袭击的地方？这里与穆族的遗迹完全不同，巨大的草甸好像在这扑下了翠绿的地毯，无数的牛羊在草甸上悠闲地啃食青草，远处有成片成片的农作物，其中，以青稞和玉米

为主，另外还有蔬菜瓜果，也在分片种植着，井然有序，向左看不到头儿，向右看不到头儿，这里完全就是独立于森林之外的一片空间，儿居民多居住在石屋里，大多在裂缝的最深处，依岩壁而建，上上下下鳞次栉比，也有居住在草甸之间的，用石块和粘土相互砌合搭建而成的房屋，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牲畜栏，虽说这是朗布王国的都城，却没有见到王宫，想来，与那些石窟的居所共融一体，不到里面是难以分辨的。

岳阳小声的问亚拉法师说："诶，为什么戈巴族人把穆族的遗迹给毁掉了，却让这个地方保存的这么完好呢？"

亚拉法师想了想："一个宗教占领另一个宗教，并不留余地的毁掉它存在过的一切证明，不过征服一个民族只需要毁掉曾被记载下来的文明，然后改变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就足够了，而且人们建造的住所是以适应周围的环境，与宗教信仰方面的关系呢，自然就会少一些。"

而就在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和巴桑忽然感到不对劲儿，卓木强巴说："小心！"巴桑则闪向一旁，架开了身后的袭击同时喝问："干什么？"

吕竟男和卓木强巴在出声的同时就像一避开了，但是张立和岳阳等人就没那么快了，胡杨队长因为腿上有伤，自不用说，而张立呢，他还沉浸在对阕姆的赞叹之中呢，突然感到身后有风声，等想避开的时候已经被身后的武士牢牢的擒住了，岳阳就一滚，被四五个壮汉扑倒在地，然后很快就被擒拿，唐敏侧身一避，结果正好撞进一个大汉的怀里，还没有来得及发力，就被制住了双手，动弹不得，巴桑马上抽出了枪，却被卓木强巴握住了枪筒，只见那些武士把张立，岳阳胡杨队长推到了身前，唐敏也被森苏反剪这双手向拎小鸡似的提到了胸前，唐敏咬着牙，没有吱声，吕竟男正面对着三名大汉，她已经取出了枪，三名大汉不敢过于靠近，也不敢散开，两方就这么对峙着，亚拉法师则在混乱之中失了踪迹了，地上躺着四名昏倒的大汉，吊篮外的阕姆城内一片喧哗，远远的传来了追赶的声音。

"别动！嘿嘿嘿！"那个郭日一改笑容，面目突然变得冷漠，狰狞，他指着巴桑的手中的枪说："放下吧，放下你手中的武器！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很厉害，但是，你们想至你们的同伴的生死不顾吗？"

一个暗示，张立，岳阳胡杨队长三个人已然被推到了前面，唐敏则森苏提着悬在了吊篮的外边，只要他一松手，唐敏就会直坠数百米的高空之下，吕竞男心中一惊，看来对方仅仅通过他们的对话和举止之中就辨别明了他们的关系，在第一处奇迹的时候并不急于动手，而是让他们放松警惕，这是一精心算计的阴谋，难道就是这个小个子的导演？他可太狡猾了！

卓木强巴大声的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嘿嘿嘿！为什么？为什么？"郭日狞笑着："你们这些加米人，你们打伤了我们迪吾大人，还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哼！等你们好多天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他看了看亚拉法师逃走的方向，喃喃的说："哼！没想到，那个家伙才是你们当中最厉害的一个，呸！我看你走远喽！"

卓木强巴等人明白了，打伤了迪巫大人，在他们之前肯定有人来而且还打伤了这里的迪巫次节大人，可是，他们的对手也不过是昨天才追上他们，那他们到底是谁？谁赶在了他们的前面打伤了迪巫大人呢？岳阳虽然被擒，却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心想不好，漏算了，在伞降的时候，那群人里一定出现了偏降的人，他们从上面直接下来，就算有人飘到了我们前面，那也是有可能的，怎么，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不要浪费时间了，把你们手中的那些东西，扔喽！扔喽！扔在地上，别耍花招！快，快点儿！"

郭日突然声色俱厉，那高亢和尖锐的声音，刺痛着人们的耳膜，让人心中一惊，吕竞男心里说，突然改变声音，威慑敌人，这种心理战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吗？那么，这个自称迪巫学徒的郭日他在阕姆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而郭日根本不给他们考虑的时间，只见他伸出了手指，缓缓的朝张力一指，擒着张立的几名大汉忽然就把张抬起来了，接着，就要往吊篮外边扔。

等等！卓木强巴示意巴桑把枪扔掉，吕竞男也放下了枪，可她悄悄的退下了弹夹，把枪放在了一个可以随时拿回的地方，这个时候，才听卓木强巴说："不要，不要做这样的事，你们搞错了，我们和你见过的人绝不是同一伙人，请相信！请相信我们会把事搞清楚！"

巴桑轻蔑的看着眼前的这个矮子，他甚至这个郭日只是想赌一把，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就算他们不放下枪，郭日也不敢轻易的扔张力的，真可惜！还是让他赌赢了，强巴少爷是怎么也装不出绝情的样子的，张力呢，被悬在空中，俯瞰着平台的下缘，一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郭日指着地上的枪支，哈哈的笑着说："啊，哼哼！不是一伙人，恩，可你们背着一样的背包呢，拿着一样的武器呢，让我们怎么相信？恩？"

然后，他派人去取那些放在地上的枪支，郭日的这句话让卓木强巴更疑惑了，只有岳阳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向卓木强巴苦笑着，心里说，不好意思强巴少爷，我，我没有先想到，虽然不明白，卓木强巴依然据实相告说："你要相信我们，我们没有任何恶意，供拉村的村民可以证明我们只是从这里经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而是另一群人跟我们有着同样的装备，而那些人才是烧杀抢掠的恶徒！"

森苏把唐敏拎回来了，他询问着说："现在怎么办？郭日大人？"

郭日眼珠子一转："诶！带走，分开关押，抓到那个老头儿以后再说！"

没想到，联国王和迪巫大人的面儿还没见，就直接近了阕姆的监狱，这里阴湿，昏暗，在岩石的夹缝中不见天日，梅臭和血腥味儿弥漫在空中，熏得人头昏脑胀，直欲作呕押送他们的武士点着火把，只能照亮身前的5.6米，在旁边的黑暗之中，似乎有动物发出了，刷刷刷的爬行的声音，清水滴在石台上，发出滴答滴答的脆响，被石洞的回升放大了，石洞内被凿成一窟一窟的牢房，彼此间是用木栏隔开的，吕竞男和唐敏在最右边，中间是胡杨队长和张力，岳阳和卓木强巴，最末是巴桑和另外一个人。

"好好的呆在这儿，郭日大人会弄清一切的，不要试图逃跑，如果被发现，把你们扔进蝎子洞！"守卫临走之前这样交代。

火把拿走了，牢房里漆黑一团，连看周围环境都看不清，更别说逃走了。

卓木强巴在黑暗中问："怎么样？大家都没事儿吧？"

张立抚着胸口说："还好了，岳阳，岳阳，你怎么样啊？啊？被四五个壮汉压在下边？"

岳阳说：“哼！我比你好，敏敏，没事儿吧？”

吕竞男带她说：“她在这儿呢，很好”

敏敏说：“恩，我没事儿，胡杨队长的腿伤怎么样啊？”

“哦！”胡杨答了一声，没想到遇上这样的事儿，看来是在共日拉村的待遇让大家麻痹了，说到底，还是经验不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岳阳说：“跟我们同背包跟装备的敌人，不应该比我们先到这儿啊？”

下期预告：在监狱里面，他们遇见了同样被关押的囚犯，江勇扎鲁。从他那里，强巴他们了解到了一些和上戈巴族有关的故事。第三天，郭日来到了监狱，情况视乎发生了一些转机……

岳阳在推断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我们同样的背包的装备的敌人，不应该比我们先到这儿才对呀，是伞降的时候……岳阳说出了自己的推论和观察的结果。

吕竞男非常不高兴的说：“你为什么不早说？”“这，我确实是忽略了嘛。”胡杨队长说：“哎呀，这个，这个郭日可不简单呐，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呐？”其余的人也陷入了深思。是啊，从这些士兵的口中对郭日的尊称，看来他在士兵的心中地位是不低的，绝不是狄吾的学徒这么简单。

岳阳在黑暗中扶着栏杆走了一圈，他判断说：“每间牢房，有8乘8平米。咦，干什么要把咱们分开关呐？”吕竞男说：“为了防止囚徒逃跑，根据囚徒能力的不同，而做出关押的调整，就算哪个牢门打破了，强本少爷和敏敏不可能丢下对方逃走的。岳阳和张立也是如此，胡杨队长的腿伤也不能不顾，如果说巴桑想扔下大家逃走，他却只有一个人，破牢而出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而对机关有研究的张立，也相当于只有一个人。这样一来，除非所有牢门都被打开，否则谁也走不了。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把我们围堵住。”

“我希望这只是个巧合啊，但是很明显，仅仅是通过现场一瞬间的观察，而判断出众人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性格特点，以及行为能力，啊，你们说，这个郭日他可怕不可怕啊，如果不能证明我们的清白，我认为恐怕一时间，难以离开这个地方了。”岳阳说：“厉害。”

张立已经摸到牢门上的铁链子，他轻轻的说："哎，要打开似乎也不难。"胡杨队长听到铁链发出的响动，提醒张立说："小心点，恐怕有机关。"他刚说完，张立就感到有什么小虫，从铁链的一端，爬上了自己的手臂。他的手僵硬在哪儿，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小虫从手臂上爬过，才赶紧缩手，补充说："哎，可也不容易啊。"胡杨队长说："哎，怎么啦，碰到什么啦？""好像有虫子。"

唐敏轻轻的说："哎呀，不知道亚拉法师怎么啦？"张立说："法师那么厉害，没问题。要是法师能够抓住阙母的国王，来交换咱们，那就好了，啊。""笨蛋。"岳阳说："你没看到法师打到四个武士之后逃走了吗。仅凭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何况，法师根本不会那么做。""为什么？"张立不解，在他看来，用阙母国王来换取他们的自由，再合理不过了。岳阳讥讽的说："你这个白痴呀，你脑子转不过弯来呀。照理说，你这个四肢也不怎么发达啊，可这个头脑怎么这么简单呢。""哎……"张立也不高兴了，"你……要不是，你……的脑袋里就想着女人什么的，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么被动的局面，是不是。"

吕竞男说："你忘记了咱们此行的根本目的呀，张立。如果说，这里的狄吾大人是唯一能够解开强巴少爷蛊毒的人，我们怎么能够随便的跟他们交恶呢。"巴桑也冷冷的冒了一句："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妥协，在吊篮上开枪，是可以把这些阙母人消灭的。""瞧见了吧，瞧见了吧，巴桑大哥都比你行。"张立这才明白，还有这层关系在里面呐。

岳阳在黑暗中碰到了什么东西，不由得叫出了声，"哎呦……"，"碰到什么啦，哎呦，你这个四肢简单的家伙，你又碰到了什么了？"岳阳在地上摸着："是一块原木，哎，放在这儿干什么呢？当凳子？"卓木强巴也摸了摸，"嗯，是隆洞，这是一种刑具，来来，你摸这儿。你没有摸到，在中间，有拳头大小的洞吗？就像枷锁一样，把犯人的脚夹在这个中间，一个较大的隆洞可以锁十几个人，被锁住的犯人，站不得、坐不得、躺不得，这非常痛苦的。"岳阳吐了吐舌头，"哎呦，这么说，咱们的待遇还算不错呢。"

胡杨队长说："哎，我说，为什么这么大的牢房了，没关押几个犯人呐？"经胡杨队长这么一提醒，他们才发现，好像是这样的。一路走了十来分钟，照理说，这时间也不少，但是没有听到有什么人的声音。整座监狱空荡荡的，好像就关了他们几个人。卓木强巴对着隔壁

说："巴桑，你房间里的那位，是死的还是活的？用他们的话问问。"岳阳喃喃的说："哎，不会是安排的卧底吧。"

巴桑叫了几声，有人沙哑的说："是谁把我从梦中惊醒？不让我在黑暗中安宁。"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就好像是在作诗，在朗诵。巴桑的声音也不怎么好听，发音还有点磕巴，"你，你是怎么被关进来的？这里还有别人吗？""嗯、哎……"那个人似乎刚刚发现，在这个石牢里，多了几个人。他激动的说："在黑暗的空间里，难道是故土的同胞，你们跨越了生命之海，来到这里。"他好像在移动着，铁链发出了"喀喇、喀喇"的声音。什么，什么，跨越生命之海？巴桑听不明白了。

卓木强巴隔着栅栏，追问说："你是亚加的人吗？""亚加、亚加，多么熟悉的名字。我有多久没有听到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经过一番交谈，他们知道了，这个人叫江勇扎鲁。是三年前，代表亚加来阙母谈判的，因为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而被关押在此，从此失去了与故土的联系。至于那是个什么样的，不可饶恕的过错，他怎么都不肯说，只是一味的自责，自己伤害了一位至高无上的人，那个过失，哪怕自己失去十条性命，也不足以弥补。而在扎鲁的口中，郭日念青，这个毫不起眼的小矮子，竟然在郎布王国，他是个最有名的大将军。在与亚加的战斗之中，他多次立下了赫赫战功，他那只眼睛，就是在战场上，被箭射瞎的。而在他中箭之后，仍然骑在飞驰的马背上，眼睛插着一箭蹴，用刀砍下了一名亚加名将的头颅。三年前，两个王国签订的停战协议，也是这位名将促成的，士兵们将他尊为战神。有的只是尊奉和崇敬，从来没有人讥讽他的身高。

听到了扎鲁的述说，吕竞男明白了，难怪那个郭日能够一眼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关系和特征，而且还深感心理战术，他能够不动声色的指挥三十几名兵士，做出战事的配合，这些都是在战场上一次次用生命搏回来的经验，可笑啊，还一直把人家当小丑呢，胡杨队长依旧问起，监狱里为什么没有别的囚徒？

扎鲁听了哈哈大笑，用那独特的嗓音说，"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一定要宾朋满座吗？这里原本是关奴隶和战俘的，男人都战死的差不多了，三年前签署的协议，双方也都归还了战俘，这里有人。。。哈哈哈。那才怪呢。"

唐敏说，"请问，为什么打起了的呢？"

“啊？哈哈哈，是啊是啊，为什么要打起了呢？人和人之间为什么总是要打仗呢？在远古时期，为了争夺食物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在部落时期是为了争夺奴隶女人和土地，进入了王国，战争就是凭最高权利者的喜好了，可以是为了一个女人，也可以为了某张唐卡，某件宝物或是毫不值钱的一件东西，人类的历史不就是战争在推进前进么？哪怕是再过几千年，人类还是会为了各种生存资源而战的，在我生存的那个地方……”

随着扎鲁以那诗歌一般的声调娓娓道来，卓木强巴渐渐的对这个亚加王国有了新的认识，亚加与郎布王国的区别就像今天的藏北与藏东一样，亚加王国是以传统的游牧民族为主，逐水草而居，以部落为单位，每年要定时迁徙，郎布王国呢，则一农业为主，分为村落，早已定居，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因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而决定的，在没打仗的时候，每一季都有商旅专门来往于生命之海的两端，以亚加的肉制品换取郎布的粮食，以亚加的毛织品换取郎布的棉制品羽绒换丝织，其余很多资源双方各有优势，诸如，郎布多铜铁，亚加多食盐，郎布多木材，亚加多粘土。

至于那场战争，则可以说是天灾引起的，大约在六年前，一场灾荒使得郎布是亚加的粮食和畜牧大量的减少，出现了生存的危机，由于必须进贡给上戈巴族的粮食准备好，他们自己就剩下的不多了，由于进贡的必须从亚加通过，当郎布的送粮大队经过拉熊忍的时候，饥饿的拉熊忍人没有忍的住，他们劫持了郎布的粮队，双方的战争就这样的爆发了，一打就是三年，三年之后战死的病死的饿死的人几乎已经占了两国总人口的一半，死者大多数是青壮年，双方都精疲力尽，这才不得不宣布停战。

岳阳听了义愤填膺，“上戈巴族太可恶了，在那种情况下怎么还能要求你们进贡呢，怎么他们一点道理都不懂么，啊，你们也是，难道就不会反抗么，啊？只会自己窝里斗”

“反抗。。。”扎鲁苦笑着，“说的容易呀，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反抗的事情，没有一次是成功地，而且就在我爷爷那一辈，就爆发过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抗，是，是，亚加和郎布王国联合了近五万精兵打算推翻上戈巴族的统治，士兵们从关吧图出发，浩浩荡荡的上了第三层平台，结果呢，再也没能回来，一个都没有，听说三天以后，在生命

之海的两岸的雀姆拉松的居民发现，银色的天之落幕变成了红色，以后的三个月，生命之海变成了血色海洋，不断有士兵的残肢被从生命之海中发现，而在当夜，出兵最多的玉日，压通佳的十几个村落和部族被灭族了，就在一夜之间，他们永久的被从地图上消失了，没有任何人和人发现上戈巴族人的痕迹，而那些尸体连反抗的动作都来不及做出，没有人知道上戈巴族人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好像能洞察一切真相，而且能在这三层平台上任意的往返穿梭，反抗，反抗，是啊，没有哪个部族的人愿意在一夜之间被灭族的，可是，上戈巴族，是不能反抗的！”

听到扎鲁激动的言辞，卓木强巴等人心中一凉，是啊，不败的光军，怎么会被普通的军队打败呢，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和这原住民严格的区分开来，又如此不顾情面的灭了全族呢，难道那只军队已经毫无人性可言?变得丧心病狂了么？更可怕的是，一夜之间要灭掉相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十几个部族，而且撤回第三层平台，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那些上戈巴族人能在三层平台之间直上直下，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卓木强巴他们，用最现代化的设备帮助自己，也没有做到啊

接下来的三天倒是安然无事，那位郭日大人，竟然连审问都没有做，第三天，郭日带着一队护卫来到了牢房，护卫在四间牢房前站成了一排，火把把所以的牢房照的亮堂堂的，在烛火的照耀下，巴桑第一次看清了扎鲁的相貌，这个人很瘦，胡子蓬乱的遮住了大半个脸，一双眼睛深深的凹陷在眼窝里，由于常年不见阳光，肤色白的像被水泡过一样，扎鲁身上还套了铁质的手脚镣铐，他像巴桑无奈的摊开了双手，意思是，我犯的过错是无法原谅的，这个时候，郭日扫视了一下牢房里所有的人，他突然喝到，“张立”，大家都吃了一惊。

下期预告：

郭日念青宣布他们的王准备接见卓木强巴一行人，原来王的女儿，也中了可怕的蛊毒，希望可以通过卓木强巴一行人得到救治

郭日扫视了一圈牢房里的人，他突然喝道：“张立。”张立正在呼呼大睡，胡杨队长看了郭日一眼，迎接他的是一道凌厉凶狠的目光。带着咬牙切齿的狠，仿佛要吃人。胡杨队长不知哪儿得罪了这位郭日

大人。他心想：怎么，难道是张立那天动了铁链子被他发现了，啊，这也太厉害了吧。

郭日狠狠的瞪了胡杨队长两眼，对着张立说："很好啊，很好啊。"又来到卓木强巴的牢门前，这一次，问也不问，只见他直接对卓木强巴说："你就是卓木强巴？说吧，到我们阙母来，究竟有什么目的呀？"卓木强巴心里想：怎么？开始审问了。他答道："那是因为，我中了上古的大青莲之蛊，来阙母是想找次节大狄吾，希望狄吾大人能化解我身上的蛊毒。""哦，是吗？"郭日接过了护卫手中的火把，把它伸进了护栏，以便看的更清楚。果然，在卓木强巴的鼻唇沟有淡淡的青色的痕迹，只是被胡须所掩盖，不细看，无法分辨。

郭日拿走了火把，思考了一会儿，对护卫递了个眼色，护卫上前把锁打开。张立注意到，护卫开锁的时候，先用一套奇怪的指法在锁具上敲击了数十下，从锁眼里就爬出了一只金黄色约一指长的蜈蚣，他不由得想起，那天在黑暗中从自己手上爬过的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想想都后怕呀。护卫打开了所有的牢门，郭日说："都出来，我王要见你们。"卓木强巴等人对望了一眼，看来不是要接受审问，到怕是亚拉法师做了什么，让阙母王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了吗?

森苏带着卫队走在了前面，郭日则与卓木强巴他们走在了一起。没走多久，就听郭日在一旁说："那个，嗯，这件事呀，是我没调查清楚，希望你们不要放在心上。"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对卓木强巴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卓木强巴看了看不及自己胸口高的郭日，心里说：是在道歉吗，咦，难道亚拉法师已经证明了我们的无辜吗？不不……如果是这样还不够，一定还有其它的事情。否则这里的国王不会让这位大将军亲自来道歉呀。

不过卓木强巴是一个身心豁达的人，这几天郭日并没有难为他们，也就算了。卓木强巴半开玩笑的说："啊，哈哈……真没有想到呀，那天来迎接我们的，竟然是阙母国的大将军。我们还真是一点儿都没有看出来，啊，深藏不露啊，郭日大人。"郭日听了卓木强巴的话，他松了一口气："啊，哎……那个关在牢里的扎鲁呀，当初让他说不了话才对。""那么"卓木强巴问："这个扎鲁，究竟犯了什么罪？被关了三年了。""你们很快就知道了，他犯的，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故意转开话题。

“你们的东西呀，待会儿就拿给你们，那些武器很不错呀。让火药在某个很小很小的空间燃烧，将小铁球朝着某个固定的方向推出去，以达到猛烈撞击目标的作用。呵呵……冶铜和炼铁的技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卓木强巴心里说：难怪这个郭日三天都没有理他们，原来是在研究他们的武器。他还是惊讶的说：“嗯，你怎么会知道，你们不是……”“哼哼……哎呀，你也太小看我们了，根据我们阙母的记载，千多年前，戈巴族人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带来了火药的知识。而最近的几十年，我们阙母收集类似的武器也是很多的。但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但是很快就了解了。嗯，你们的武器真好。在推进铜球的力量和速度上，都比我们以前找到的武器好多了。为重要的是，你们的武器在发射后，不需要拉动机关，它可以自己连续的进行发射。还有另外那种武器，把大量的火药，装入一个容器里，引燃之后达到对周围的一个范围的破坏。哦，都快赶上戈巴族人的武器了。”

“你说什么？什么？”卓木强巴又吃了一惊，听了郭日的话，他们使用的武器，还不及一千年前戈巴族人的武器吗。“那怎么可能？”

“是呀，在我们的传说中，戈巴族有更为犀利的武器呢。比如呢，其中一种叫剑戟的，可以连续的发射，但是威力呢，却远远的大于你们的武器。它可以把披着铠甲的大象打成碎片。哼哼……你们的武器能不能……”

“哦。”卓木强巴反而放下了心，看来郭日说的，应该是香巴拉传说中的七种武器之一。那样的传说，通常被认为有神话和夸大的成分在里面。

在森苏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郎布王国的王宫。同样，也是在岩壁上开洞筑房，只不过开口比较大一些，和那些戈巴族留下来的遗迹相比，则看不出任何辉煌的气派。

森苏只能送到门口了，另有士兵通报。郭日的脸上挂着笑意，站在王宫的门口，那道门就是在岩壁上开凿的一个梯形。门框门楣一无所有，也没有雕饰。倒有被打磨过的痕迹，看来是在戈巴族人的要求下，把以前的装饰物都去掉了，通报的士兵出来了，告诉大家，能进去了。

“现在，我尊敬的客人。”郭日的脸上，还是挂着那一成不变的笑，就像是锻炼出来的。郎布王国的王宫，离那个“宫”字，那是相差甚远的。通往王宫的石头甬道，显得又窄又小，两个人并排前行都显得拥挤，也没有两步一岗、三步一哨的气魄。先沿着山崖前行，然后往里拐，光线有些暗了。两旁有些小石屋，看起来都不超过十平米。走到一间大一些的石屋面前，看样子，这就是国王的办公室了。走进去，简直让人大失所望，不过是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客厅，一道直径约一米的光柱照进来，让这个房间稍稍显得明亮。

岳阳抬头看，这道光柱正是通过屋顶圆盘状的物体反射到屋内的，光柱的后方，有一个男子盘坐于地。果然，亚拉法师就坐在这个人的右下首，而狄吾安姆吉就坐在那个人的左下首。见卓木强巴他们进来了，亚拉法师和安姆吉狄吾微笑着向大家打招呼。

郭日先向那名男子鞠躬说：“我王，已经把客人带到了。”又向卓木强巴他们说：“见了我王，为何不跪？”

“额”光柱后的男子说：“客人从远方来，不习惯这里的风俗，就不用跪了。为何如此慢待客人，请客人坐呀。”郭日看了主人一眼：“唉，请……”

卓木强巴坐在亚拉法师的下首，距离那位光柱下的阙母王较近。可是，阙母王身形微微向前弯着，头发胡须都花白了，看来年纪很大。

阙母王开口说：“听闻各位客人，来自外面，这两位女菩萨更是则金马和塞马的化身。今日得见，实乃万幸。”其后，这位国王又说了一大堆客套话。都是称赞他们，以及委婉的表达歉意的话。卓木强巴他们听得受宠若惊，实在不明白亚拉法师向这位国王说了些什么呢？啊，为什么国王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呢？

礼节的对话结束之后，雀姆王终于说到了正题，“听说诸位尊贵的客人，有玉渡母之能，且灵丹妙药无数，可以起死回生，给我们郎布王国的村民带来了福音甚，至能够治好中了蛊毒之人。”

吕竞男说：“其实啊，我们，实不相瞒……”

雀姆王打断了她的话，说：“本王有一事相求，小女……”

雀姆王慢慢道来，原来这位雀姆王子嗣并不多，曾经有个儿子，不过很早就夭折了，到五十来岁才得了位公主，视为掌上明珠，可是三年前不知道怎么的，公主居然中了黑蛊了，按照刺杰大迪吾的说法，中蛊者浑身奇痒，而后浓出体表节节，再后呢，视力渐渐失明，如今公主几乎已经看不见了。

众人这才明白难怪这个老国王对他们礼遇有佳，原来是公主也中了蛊毒啊，不过随即他们又犯了难了，这里的蛊毒千奇百怪他们，也没有把握能治好公主啊，所以不能轻易的应承啊，可雀姆王对他们抱有极大的信心，说了很多很多的赞美之词。

卓木强巴心头疑惑，郭日刚才告诉他那位扎鲁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并且说一会他就知道了，怎么难道说这位公主中的黑蛊跟扎鲁有关么？岳阳说，那么请问刺节大人，连刺节大人也没法医治么？

“唉……”

听到雀姆王发出了叹息，郭日解释说，刺节大人也不是什么蛊都能解的，由于迪吾大人的蛊术代代口授，以前很多的蛊物都失传了，像尊贵的客人你们能够治好的万蛇食心蛊，刺节大迪吾是没法解除的。

唐敏说：“可是我们也没有把握呀，这样吧，让我们先看看公主的病情吧，而且我们还想见见迪吾大人”

“这~”郭日皱皱眉，“实不相瞒，见公主殿下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迪吾大人刚刚受了重伤，目前正在静养，不知道他肯不肯见你们呢，就连阿奴基姆迪吾也没能得到刺节大迪吾的召见呢。”

唐敏说：“没关系迪吾大人受了伤，说不定我们还有办法可以医治呢，是吗？”

“那太好了”，不知道为什么，郭日虽然这么说，脸上却没有欢喜的表情。

与国王见面之后，郭日归还了他们的背包和部分的武器，但是大威力的破坏性武器还是没有归还，比如榴弹，手雷，闪爆弹，单兵火箭等等，郭日希望他们能够理解

他们也知道郭日这么做的用意，随后他们来到刺节大人大迪吾居住的地方，这里被开凿成上大下小的倒三角型的石门，通道狭长幽

深，张立抬眼看头顶，也有圆镜片把光线折射，只是通道里一点光也看不见，作为刺节大迪吾唯一的学徒，郭日让大家在门外稍等，自己先行一步进入了通道。

没多久，郭日出来说："呵呵，迪吾大人只同意和卓木强巴和两位女士见面，为了不打扰迪吾的休息，希望三位能够分开进去，那么其余的诸位，不好意思，请跟着森苏去休息吧，我王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卓木强巴第一个跟着郭日走入了通道，刚拐了一个弯，这里就变的两眼一抹黑了，光线被阻断在拐角的地方。郭日伸出那粗短而又略微肥胖的小手，握住了卓木强巴的手掌，说，"跟紧了，我两边和头顶的墙都不要触碰，那些是虫墙很危险的。"

虫墙？卓木强巴第一次听到这个词，郭日接着说到："嗯！要知道迪吾大人居住的房间，哪怕是不设守卫，一般人也是根本进不来的"

不知道拐了几道弯，眼前才出现了一丝光亮，借助着那一缕微光，卓木强巴看清了郭日口中所说的虫墙是怎么回事，头顶有网，无数的蝙蝠倒挂在网上，偶有惊醒的蝙蝠像黑色的纸片在空中翻飞，而两旁的墙更是让人肉麻，无数卓木强巴叫不出名的小虫统统肚腹向外的被钉在墙上，密密麻麻的不留一丝一毫的空隙，那些虫子有四只脚的有六只脚的八只脚的，它们竟然全是活的，风一吹，这些小虫纷纷的快速的波动着脚，胡乱的挣扎着，那么整面墙就像活过来一样。

看着这些虫体呈现着五彩斑斓的颜色，不用想也知道要是被它们抓上一爪或者是咬上一口那后果，进入了房间，顿时就可以闻见强烈的中药的气味，房间的墙上钉着木架子，架子上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摆的满满当当，墙体桌面乃至地板上都画着神秘的古怪的符号，透过光柱可以看见房间里的空气是一团一团的，在屋里飘过来荡过去，有青色的紫色的幽蓝色的，卓木强巴暗指猜疑自己在这里待的越久恐怕寿命就会越短

下期预告：刺节大迪吾告诉卓木强巴，其中一种叫做向言的虫子可以解卓木强巴所中的大青莲蛊毒，可是这种奇怪的虫子又在哪里才能找到呢

刺杰大迪巫躺在床上，身上铺着黑色的牦牛毯子，他的年纪比国王还大，脸上一点肉都没有，要不是脸上画满了黑色符号，还真不知

道那里还有个人。

他对卓木强巴招了招手“你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让我看清楚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刺杰大人那干枯的手，那画满了图腾的脸，那双深藏在眼窝中，从黑暗中发出微微的光芒的眼睛，卓木强巴竟然有一些紧张，那不是危机来临的感觉，而像是面对父亲的感觉。

卓木强巴来到了光柱的下面，竟然没法再往前看了，卓木强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位面像酷似恶魔的大迪巫，会有面对着父亲的时候，那种紧张和压迫感。

刺杰大迪巫眯缝着眼睛看了很久，他点了点头，“嗯，叫强巴是吗？这是大青莲，我年轻的时候用过一次，对那个孩子太残酷了。虽然他犯了该杀头的罪，可是用大青莲，那实在是。。。”

卓木强巴轻轻地问，“那么，迪巫大人能解吗？”他想，自己或许是因为这个而紧张吧。

刺杰大人轻轻地点了点头，“嗯。用相沿（实在不知道这2个字如何写，有知道这种虫子的朋友补充一下）能解。"

郭日一听就急了。他说，"刺杰大人，那相沿我们只有最后一罐了，连王都没有舍得。”

刺杰大人挥了挥手，对卓木强巴说，“你也听到了。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们六七十年前来，解大青莲之蛊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如今，解毒用的相沿只剩下最后一罐了，对我们的王来说，这是无比珍贵的东西。如果给你用了，我们的王就不能靠延年益寿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卓木强巴。”

卓木强巴已经听明白了，那个叫相沿的，看来不仅可以用来解大青莲之蛊，而且还是类似灵丹妙药的大补品，没有什么国王不想长寿的，那就等于是在和雀姆的国王抢命啊。可是说什么六七十年前不是什么难事，这是怎么回事啊？

卓木强巴心里头暗暗好笑，哼，六七十年前，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他接着问，“迪巫大人的意思是让我放弃吧？”

迪巫大人忙接着说，“不不，我的意思是让。。。如果，你能让我王同样视为珍宝的公主恢复了光明，我想我们的王是很乐意放弃延长自己的寿命而为你解蛊的。”

“可是可是我们还没有见过公主啊，我也并不确定一定能让公主恢复光明啊。”卓木强巴对这个提议很突兀，他没想到这个大迪巫竟然会提出这样的交换的方式。

刺杰大迪巫把脸往前挪挪，“只要你们尽了心，我王是能够看见的。”

在卓木强巴能够看到的地方，他的脸露出了古怪的神情，郭日在卓木强巴的身后也暗自露出了思索的神情。

从房间出来，卓木强巴问郭日：“六七十年前，发生过什么事啊？”

“呃，六七十年前呢，哼，听说当时，两个王国都强大起来了，强大的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妄图反抗上戈巴族人。竟然出兵攻打第三层，结果呢，全军覆没不说，还导致上戈巴族的报复，十几个部族和村落被杀灭，而其中有三个村落是王国里唯一知道如何饲养“相沿”的，他们被灭之后知道如何饲养相沿的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几乎要绝种了。”

桌木强巴马上将扎鲁说的60年前那次反抗时间联系起来了，他又道：“那相沿又是什么呢？”

郭日说：“嗯~，应该说是虫蛹吧，其实啊我也没见过那个东西是怎么用的。”

走出了甬道，郭日复返带吕竞男和唐敏进去，桌木强巴提醒他们说千万不要碰墙壁，最好也不要去看，特别是敏敏。

随后桌木强巴跟着几位护卫来到了另一处大厅，亚拉法师他们都在，没想到玛吉也在，他们正在畅谈只是没有见到胡杨队长。桌木强巴说：“玛吉也来啦！”

玛吉揽着张力的胳膊说：“嗯，我是来替我老工作证的。是吧，老公！”（广播里听的声音我恶心半夜）

张力咧着嘴在傻笑。“诶胡杨队长呢？”桌木强巴问。岳阳说：“他被送去治疗了，胡队长的腿伤在牢房里似乎有被感染的迹象”。

安吉穆迪吾说：“放心吧这样的伤，我们还会处理的好的。”

原来果真如吕竞男所料，当日亚拉法师逃离吊篮之后，再阕姆王城走了一圈，甩开了追兵然后又回到了贡日拉村，并请安吉穆迪吾来替他们做证，加上其余几个村的村民也到阕姆来，唐敏和吕竞男在贡日拉治好了蛊毒患者的是在阕姆传开了，这下阕姆王赶紧让郭日从石牢里请出了这些尊贵的客人，自然是希望他们能治好自己的女儿的蛊毒。

桌木强巴也说了他与刺杰大迪吾见面的情况。张力说：“这么说呀咱们要是治不好他女儿的病，那岂不是.....”

安吉穆迪吾说：“哎呀，如果说是相沿那可的确是个麻烦的事情啊，听说很早以前就已经绝迹了没想到王宫里面还有。”

玛吉睁大了眼睛说：“真的有相沿吗，真的有吗？迪吾大人。”

岳阳恍然大悟，“对了我记起来了，我记得亚拉法师说过要想解强吧少爷的蛊毒需要另一种生物，还说它已经绝迹了，难道就是这种叫做相沿的吗。”

亚拉法师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要是塔西法师在就好了，他在古籍中偶然见过这种生物的图画。”

岳阳回头对安吉穆迪吾说：“请问相沿是个什么东西啊？”

玛吉说，传说中啊相沿就是那些夭折的孩子，们的灵魂所化，因为他们还没有报答母亲的哺育所以他们不愿就此离去，而是选择了六十年黑暗的沉寂还来一天的光明，用唱歌来表达他们那感恩的心。也有人说那是雪花化成的精灵，因为他们通体都是白色的好像是玉石，晚上还会发出乳白色的光非常漂亮。

安吉穆迪吾说：“不错，过去关于相沿的传说的确很多大都是一些悲伤的故事，我也只是听说过，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小虫子，据说他们的卵要在地底20年才会孵化成幼虫，幼虫也要在地底20年才会结蛹，结蛹20年后才会变体，变体之后才会钻出地面，而在阳光下他们仅有一天的生命，在这一天中他们会完成飞行鸣唱交配产卵然后死去。在老人的口中相沿的合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他们的歌声会净化人们的心灵驱散疲劳带来喜悦，它们总是在粮食丰收的时候出项。”

“在我们村口往东你们经过的月亮湖就是他们以前喜欢聚居的地方，以前的人们在一年的耕种和收获之后都会聚集在相沿最多的地方，泡上一杯暖茶，坐在梧桐树下乘着微风，安静的聆听那相沿的最后的欢歌。是啊，它们总是一边唱歌一边飞舞着在空中交尾，交尾完成后雄相沿会死，他的歌声绘戛然而止，在余音绕梁的时候他们会纷纷从空中坠落就像雪花一样飘散，而雌相沿则带着最后的使命飞向他们离开地面的地方，把卵产在他们爬出来的洞穴，60年后的同一天生命将会再次同样轮回，这时候人们也会怀着丰收的喜悦，沐浴着晚秋的白雪，散去了，回家。当然如果当年的相沿很多来年一定会丰收的，据说听到相沿唱歌的人一生都会得到幸福。”

玛吉轻快地吟唱道：“相沿唱歌之时，什么（听不清）来临之日，飞舞着的雪花精灵，请为远方的人们带去丰收的消息”

歌声婉转悠扬，美丽之中带着淡淡的伤感，安吉穆迪吾说：“可惜啊现在会唱这首歌的孩子几乎都没见过相沿了。”

“那听你们这么说，相沿好像是野生的啊，怎么会灭绝呢？”

安吉穆迪吾说：“这个说来惭愧啊，不知道从生麽时候起某一代的大迪吾发现，相沿的幼虫能够化赤毒，吃了之后身体轻健，头轻目明，并且他们的味道爽滑，含而不腻，于是他们就成了王和贵族们需爱的食物，甚至取代了牛羊肉，成为了餐桌的主菜，经过了一代代的努力人们终于发现了能够大量获取相沿幼虫的方法，他们知道了应该如何去寻找相沿产卵的洞穴，野生相沿便在那个时候绝迹了，不过还算幸运那时几个部族在取用相沿的时候，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人工养殖的办法，从培土，刺穴，取蛹养蛹已然形成规模，只是没办法缩短相沿生长的时间，而在六七十年前偏偏就出现了那件可怕的事。”

桌木强巴苦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在六七十年前，两大王朝试图反抗上戈巴族结果全军覆没不说，还被上戈巴族连夜将出兵最多的几个部族灭了族而那几个部族正好是会人工饲养相沿的，于是饲养相沿的方法就失传，相沿从此绝迹了是这样吗，迪吾大人?”

“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都不知道呢？”玛吉惊异的看着安吉穆迪吾大人。

安吉穆迪吾大人说：“那时候你还小，这个或许算是人心恶的一面吧，据我所知就是这样的以前的贵族和王吃相沿能活到90多岁，快死

的喝了相沿熬得粥也能再活三五天，但是自从这些秘密被发现之后一切自然就发生了，现在也不能算是绝迹，在野外也偶尔能听到他们的孤鸣只是再也不会有合唱了，那些独自歌唱的雄相沿再也呼唤不到雌相沿跟他们交配产卵了，他们会慢慢的死，现在的深秋真的是很寂寞啊。

岳阳暗道："60年地下的蛰伏换来一天的光明，难道连这样的生存权利也要被剥夺吗，香巴拉人好可恶，可是反过来想想难道自己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吗，有什么资格去评说别人呢?"

玛吉撇起了嘴泪花在眼里滚动着，怎么会这样啊，他们，他们可是雪精灵啊。张力把玛吉报道了自己的腿上让麻吉依靠着自己。这个时候吕竞男和唐敏回来了，看到一屋子人静默不语，露出了悲戚的神情，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

"没，没什么，"玛吉擦干了眼角泪水，从张力腿上下来对唐敏说，敏姐姐回来拉，刚才迪吾大人说了个让人伤心的故事。张力刮着马吉的脸说，傻姑娘不就是个故事吗，不用伤心了啊。

吕竞男说，我们就是看看你们在哪，待会还要去看看公主呢，桌木强巴说大迪吾的伤势怎么样，不错有一处子弹造成的贯穿伤，另外几处都为擦伤，他们自己处理的很好啊，我看再过几天次吉大迪吾就可以下床行动了，你的事情大迪吾也跟我们说了，知道该怎么办了。桌木强巴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可是看着吕竞男却说不出口，他只能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终于还是转过头对唐敏说你没吓着吧，没有啊，大迪吾的相貌虽然凶恶了点但很善良，如果他能直接使用相沿的话或许已经可以给你治疗蛊毒了。这时候郭日在门口对吕竞男和唐敏说两位跟我来吧。

下集预告：检查了公主的病情，他们发现公主的症状必须通过开颅手术才能得到治疗。正当他们发愁没有开到工具的时候，郭日念青竟然把他们带到装满刑具的机械室

唐敏回望了一眼卓木强巴说："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的。"

卓木强巴点了点头，勉强笑了笑。

原本公主的金体是不能随便让外人探察的，不过有两位绿度姆自然另当别论，公主的寝宫被六七道直径约一米的光柱照耀着，显得格外的明亮。

公主阿吉拉姆跪坐在羊毛毡上，安祥、端庄，有一种和年龄不相符合的沉稳。

“我可以相信你们吗？”这是公主的见面语，当得知这些人是来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十分的配合，就是一些肆意的行为，她也极力地忍耐着，看得出这位公主对光明的渴望超越了一切，这位公主非常的瘦弱，脸色是病态的白皙，唇，指等处都没有一丝的血色，看样子再不治疗恐怕不只是失明的问题了，是呀，她的身体太虚弱了。

根据郭日的描述，正是那个叫扎鲁的，三年前由亚加王国派的一名文书，原本以为他只是和公主以外的邂逅的，对公主产生了痴迷，考虑到两国正在和谈，因而对他偷偷去公主的后花园朗诵情诗的行为没有加以逮捕，只是进行驱逐和警告，没想到他竟然带着邪恶的目的去接近公主，不久之后，公主的身体就起了变化，次杰大迪吾查验后断定，那是黑蛊导致的，果然，公主的视力开始渐渐地下降，变成今天的几近失明。扎鲁只是一名小小的文书，按道理他不可能施下蛊毒的。

郭日推测是亚加王国的的大迪吾阕巴嘎热将蛊毒下在了扎鲁的身上，让他成为带蛊者，当他接近公主的时候，公主就转成了蛊毒，变成了中蛊者，可是事后阕巴嘎热说什么也不承认事情与他有关，并且声称自己从未接触过黑蛊，也不会解除黑蛊，姜勇扎鲁也咬定自己毫不知情，两国的关系险些再次陷入了僵局，郭日经过多方的努力，才维持了今天的局面，扎鲁被无限期地关押在朗布的监狱，两国的大迪吾合力商议，如何挽救公主的视力，不想一直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由于公主对自身的病情的进展并不是十分的了解，吕竞男她们已经从次杰迪吾大人那里初步了解了公主的病情的变化，还有些细节找到公主的印证，公主呢，一一作答。

在刚开始的时候，公主曾有过全身皮肤瘙痒的症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唐敏和吕竞男知道，这是典型的异体生物入侵人体，人体的防御机制作出的反应，医学上称过敏性变态反应，此后公主开始进入消瘦期，说明她体内的营养物质被寄生物所吸收，营养自然跟不上了。大约在一年前，公主发现自己的皮下有数个包块，挤压略痛，而且可以滑移，跟着就发现身体表皮下到处都有大如花生，小如麦粒的

结节，还能摸到一些条索状物，据女仆说，公主的小便开始呈一种米汤一样的白色。

经过各种症状逐一应证，吕竞男和唐敏已经确认：公主所患的是一种寄生虫病，寄生虫卵通过蚊蝇等传播进入人体，会引起皮肤瘙痒，皮损等，其后在体内繁殖，吸收大量的营养，然后死亡的虫尸埋在体内形成结节，而一些虫体入侵淋巴系统，造成淋巴结的肿大和淋巴管的阻塞，形成明显的条索状物，导致乳糜尿。当她们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都暗自松了一口气，因为寄生虫病毕竟是对现代医学而言，是好治的病症，如果公主真的是什么基因变异，那么她们只能束手无策了，此外，公主还有很严重的角膜炎，如果再不及时治疗，角膜穿孔之后，要恢复视力就难上加难了。寄生虫导致公主失明的原因，她们还需要查找，首先要确定寄生虫的种属，她们分析，如果是大型的寄生虫早就被发现了，可是寄生虫是很小的，如果是微丝蚴、盘丝蚴，那倒也棘手了，还有可能是诸如猎头蚴、滴虫等侵入了大脑，那，那可就更棘手了。

虽然唐敏和吕竞男不是专家，不过幸亏她们有教授的电脑，将各种采集的症状输入电脑，查询可能出现的各种已知病症，最后，电脑上列举出十余种病，当她们看到其中一种的时候，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叫出来：“河盲症！”

她们赶紧又回过头去对照公主的病情，最后确认，公主得的是河盲或是极其近似河盲的寄生虫病，这种在非洲首次发现并且曾经大规模流行过的疾病，导致了非洲每年约有三十万人失明，资料显示：河盲症，又称盘微丝虫病，在热带地区流行，以非洲和南美多见，此病多经黑蝇或纳蚊的传播，这种黑蝇多生于急流的小河，故称河盲症，微丝蚴生存在人类的皮肤中，当雌黑蝇吸血时进入蝇体，并在其中发育成为具有感染性的蚴虫，再次叮人的时候，传播给其他的宿主，蚴虫约一年发育成为成虫，并形成皮肤结节，皮肤结节可从几毫米到一厘米，结节内成虫可达一米，蜷缩成线球状，雌性成虫可在身部皮下纤维结节内存活长达15年，雄性成虫在各结节之间移行，并定期的向雌成虫受精，雌虫和雄虫每天产生数百万的微丝蚴，成熟的成虫产出的活的微丝蚴主要移行至皮肤或者是侵犯眼睛，眼病可从轻度视力受损，直到完全失明，显眼病包括雪花状角膜炎，死亡性微丝蚴周围的

急性炎性浸润，硬化性角膜炎，这是一种可引起晶体脱位和失明的纤维血管疤痕组织内长物和可引起瞳孔变形的显眼色素层炎或虹膜结状体炎，脉络膜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和视神经萎缩也可发生。

然而让她们感到揪心的是，目前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对付这种寄生虫，唯一有良好效果的，那就是外科手术摘除结节，再配合药物治疗。

唐敏握着公主那骨瘦如柴的手臂，她一路摸上去，满是结节和阻塞的淋巴管，一想起每个结节便可能是一条长约一米的寄生虫，她感到了浑身的厄寒。

吕竞男牵着公主的另一条手臂，她问："怎么样？"

唐敏一愣，随即明白过来了："啊？外科手术？我做不了啊！"

"为什么？"

"你，你知道的，我，我只能当助手，我可是从来没有亲自拿过刀啊，而且我们的那些手术器械，也不完全适用，就算表皮下层的结节可以摘除，深层的呢？在关节和内脏里的呢？根本不行的！"

"这样说，我们只能先控制角膜炎，不过，敏敏，你说，为什么公主得了河盲呢？而她身边的人，却没有被她传染呢？"

"我想，恩，是传播河盲的载体吧？那种黑蝇，根本不适合在这里的环境生长，是有人特意利用，噢，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公主的病是有人的有预谋的行为。"

拉姆公主听到两个人改变了谈话方式，微笑着说："两位姐姐，还是不行吧？没关系！拉姆早已接受了这个事实，或许，这是父王吃了太多的'象蜒'，是上天对他惩罚！"

"不，不，不，拉姆！不是这样的，我们，我们还需要好好地检查。"唐敏赶紧回答。

"真的吗？我可以信赖你们吗？"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唐敏和吕竞男一边继续为拉姆检查着身体，一边和她聊着天，分散她的注意力，谈话之中，她们发现这位公主久居深宫，对王宫外面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更别提对香巴拉以外的事了，这位公主只知道一些古老的传说，还有故事，想来也是闲在宫中无聊听宫女们说的。

当拉姆听说吕竞男她们是从石牢中出来的，立刻就问起了扎鲁的情况，唐敏和吕竞男和奇怪：扎鲁不导致她双目失明的元凶吗？

拉姆公主摇了摇头："不，扎鲁是无辜的！我相信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想把一些优美的诗句献给我。我之所以变成这样，那一定是父王吃了太多的'象蜒'，我呢？是一个诅咒的背负者。"她长长的睫毛垂下了眼帘，她悠然说："扎鲁，一定为我吃了不少苦！"

唐敏忍不住说："唉！可怜的女孩啊！因为不忍心伤害任何人，而坚信自己是被诅咒了的，唉！这样想心里就好受一点吧！"她们很容易就和公主畅谈了。

拉姆公主询问了扎鲁的情形，又反复地说了一些"父王年纪大，自己因为眼睛而不能照顾实在是很愧疚！"诸如此类的话。

唐敏和吕竞男则相继地安慰她，让她心里放宽点儿，可是检查的结果，让她们感到很不安，因为三维B超显示的结果，正如唐敏所预料的，这位公主不仅皮下有结节，内脏器官也有，而最糟糕的是，在她的颅内有一处结节压迫着视神经，那才是导致公主视力下降的真正的原因，这样的结果让她们无计可施，如果只是皮下结节，她们还可以冒险试一试，可是开颅手术，那岂是从未碰过手术刀的人敢轻易尝试的事啊？

不过这位公主倒是显得乐观、开朗，与唐敏和吕竞男聊了一会儿，返过来安慰她们："没关系！没关系！我的身子早就这样了，你们如此尽心地替我检查，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其实在你们没来之前，父王已经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了，亚加王国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大迪吾，那位新的大迪吾据说比以前的嘎巴阕若强十倍都不止，使者已经派出去了，既然你们说这种病有可能治好，那我想，一定会好起来！"

吕竞男问："新的大迪吾？什么时候的事？"

"噢！父王是数天前得到的消息，据说那位大迪吾是一个多月前，从第三层平台下来的，大家都在猜测，说不定他和上戈巴族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们不必太为我的病情担心！至于强巴少爷的事，我会为你们恳求父王的，父王不是一个顽固的人，我想，他不会置他的女儿的请求于不顾的。"

唐敏和吕竞男默默地对视着："是呀，目前也只能是这样了。"

这个时候拉姆公主又说："啊！等我的眼睛好了，我一定要看看强巴少爷！啊！他一定长得高大英俊！啊哈！两位姐姐都对他如此着紧呢！"

唐敏和吕竞男都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对方的目光，她们替公主检查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才走出了公主的寝宫。

一看到唐敏和吕竞男愁容满面地出来，郭日的脸上立刻又露出了热情洋溢的笑，关切地说："呵呵呵呵，怎么样啊？有办法了？"

唐敏为难地说："我们知道了公主得了什么病，也知道该怎么治，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听到唐敏这样的回答，郭日的脸上露出又惊又怕又喜忧的复杂的表情："啊？这，这，这算是怎么回事呢？唔？你们知道公主的病，也知道该怎么治，那，那怎么却治不好呢？"

唐敏很努力地想解释，她想让郭日明白，她们没有那样的医疗器械和技术，她们只有理论上的答案。

郭日思考了一会才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好，请二位跟我来！"

他带着一脸疑惑的唐敏和吕竞男来到了另一间石屋，取出了封扎得很好的牛皮包裹，打开，里面竟然是各式奇异的工具，那些器械大多是银或铜合金制造的，有的边缘开刃显得异常的锋利，有的带钩，有的形似钳子、剪刀、扳手、锯子、斧头，密密麻麻，数量众多。

"这，这是什么呀？"

看着那些象"弓"字形，"T"字形，"土"字形的锋利的工具，唐敏和吕竞男都无所适从了，给她们的第一感觉：这些东西，应该是拷打用的，某种给肉体制造痛苦的刑具吧？

下期预告：

唐敏和吕竞男用她们带来的眼药使公主的病情得到了有效地缓解，阕姆王却告诉她们，新上任的亚加大迪吾答应能治好公主的病，前提就是必须拿可以解除卓木强巴所中的蛊毒的"象蜒"作为交换，他们毁约了。

唐敏回望了一眼卓木强巴说："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的。"

看着那些象“弓”字形，“T”字形，“土”字形的锋利的工具，唐敏和吕竞男都无所适从了，给她们的第一感觉：这些东西，应该是拷打用的，某种给肉体制造痛苦的刑具吧?

“器械，你们所需要的那种，就是可以切开皮肤、肉、骨头的那种……”郭日又解释了一翻。唐敏和吕竞男才渐渐的弄明白了，郭日是希望她们用这些奇形怪状的好似刑具的东西为公主进行手术。

“不不不，这个不行，这个怎么能用来切割呢！不行，不行！”唐敏连连摆手，又是一番解释。郭日总算弄明白了，唐敏和吕竞男连见都没有见过这种手术的工具，更别提用它来完成手术了。他叹息着说：“唉！没想到你们和次节大人所做的既然如此相似，难道，这就是天意吗？”

唐敏说：“怎么一回事啊？”郭日解释了一翻，原来次节大迪吾为公主检查之后也说过那些结节必须去掉，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去掉，那些工具是次节大迪吾师傅的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一直传下来的，至于它们的用法，早就已经失传。最后，次节大迪吾也只能给公主开具了一些药方，据说能够延缓视力的衰退，但是不能治本。“嗯，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郭日脸上的表情让人看不出他是喜欢呢，还是忧虑，或者二者兼有。

吕竞男说：“我们的药物现在只有治疗角膜炎和广谱驱虫药，前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者呢对公主的病情没有什么效果。很抱歉，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哦，嗯，那好吧！我会如实通报我们的王，能够缓解公主的症状也是不错了，就看我们的王会不会格外开恩，现在就看那支去亚加的使者团会不会带回好的消息，说不定我王一高兴，就会同意治疗卓木强巴的病呢！”

唐敏说：“对了，郭日大人，使者团的事我们毫不知情，既然已经去亚加请那里的大迪吾，为什么还一定让我们先看过公主的病情呢？”“啊！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王也绝不会放过的，在得之亚加王朝有了新的大迪吾之后，那么当天夜里使者团就出发了，可见我王对公主是多么的担忧、多么的心切。”

郭日把两个人带到了王宫，两个人向阙姆王说明了病情，看着老国王忧心如焚的表情，唐敏真的有点同情他了，最后唐敏说：“我们的

药啊！对公主的慢性角膜炎很有帮助，只要按照我们说的时辰滴药，说不定啊！说不定公主的角膜炎明天就会有所改善呢！”一直皱着眉头的阙姆王听到了这个话眼睛才稍稍的亮了亮，他说：“哦！如果你们真能让小女的病有所起色，本王答应你们，本王也会全力救治你们的领头人卓木强巴，决不食言”

唐敏吕竞男欣喜万分，两个人情不自禁的双手握在了一起“啊！总算看到一线希望了。”就在两个人欢喜的同时，阙姆王和郭日似乎做了什么交流。阙姆王的脸上略有改变，接着他说：“额，本王真的可以相信你们吗？”唐敏说：“大王，放心吧！明天可以亲自去问公主有没有感觉”“好好，你们可以下去了。郭将军，你留下。”

路上，吕竞男对唐敏说：“嗨，有没有觉得呀，拉姆公主跟那位阙姆王不大对劲啊？”“嗯？没有啊！”“我觉得拉姆想暗示我们什么，她多次提到他的父亲年迈，反复的问我们是否值得信赖，感觉呀！好像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你多心了吧！教官，对公主来说我们只是外人啊！她长年幽居深宫，自然会小心谨慎的，刚才阙姆王也说了同样的话呀！难道他也有话不敢对我们说吗？”“是啊！”吕教官说，“或许是我多心了吧！”

唐敏和吕竞男回到了休息室，胡杨队长也回来了，他腿上的伤重新包扎过，做了妥善的处理，唐敏检查后发现，这些阙姆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他们低。

听完了吕竞男和唐敏说起了拉姆公主的病情，岳阳扬起了头，靠在墙壁上，他说：“核盲症，核盲症？真的怎么难治吗？”

唐敏说：“是啊！必须要做手术的，那个压迫视神经的结节还在生长阶段，一旦完全阻断了，那就是不可恢复的永久性的势力损伤，可惜这里根本不具备手术的条件，开颅显微术，必须在3甲医院才可以开展呢”

亚拉法师则问：“关于那个使者团，和亚加的新大迪巫，还听到什么消息吗？”

吕竞男摇了摇头：“看来他们也是几天前才得到消息的，他们知道的也不多，看来，阕姆王的态度究竟如何，得等到明天才有结果了”

张立说：“为，为什么啊？”

唐敏解答说：“那些眼药啊，对急慢性角膜炎在短期内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只要公主按时滴眼药，明天就会见效果”

第二天一早，阕姆王就邀请一行人共进早餐，这让大家喜出望外，说明眼药水儿有了效果了，阕姆王的态度正在一步步的转变，强巴少爷体内的蛊毒有望解除了，饭厅内，阕姆王坐在正坐儿，一直笑吟吟的看着大家，公主呢，也被宫女搀扶着在一旁坐下了，桌上摆满了琳琅的食物，对这群天天靠吃太空饼干过日子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顿丰盛的早餐

阕姆王微笑了一下说：“啊——，请！呵呵呵，千万不要客气！这只是为了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感激，啊——，今天早上，我的女儿就告诉我了，她感到眼睛格外的清爽，似乎又能模糊的看见东西了，啊！呵呵，空行母带来的灵丹妙药果然有效啊！对此我十分的感激！”

席间，雀姆王对一行人赞不绝口，说亚拉法师道行高深，胡杨队长睿智，张力岳阳英俊帅气，卓木强巴和巴桑成熟有魅力，两位空行母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仙女下凡啊，但是，就是绝口不提向言的事，眼看就快要散席了，唐敏终于忍不住了：“哦，尊敬的大王，这个——那您看——您看您，强巴他的那个，蛊毒？”

“啊？啊！蛊，呵呵，尊敬的客人也听说了我们的蒙童战鼓？呵呵呵，那是啊，是我们战场上的利器啊！”

“尊敬的大王，她说的不是蒙童战鼓，是我们这位队长，卓木强巴身上中的蛊毒，次节大迪巫说，他需要贵国特有的向言才可以治愈，大王，你答应过我们，只要我们对公主的眼睛有所帮助，你会帮助我们治疗强巴少爷的，对公主的眼疾我们已经尽力了，对强巴少爷的病情，不知道大王准备如何帮助我们呢？我们需要您的答复”

这个阕姆王太可恶了！吕竞男不想和他假客气，直接把话挑明了，连拉姆公主也问怒的对着阕姆王的方向：父王！

“啊？哎呀——哎呀——你们瞧我这个听力啊，老了，老了啊，呵呵呵——是这样儿的啊，哎呦，尊敬的客人，你们听我慢慢儿的说”

就在这个时候，卫兵通报，郭日念青求见

阕姆王佯怒道：“诶？他不知道我和尊敬的客人在，在进餐吗？这个时候，有什么事儿啊？”

卫兵小声儿的说：“是，有关使者团的事”

哦？阕姆王站起来：“让他进来！”

郭日念青快步上前，伏在阕姆王的耳边说了几句，还瞟了卓木强巴他们一眼，阕姆王皱起了眉头，他不安的打量着卓木强巴他们，看的卓木强巴他们心慌意乱，难道，难道出了什么变故吗？可是，那个使者团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果然，阕姆王听完了郭日的耳语他不安的交叉着握紧着双手，他苦着脸说：“哎呀，哎呦，尊贵的客人啊，我，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刚刚我们派去亚加的使者团回来了，他们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亚加的新大迪巫，同意医治小女的眼睛，但是他的条件是要我们的向言”

“什么！”

“什么？”

岳阳和张力几乎是同时叫着跳起来了

怎么？你想反悔吗？这，这是怎么回事儿啊？两个人同时怒斥

郭日念青赶紧用他那独特的艺术的腔调说：“诶——尊敬的客人，请息怒，呵呵呵，对对对，这个消息也是我们才得到的”

阕姆王摊开了双手，无奈的说：“哦——尊敬的客人，这也是一件让人无可奈何的事儿啊，你们看这个——”

拉姆公主得知事情和自己有关系，也保持了沉默，阕姆王让宫女扶着她先回去了

胡杨队长暗想，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儿吗？那难道是事先安排好的一场戏吗？不像，哪儿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们不来，就没有人想到向言，我们一来，大家都抢着要

岳阳留不住话，已经直接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就看到亚拉法师正在瞪他，果然，阕姆王和郭日念青的脸色都不好看了，过了一会儿，郭日念青反映过来了，那不男不女的音调，柔柔腻腻

“哎呦——尊敬的客人，呵呵呵，你们向来是误会了，事实上，这向言能治百病，延寿健体，在阕姆和亚加王朝人人都知道，谁不想得到向言呢？只要他们亚加王朝，呵呵那是一直没有机会就是了，如

今，新的大迪巫不难也知道这是好东西，也知道我王对公主的疼爱，恩，向我们索取，不是也很正常吗？”

“可是，是我们先来的啊？”

“可是你们不能彻底治好公主的眼睛啊？”

“你们！”

双方陷入了僵持，唐敏轻轻的牵着卓木强巴的手，她急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卓木强巴安慰她说：“命运喜欢捉弄人，好吧！咱们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巴桑悄悄的询问：“杀光了他们，把东西抢过来”

卓木强巴赶紧摇头

胡杨队长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位亚加的大迪巫，他敢保证治好公主的眼睛吗？不能吧？哼！他连公主的面儿还没有见过呢”

岳阳也赶紧跟上说：“是啊！如果，他只是想骗你们的向言呢？”

阕姆王揉着额心的皱纹：“这——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为了我的女儿，我只能试试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是不会怜惜任何宝物的”

他这话说的铿锵有力，和刚才在餐桌上提到向言就支支吾吾的阕姆王判若两人

郭日也在一旁跟着说：“哎，因为那位大迪巫啊，脚伤很重，无法行走，所以，呵呵呵，我们会先送去公主，然后，我们会和他们定下神圣的盟约，在他们的大迪巫没能看好公主的病之前，他们是拿不到向言的”

张力哼了一声，心里说，“哼！什么神圣盟约，如果亚加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什么盟约也没有用，

如果亚加拿公主来要挟你们，你们敢不用向言去换人吗？”

这个时候，亚拉法师开口了：“请问，那个亚加王朝的新大迪巫叫什么？”

郭日念青说：“恩这个，这个，恩，还不太清楚，亚加人都称呼他为戈巴大迪巫，那是因为，他是从第三层平台下来的”

各位朋友，亚加新上任的大迪吾到底是谁呢？他真的能治好公主的病吗？如果没有了相沿，那么强巴中的蛊毒还会有解药吗？传说中的帕巴拉神庙到底在哪里？紫麒麟真的存在吗？莫金西米一伙人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强巴一行人是走出了香巴拉还是最终留在了那里？好了，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共同期待：《藏地密码大结局》

藏地密码9完